



---

蘇 維 埃  
文 化 建 設 五 年 計 畫

梁 子 青 譯

敬呈

梁先生教正

梁子青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教



166  
G151.2  
004  
梁

# 埃 維 蘇 畫 計 年 五 設 建 化 文

譯 青 子 梁



3 1762 2726 6

行 印 社 學 化 文 平 北

1 9 3 2

## 序 言

英國教育在發展個人之人格及品質；美國在培植民主制下之公民；法國在使人民忠于共和主義，尊重法國文化；德國在求得自信明敏活潑創造及忠于新民主主義之國民；蘇俄在製造忠實的共產黨員。蓋以一國教育之理想與制度，各有其立國之要素及歷史之背景，未可強同。吾人研究教育，須觀察各國趨勢，斟酌本國需要，取長補短，去腐換新，以求各項問題，得適當之解決；固執成見，與一味模倣，均無當也。英美法德之教育，言之者衆，著述亦多，研究自易；惟蘇俄教育，非得之傳聞，即一二考察者之主觀的報告，求一俄人自身之系統的著述而不可得，誠屬憾事。梁君子青，篤學士也，近譯蘇俄文化建設五年計畫一書，雖係重譯，然在吾國尙爲初見，無論蘇俄之政治思想與制度如何，而對於教育之創造精神，進行計畫，及實行魄力，均有足多者。矧吾國現時教育最重要者，莫義務教育與生產教育若，

蘇俄正努力于此，足供吾國參考。用贅數言，以作介紹，閱者幸注意焉。

中華民國廿一年五月

李建勛

序于藐園

## 譯者序言

(一) 本書爲蘇俄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參事威班菲洛夫氏所著。氏對蘇俄文化建設爲參與活動之主要人物，故其議論少誇張而切事實，較德人克萊拉所著五年計畫之文化革命，耶爾蓋爾斯所著蘇聯之文化革命等書，只搜集公布統計材料敷衍成冊者，其價值自不相同。譯者係根據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之日文譯本重譯。俄人耶皮西丁氏云：「本書著者不僅對文化計畫之懸案提出嚴重的質問，其所發表之見解非一人之私見，實將國民教育計畫之指導精神，綿密透闢而爲一整個的敘述。」（見本書原書第二版序文）

(二) 本書各章據著者聲明，爲若干單篇論文集成，故其每章均可作獨立的閱讀。亦不少會單篇披露者，因之各篇內容不免偶有重複之弊。譯者爲節省讀者時間與精力起見，遂將其重複與瑣屑論辨各篇，刪略未譯。計共譯十九章。

(三)原書第一章資產階級文化與無產階級文化得自爲本書總論，亦得視爲蘇俄文化建設之原理。苟不讀此章，則本書各章內容均覺其爲枝葉末節，而無所依附統攝。惜日文譯本因受當局檢查致刪削抹毀，不復成篇，遂將其編列於書尾第二章。茲不得已僅將該章大意提綱挈領敘述於此，以供讀本書之參攷。何爲文化？蘇俄所建設者爲何種文化？文化建設之最後目的爲何？實本書之理論綱領，亦蘇俄文化建設之指針。關於第一問題，據著者引用德波黎氏之答案則曰：「文化之實質爲人類用其繼續不斷的進步之智慧，以支配自然。人類與其他動物相異者爲動物單能尋覓其周圍之自然物而消費之，人類則反是，能利用其勞力以求生產。由是以觀，文化者乃人類爲求達其生活之目的，以勞力開發自然之謂也。又自然之開拓與人類之腦力，倫理的結合，才能等各因素的開拓有密接關係。自廣義言，文化者乃在包括物質的前提，物質的基礎，一定的社會形態，及形態觀念的上層建築之限度內之人，此物爲目的物而已。換言之，即爲人類基於共同勞動而創造之物體，此物體與天然物異

體爲人類所完成，亦即爲人類之目的。」所謂資本主義較封建制度爲進步者，即言資本主義文化較封建時代之文化爲進步，亦即表明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組織生產技術，較封建社會爲進步之意也。由是以言，文化者非如一般所謂綜合的抽象名詞，亦非一種空洞的精神活動，實爲一種具有實體生活的象徵。爲瞭解蘇俄文化建設之偉業，此印象應明晰深入於吾人之腦海。蘇俄所建設者爲何種文化？曰爲無產階級之文化。據著者議論，資產階級之文化，代替封建社會之文化而興起。資產階級之文化，實爲對封建時代統治階級鬭爭之結晶。爲鬭爭行動開始之際，如科學上種種新發明，航路上各種新發現，生產技術上種種新創造，確表示資產階級文化之革命性躍進性，因而打倒封建時代貴族地主僧侶之統治階級，而完成資產階級之統治與勝利。及資產階級變爲統治階級之時，而資產階級之文化，爲輔翼資產階級之統治，對於資產階級榨取下之無產羣衆，遂成爲麻醉性之毒物。且一般文化生活，幾專爲資產階級享樂而創設，無產階級均被擯拒。是資產階級之文化，已由促進社會進化之革命性，變

而爲障礙社會進化之硬化性。吾人敢斷言在最近的將來，此無產階級之文化將代替資產階級之文化而興起。然則如何以振起無產階級之文化？彼資產階級之振興資產階級文化，以其自身擁有商業資本產業資本金融資本，故用此資本力量已足以完成文化之發展。至無產階級無有雄厚資本，則必先穩固無產階級之政權，此爲第一義。必無產階級握有支配經營社會之政治力量，然後始可完成無產階級文化之發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之根本意義爲何？曰如工場織場鐵道交通機關印刷事業銀行等之根本生產手段，盡爲無產階級所掌有。如大學中學校小學校劇場博物館新聞，書籍電影俱樂部等文化機關，同樣盡爲無產階級所支配。然後無產階級用政治力量，使此等機關爲無產羣衆之要求而施設而享用。換言之，普及並提高無產羣衆之文化生活，是爲第一要義。無產階級國家之教義爲馬克斯主義，無產階級必須依照此根本教義，以努力於國家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之建設。故發揚光大並實現馬克斯主義是爲無產階級文化之第二要義。至於如何以振興無產階級之文化？一方面爲利用資本主義之

文化機關及其各種專門家，一方面爲養成此項關士，並創造各種新機關。文化建設之最後目的爲何？此爲無產階級文化之歸宿，亦即無產階級文化之最後形態，乃極重要之問題。苟不瞭解，即可謂不瞭解蘇俄文化建設之旨趣。據著者之意，無產階級之文化與資產階級之文化，爲階級性之文化。然有一重大區別者，即無產階級文化爲依據計畫的發展，而其最後形態，則成爲無階級的文化，社會的全般文化。彼資產階級之文化乃爲少數者而生育，而發達，爲一部特權階級而享有而利用，且認資本制度爲永久的存在，而無產階級之文化，在其本身即自認爲一過程，當其經過一階段之發展，即成爲全人類之文化，此應特別辨明者也。

(四) 本書內容得目爲蘇俄教育行政之科學計畫，至其討論之各項問題：如厲行義務教育問題，撲滅文盲問題，實施少數民族教育問題，造就技師技手問題等，均有精密深入，實際解決之辦法，且一一均用手本數字證明，較之普及立論者不同。對於我國目下教育時弊，如漫設學院大學及研究院等，而不顧及義務教育問題，如獎

動一部分智識階級作學術發展，而不顧及建國需要之技術教育問題等等，均有不少裨補與參考處。

(五)蘇俄五年計畫主要目的爲國民經濟之充實與建設。換言之，採用計畫經濟之原則，以統計全國之生產與消費，而企圖實行全國工業化，農業經濟社會主義化與民衆生活程度向上化。因之文化建設發展之進程，較國民經濟之發展爲遠行落後，乃當然之現象。本書著者目覩此種現象，以文化落後則可危及社會主義之全盤建設，故用全力以喚醒其政府當局及國民，爲本書處處表現之重要觀念，讀者應首先瞭解。

(六)蘇維埃文化五年計畫之制定機關，據此書敘述者有三：一爲蘇聯經濟計畫委員會，其計畫之失着處：一爲無有區域爲別之立案，一爲懸格過高不能切合實際需要；一爲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其計畫則失於無有獨創精神，僅爲材料之彙集；一爲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其計畫較以上兩機關所制定者爲切合實

際，然其所計畫之財源，則有十二億盧布尙無着落，在執行計畫上則未免多所阻碍。且各項計畫案彼此無有連絡，即統計數字亦頗出入，當茲新邦創制之際，其百凡事實缺少統計，可窺見一二。

(七) 本書爲應讀者需要，倉卒譯成，文筆拙劣，如有舛誤，敬希讀者教正。

梁子青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蘇維埃文化建設五年計劃——

# 蘇維埃文化建設五年計畫

## 目次

- 第一章 吾人繼承於過去者爲何？
- 第二章 革命後十年間文化的進步
- 第三章 國民教育與國民經濟組織
- 第四章 人民教育委員部五年計畫之根本方針
- 第五章 科學指導權之獲得
- 第六章 俄羅斯共和國國民教育之物質基礎
- 第七章 人民教育委員部案之缺陷
- 第八章 人民委員部案之短處

第九章 少數異民族教育五年計畫案之根本要素

第十章 文化革命與初等義務教育

第十一章 文化五年計畫二年間之實際成績

第十二章 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文化五年計畫之解剖及其

批判

第十三章 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之文化五年計畫

第十四章 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之文化五年計畫

第十五章 消費合作社之文化五年計畫

第十六章 農村合作社之文化五年計畫

第十七章 農業經濟社會主義部分之文化設施

第十八章 統一的文化計畫與統一的文化中心  
第十九章 關於文化建設總計畫案之各種議論

——次目畫計年五設建化文後經蘇——

## 蘇維埃文化建設五年計畫

### 第一章 吾人繼承於過去者爲何？

蘇俄建國，既十有三年。在此期內，文化與經濟的建設均獲異常成功。聯邦重大之使命，厥爲社會主義之確立，今已證明此種偉大事業爲可能。

爲社會主義建設之故，吾人須使國家之工業化，爲急速適度的進展，並且使在短期間內可與任何先進國並駕齊驅，抑不僅如此，又須使其超越各先進國。

——假設吾人在一般文化上，例如國民教育程度之提高，或農工業專門家之養成等，較資本主義諸國爲不落後，甚或可與其齊美，乃至超越時，是惟有果能如此時，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重大使命爲可能。

我布爾塞維克派對彼少數派之孟塞維克，及國家主義者，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



猛烈論爭，且二十年。彼等指摘俄羅斯國民文化程度甚低，是以俄國應首先使國民文化程度提高，然後始可從事革命。文化低級之國民參與國政為不宜，蓋為此流紳士之信仰。

蓋彼等之戰術起因於此。在革命過程中無產階級之任務及功能為何？又其同盟者為誰？對此問題，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兩派見解全異。

孟塞維克派對於無產階級者特別為農民指摘其文化程度甚低，因而遂斷言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不能担任自主的職責，因而顛覆帝制一事，其指導的任務，有一任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特不過為其助成者。

布爾塞維克派之言則曰：在革命過程中，唯有無產階級乃能竭盡其自主的職責，因而資產階級無有貢獻。唯有與反對帝政憎惡資產階級之數千萬的農民同盟，方能使破滅帝制。

當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俄國之資產階級之態度乃完全反動的，並且彼等之運命與

帝制相結託，彼等意志與其使帝政顛覆，勿寧先使無產階級崩壞爲所欲，已十分明示於吾人。一九一七年革命時，俄國資產階級者曾跪倒於俄皇膝下請授政權，自布爾塞維克派視之，資產階級者與專制者明示其爲同樣之反動勢力。

因此，在俄國專制君主制或專制的資產階級者之治下，所謂使民衆文化程度向上或發展一事，乃全然不可能之期待。文化乃使專制死滅之威脅者，是以帝制政府對一切文化之萌芽，無不加以辛辣的壓迫。

憶彼帝制政府對於最保守的地方自治會之行動，尙加以掣肘，對於反動色彩濃厚地方議員之初步文化事業，尙不肯鬆懈其嚴重的監視。因而對於勞動者，即僅授以讀寫之教育，亦不爲其所喜好。俄國君主政治之存在，自然將令數千萬之國民永陷於無智蒙昧之境。蓋由於「無學文盲」爲一切的野蠻（亦包含專制的野蠻）之忠實的同盟者之故。

因此，俄國之無產階級者在帝政下國民文化得以向上之希望早已拋棄，而不得不

奔赴於革命。因而即不得不使專制及資產階級者首先崩壞。及無產階級者獲得政權，使國民大衆文化之向上發展遂成爲彼等之一種必要事業。

列寧在其革命記中，對孟塞維克派之斯哈諾夫曾爲如下之辨難曰：學者等對於無文化不能完成革命一事，似均瞭解。但是，吾人從其他結論中而認其能完成革命則頗苦不解。吾人爲使與歐美諸文明國齊美，並進一步而欲凌駕各國起見，則須先使革命完成。

吾人承受於帝政者，恐盡爲非文化的蒙昧的野蠻的遺產。吾人對此試加檢討，其影響於我國前進爲如何之困難，當能瞭解。當一九一七年革命時，俄國文化在世界各國中爲最落伍，比俄國落後者恐只有二三殖民地。

根據邱霍夫之統計，在世界各國學校學生之百分率：美爲二二，英爲七，德爲一七，瑞士比利時諾威爲一六，和蘭及奧國爲一五，法國爲一四，俄國則僅爲三。八六。雖日本，墨西哥，古巴，巴拿馬，烏爾圭等其他各國，亦較俄爲高率。

次爲各國小學校對學生一人經費之支出，瑞士爲六·八，英國爲六·四，法國爲二·八〇，德國爲四·一〇，俄國則僅爲〇·五六盧布。

美國之全人口爲九千萬，其中曾受完全初等教育者爲千七百萬人，而其初等教育修業期間爲十二年。俄羅斯總人口一億六千萬中，曾受完全國民教育者僅六百萬人，而其修業期間則僅爲三年乃至四年。美國教員額數爲五十萬六千人，但俄國則僅十五萬四千人，學校數前者爲二十五萬七千，後者則僅八萬三千。

帝政俄國時，小學校百分之四十爲租用之校舍。三萬八千之學校隸於正教管理之下。彼等貧乏狀態儼如乞丐一般。教育部統轄下之學校，每一學生之經費比爲十六盧布三十五塔陪克，而正教管理下之學校每一學生之經費比僅不過爲八·八四盧布。

當時宗教教育團——正教教會的教師——人數爲五萬許。但彼等並非教育兒童者，乃領受一定額數之報酬，在宗教上使兒童之頭腦日卽愚鈍，從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兒童之數大減——一九〇六年爲百分之三·九二，及至一九一一年則減爲

百分之三·八五。教會——即教區學校中有一萬三千所雖對兒童教以讀法與寫法，然其設備及其狀態則異常之惡劣。此等教會管轄之學校，其校長均為牧師。在學校內任職之教會的牧師，同時即為各監督管理區中之監督者。

然而所有此等教會學校均享有國庫補助特權。因而事實上與國立之學校同。所謂教會，政府，牧師，專制在政治組織上彼固有如是之密接關係者也。

對於各種學校之補助金額皆不一律。在一九〇六年時，教育部部轄學校其學生數佔百分六七·七，而支給全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四九。至教會管轄學校學生數僅佔百分之二九，而其補助金額則亦占百分之四十八許。蓋其學生人數，雖不啻將少三倍，而享受補助金額則幾與部轄學校為同等。

至於成人教育事業，可謂幾於無有注意，就次列統計可以證明。一九〇六年成人學校共計一九一六所，其學生數為十一萬二千人。是在數百萬文盲中僅有數萬人政府略負教育之義務耳。且其中由正教管轄之學校為二五〇所，其學生一萬六千人。

在都市農村所有之小學校中，其卒業者僅爲全額百分之一。五、在只教以「讀」與「寫」之初等學校，卒業者僅爲全額百分之六，就此而觀，卽以如此之幼稚教育而其畢業者，猶爲極少之數。

少數民族之教育如何？此則爲極受歧視之教育。一九二一年第七次貴族大會顯然表示其爲愛國主義的意見。其言曰：「學校者，乃俄羅斯人之學校，須使其爲合於愛國主義之目的。凡政府統轄之學校絕不可使其帶有異民族的色彩，又須一律無有任何例外，應以俄國語言俄國方式之教育，爲其實施之根底，蓋俄羅斯恰如由各種民族集合而成之礫岩一般。因此，吾人須首先排擊各民族挾抱之分離主義，而務使俄其爲鑄成一團。吾等貴族此刻當然聲明者，凡學校爲俄羅斯人所有，且須使其爲羅斯人而設，始成爲俄羅斯之學校。」

更正確而言之：「俄羅斯乃貴族與資產階級之俄羅斯。」因此，亞歷山大三世對於各民族主義的教育，斷行其反對鬭爭。用德語教授之德爾布特斯克大學，改名爲

猶利耶浦斯克大學，並命令其使用俄語。受德國貴族補助而經營之多數德國中學校，相繼被其閉鎖。將初等學校移歸教育部管轄，俄語作爲主要學習科目，民族語作爲助補科，並且規定教員養成所須以俄語授業，德意志人之教員養成所亦被閉鎖。

波蘭人之小學校，當然遭遇與上相同之處置。因而青年學生不能不忍受俄語之授業，倘有以波語教授者，得視其爲政治的宣傳，終而發布波蘭語教授停止之勅令。即對於家庭教育尙加嚴重監視。總之，對於一切無不壓迫。終而即對於傳教一事，亦加制限，嚴禁波蘭人之天主教僧侶出入於波蘭人之學校。

里斯阿尼阿語之書籍，只惟用俄國文字，始得出版。

至猶太人及阿爾麥尼亞人之學校亦橫被彈壓。一八八六年，在加甫加斯有二百所阿爾麥尼亞人之學校曾被閉鎖，一八九七年，教育部會要求將此等已被閉鎖學校之財產，直接移歸部管，因而移管一事，在官憲強制執行之下終得實現。一九〇三年，制定阿爾麥尼亞人教會財產沒收法，在軍隊援助之下，此種法律已見於實行。但

是，亞人之怨恨徹入骨髓，反政府之熱潮遂勃然興起。阿爾麥尼亞之教會，多與阿爾麥尼亞人學校有相當之聯繫，政府因既沒收其學校財產，遂再進而亦沒收其教會財產。對其他民族亦皆如此。凡彼等之學生在學校中若偶用其固有語言，輒被禁止。例如對奧恰次克人之教育，決不准其用母國語言。故教員在學校之種種教授，學生幾於均不瞭解，呈露十分無味憂鬱之現象。

雖然，此不過僅爲彼專制政府給與各該少數民族侮辱之一例。

邱霍夫在其所著『俄羅斯之國民教育』中，用下列言語以結束異民族之學校一章。『此等問題現已變爲公開性質。即異民族學校雖在其狹小的範圍內，而其發展已逐漸呈露爲不可能之情勢。同時立法機關或其他異民族知識階級，及地方自治機關亦曾欲別行創造一新格式，以希冀解決此問題。』無論其爲立法機關，抑或爲異民族之知識階級，吾知其對此問題之解決，絕無有絲毫之貢獻。蓋惟有在顛覆資產階級及推倒俄國帝制之無產階級者握得政權後，此問題之解決始爲可能，事實上此問

題現在已被解決矣。只有在蘇維埃政權支配下，始得將俄國積數世紀而造成之文化的恥辱制其最後之死命。

專制時代關於一般普通教育問題，固亦屢經有所決定。然此等決定概爲希圖脫出緊急狀態而始被執行。一八七七年，教育部對此曾舉行相當之調查。調查結果認爲須補行設立二十四萬七千處新學校，及其費用則每日需款爲七千六百萬盧布。但當時俄國僅設有初等學校二萬二千所，對此項支出實僅爲百二十萬盧布。因而遂認實現一般普通教育案，乃百二十五年後之事，終以此爲遁辭，上項意見，置而未行。然而彼專制主義者對於所謂百二十五年之期間，實未嘗一爲置想。彼等實將自己之生命作過分之長期估計，孰知其不久而無產階級者根本上乃將此期間加以縮短，如此，而專制政治之生命，遂永遠將不復燃。

及一八九六年後，此等狀態，復有變化，普通教育實施期果迫切乎？一九一一年第一次地方自治大會席上，載爾斯克氏曾爲如次之聲明。——「普通教育之理想，

如欲將其實際實現，至少且過去現在未來所有的羣衆須特別努力乎。」因而此次大會乃將國民教育之擁護者集於一堂，是當一九一一年時，對於普通教育之實施期，尙有多數人作如是之思致。

然而此猶可謂爲對於普通教育問題曾加審議，至若義務教育一事，在彼專制政府則全然未加致慮。但政府對於從不致慮之少數民族教育問題，却多少加以若干之過問。

巴夫台洛夫氏曾依據次述方法，欲作實施普通教育之決議。彼曾提議實際上應授以普通教育之兒童，占全國民中百分六·四。其修業年限可定爲三年以下。女學生依彼計畫可縮少四分之三。果如此則一年總額約可節省經費一萬二千盧布。所謂普通教育即如此而會被採用。

事實上專制政治對於普通教育，固非僅由於其不能發見適當之財源，此勿待言。另從別方面觀，彼對普通教育問題亦絕不認爲重要，誠屬極爲明瞭。然而彼等所以

採取上述態度者，蓋由於彼等本不願實施普通教育，乃藉此欲移衆目之視線耳。

若干之地方自治會，曾欲努力實施普通教育，當增大其教育預算時，政府遂立即將其教育預算之增加案中止。繼而規定地方議會之教育預算，不得超越其總預算百分之三。如超此規定率時，其總預算須置於操有預算調查權的政府行政機關支配之下。實際上政府之官吏，無有任何之困難得利用此權利。

此處應特書大書者，爲第三次國民會議採決有名的照例的關於初等教育之法律案。根據此案，地方自治會，市及學校參事會等，得設定其關於實施義務教育之法規。但此種法規須經教育部之認可爲必要條件，又此種義務教育實施之許可與否，內政部之同意亦爲其必要條件。

國會之一般教育法律案，曾遭教育部及國務院方面之大反對。彼等將許多條項削除。因而一切法律案其不應被採擇，固無待論，又縱令其既被採擇，全部亦不得實施。第三次國會旋不久即行閉會。方全世界及俄羅斯正值其不講究義務教育而

研求如何殺戮人類之問題時。換言之，正值彼等屏置言論，而從事於大礮礮彈毒瓦斯等製造時，在彼等頭腦日爲此問題所煩擾苦悶之中，而第五次國會卽如此開會，亦卽如此閉幕矣。

及蘇維埃政權出現，普通教育問題始離開言論，而入於具體實行之境。

以現在視往昔，吾人不得不視往昔爲十分野蠻。然十二年前之實狀（帝俄時），則固如上述。回憶往昔專制政治下醉生夢死般的生活，爲永遠不可忘記之印象。我國一般青年若仔細比較帝政時代彼會如何發布政令，我蘇維埃政府現在如何努力工作、兩相對照，自應將帝政之往昔深印於自己之腦海。

帝政時代關於學校之「單一」問題，曾有所審議。當一九二一年在國民教育第一次地方自治大會席上，撒拉特夫縣代表奧爾斯威夫氏對此問題，曾有如下的哲學色彩之演詞：「凡國家均有其區別之階級，抑且各階級之特別利益，都得表現於其學校。」因而各階級對學校遂有不同之要求，而學校又須對各階級講究相當之適應。：余爲律師

之子，但今日爲一農民。雖爲農民之子，但其較律師之子性質較爲優秀者，如果其能完成一律師之生活時，彼將對於單一學校主義表示贊成乎！然而事實上與此相反。又如西歐各國，其人民亦各在其社會層中，各營其特殊之生活。此爲一定之關鍵，無可逃避者，與此相反者，必不能存在。縱令其苟且存在，則恐其必爲無有趣味之生活。」

第一次地方自治大會之審議，竟而有如上之奇論。其大會議長及地方代表之首領李夫特爾氏則有如次之言論。『所有青年如均令其升入中學校，勿寧爲不利。何則？苟如此，則活潑有爲之青年，將捨棄農村而無顧惜，果然農村前途，將成何狀態？無待言者，當爲農村之趨於衰微。』

奧爾斯威夫氏曾云：『假定學校爲單一，而無階級之別，是彼將成爲憂鬱無味之長物。而李夫特爾氏則謂以此之故，便可致農村變爲衰頹。蓋彼獨裁政治之代表者，卽爲使勞働者農民，永遠腐朽於無智蒙昧之境域者。彼並非着眼於農村衰頹之事實而有所恐懼，乃深恐農村文化普及，專制政治卽將崩潰而深抱杞憂者也。』

所有此等問題之討論，均借口為關於初等學校獨立之問題。然地方自治大會之某代表，即憤然喝破此問題之真相曰：『要之，吾人對此問題，非關於初等學校之獨立有所疑慮，乃有意妨礙由國民學校升入中學校之通過耳。』別一代表則又曰：『吾之所以贊成本大會關於初等學校獨立之決議者，其理由蓋認為「人類之最不可思議處乃在其為種類之創造物處」。』彼又繼續言曰：『中等學校乃僅為千餘人數應受教育之場所，即中等教育乃只為上流社會而存在。現在之中等學校與農村之關係為甚遠，頗感其遠有如天涯地角者然，以如此風馬牛不相及之關係，則中等學校與農村全然不能成為討論之問題。』

實際上勞働階級與中等學校關係為更遠。蓋彼帝制政府已將初等學校與中等學校，中等學校與高等專門學校，彼此劃分，對各級學校分別注以濃厚的階級色彩。能受教育者只限於特殊階級，數千萬人之勞働階級，則完全未給以受教育之機會。

如上所述，並非由於帝制下之各官吏或公署所擅行，乃以最後之專制君主尼古拉

二世爲主要人物，而別助以專制政黨政治家等所規定。一九〇二年，因高等學校學潮關係，尼古拉二世遂任命因病退職之老將軍萬諾夫斯克氏爲教育大臣。

萬諾夫斯克氏欲對於教育機關注入較多的訓練要素，曾企圖改革學制，然尼古拉二世以其改革案過於屈從輿論，不與裁可，萬氏遂辭去大臣職務。

尼古拉二世致萬氏最後信中曾曰：「現行學制之倉卒的改革，其內容恐反映多量的輿論方面之意見，由此以觀，朕除謂其含有十分危險性外，別無所見。」

萬氏既辭職，新任教育大臣爲讚格爾氏。尼古拉二世遂以如次之命令書頒賜讚氏，「朕首先要求者爲如斯之事項——各學校之青年教育，須以忠君愛國及尊敬爲其最後之目的，青年之智育體育，應同樣與上述目的爲正當之訓練。學校如果僅授學生與宗教，道德，義務觀念，尊敬長上等無有密切關係之智識，而即使其畢業者，是不唯無利而且有害。苟如此而無所改善，是愈益養成學生之自私自心與自負心。」爲壓迫其所謂學生之自私自利心，（實際上蓋爲要求獨立心）——並防範大學

學潮起見，尼古拉遂有左列明瞭的命令之指示。

一、因大衆暴動而破壞之真正學問的高等教育機關，應即時鎖閉。

二、限十日爲猶豫期間，對一般學生徵求其是否對學校當局之命令及學校規則爲無條件之服從，而欲繼續入學。

三、如不欲回學讀書者，學校發以享有職業選擇權之證明書，同時取消再入大學的權利。

四、將學潮主謀者及煽動者交付法律裁判。

五、對於校外學生在發表特別法規以前，經准許授業或校長特別許可，且在以前決定條件之下，不失爲學生天職限度內者，得允其在學校內集會。

尼古拉更繼續書寫其辦法。首都之大學生有使其更爲減少之必要。聖彼得堡之女子高等學校，應加以鎖閉。如此類學校爲必要時，應擇定第二流都市爲建設地點。如彼得堡，莫斯科，休夫，哈利國夫，奧德撒等處，得再建立新的高級學校。尼古拉

又主張兵役義務應行普遍化。

夫中等學校之一部分，本為大學之豫備教育，而尼古拉則曰：『中學校課程之編製方法，應使學生升入大學者減少為宗旨。』

尼古拉其如何希望支配教育機關，依彼次述之言語可以證明。『市鎮國民教育方針之監督權，須集中於代表貴族支配學校之參事會議。又教育部之國民學校監督權，亦須如此規定。學校參事會議與教育界之評議員等，對於初等教育實施之結果，負有完全責任。』

尼古拉又對教育為如次之陳述。『朕最注意者要為教育事業。最初計畫，採用宗教家傳教辦法，在各縣建立教育事業之寄宿塾十處。而其教師則以退役軍人選任。為建立此項寄宿塾，已派遣知事，僧正，貴族代表，市長等於各地。』

俄國最後之暴君，對國民教育之最後程序，有如上述，此無庸吾人再加註釋。

依據暴君欽定的程序，國民教育遂被徹底之壓迫，學校變為羈絆所，警察不啻化

爲教育者。國民教育之運命，遂在知事僧正貴族軍閥暴威之下而橫被蹂躪。對於皇帝致其最尊最敬主義的宗教教育，遂爲學校教育之根本使命。

尼古拉任命軍人之代表者爲教師，以如此之教師，其教育成績將爲如何乎？就教師皆爲將校之士官學校爲例証，便可瞭然其預期之成績。

將校——士官學校教官最初之大會爲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三十一日始有組織，此蓋爲一九〇五年革命後之事。專制政治對於其自己階級，卽於貴族階級之教育事業所表現之低能，試舉其兩點特徵，已極爲明顯。

担任軍人教師職務之戴拉作斯克中校，在其自己之報告書中，曾記有如是之語句。『六七級之學生，須禁其攜帶金錢，又當教師面前，須嚴禁其買飲食物。』凡此例令，均適用於年齡已逾兒童時期之十八歲至二十歲的青年。

在軍人教師大會席上，阿札萊夫中校對於迺普留斯克軍團學生享有完全自由一事，曾作如次之聲明。『迺普留斯克軍團各學生若值其命名日，准其自午前八時至十

一時自由外出，如此，彼可在其誕生日親至教會實行祈禱。蓋教師認此爲學生之權利，雖爲不良之學生，亦應與以上述之自由。」在自己之誕生日，所謂年僅一日，方只准其爲三時間之外出。此規定遂即視爲士官學校學生自由及獨立之模範，此真根據於爲皇帝之奴隸而製成之方案也。雖如此極應嫌惡之事項，而反對痛惡國民教育之專制政治的地方自治會議員等，尙未曾爲有效之反對。

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國地方自治大會開會，該會議長李希台爾氏曾發爲如次之議論。「當吾輩開始從事工作時，請寬恕吾輩，俾吾輩得追憶皇帝陛下使我國家進入於一種新組織。」吾人根據於尼古拉二世之書翰，吾已人十分理解解尼古拉俾俄國成爲一新組織者之究爲何物。根據於李希台爾氏如次之演說，其所謂新組織者之爲何物，亦極明晰。「本大會僅開會三日，其後即將閉會。爲實行本大會之決議起見，須滿場一致之表決。又吾人始終爲對工作有貢獻起見，對於事務局喚起特別注意之命令事項，應視作爲吾人之義務。據此目的，凡事務局對於本大會所表明者，各代

此所提反對或同情之各案，應將其全部削除於吾人議事程序之外。」

上述種種，均得謂爲最近之現象，亦卽爲悲慘及應憎惡之種種現象。勞働階級將以無產階級爲盟主，將以上種種完全消滅葬埋，而對於新社會新文化及社會主義之建設，則急力奔赴。

歷史上的過去，固絕不能復活於現在，然從專制政治及資產階級繼承來之種種事項，對於現在尙未成立之社會主義，仍繼續其執拗之壓迫，因而妨害我足資誇耀的社會主義之進展。

## 第二章 革命後十年間文化的進步

前章略述蘇俄繼承從過去專制政治及資產階級支配下之國民教育，乃一如何困難之問題，至爲明瞭。

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帝俄努力參加此照例殺戮百萬壯丁製造數千萬殘疾者之大戰。因此而鉅萬之財富化爲煙燼。因此而諸國陷入貧困與飢饉之深淵，終致誘導勞動羣衆參加革命。列寧曾言：『數千萬羣衆所以參加革命者，非由於任何人之命令，乃因其爲永久的貧困所襲擊，國民生活完全頓塞，大衆的壓力與決定力遂衝破所有過去之障礙，同時開始走上革命的路徑，而形成創造新生活之狀態。』

然而當此新生活創造之數年以內，曾屢被俄國及外國之地主資本家等之妨害。此種反革命的勢力，對國家給與以崩壞之威脅，吾人不得不首先與其作殊死戰，以代替此經濟改建文化發展之根本事業。一九二一年帕波爾幾斯克地方遭飢饉，其事態

益形惡化。雖即如此，而在此十年間，我國民教育不僅爲量的方面即質的方面，亦呈露其可驚異之進展。

先舉初等教育爲例，以觀其成績。一九一四——一五年，學校數爲十萬四千六百十處，生徒數爲七百二十三萬六千人。一九二〇——二一年，學校總數爲十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四處，與帝政時代相比較，其百分率爲一〇八·九。學生總數爲九百七十七萬九千九百人，其百分率爲一二六·九。其後有若干學校曾經縮少，然而當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尙有學校十萬八千四百二十四處，學生九百九十萬三千人。即比較一九一四——一五年，尙各爲百分之三六與三六·九許之增加。

國家雖一方面將既經破壞之經濟，努力其復興，而初等教育較戰前尙爲百分之三十六·九許之普及。即已患貧窮之蘇俄，較帝制政府對於增多籌畫二百六十六萬七千兒童之教育，尙爲可能。

關於中等學校者，一九一四——一五年之學校數爲千七百九十。學生數爲五十六萬

四千人。一九二〇—二二年，學校增加為四千六百六十四處，學生數為五十六萬九千人。其後因整理學制關係，一部分之學校不得不合併廢止，但學生數則仍為不斷之增加。一九二六—二七年，達七十八萬五千人。

關於幼稚園及兒童之保護，帝制政府對此本屬茫然。無有知識。

蘇俄在革命之第一年，對兒童的保護機關，既已有驚異之發達。一九二〇—二二年，設育兒園四千二百二十三處，共收容兒童二十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七人。但以後此等機關逐漸減少，收容兒童亦逐漸少。雖如此，一九二六—二七年，尚有育兒園千六百二十九所，收容兒童八萬五千人。

一九二〇—二二年，設立「兒童之家」，有五千四百二十六所，收容兒童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人，短期內亦曾經繼續發展，而其後雖不免有若干之減少，然吾人須知此等機關，在帝制時代，則一未設立。

帝制時代之初等中等職業教育，其狀態概如次述。一九一四—一五年，此等職業學

校爲二千八百十七所，學生有二十六萬七千人。及一九二二—二三年學校數爲三千七百二十七，學生數爲二十九萬四千人。次則一九二六—二七年學校有五千，學生數則僅五十八萬八千人。比一九二四—二五年學校增加百分之七三，學生增加百分一二〇，卽此一點吾人已遠駕帝俄以上。

高等程度之學校一九一四—一五年爲九十一，其學生數爲十二萬五千人，但一九二六—二七年學校增爲百二十四，學生增爲十二萬八千人。一九二四—二五年比較前者爲百分三六之增加，後者爲百分二八之增加。

此外尙有最重要之一點，卽教育非僅爲量的增加，而質的方面亦大有變異。帝制時代勞働者及農民之高等教育可謂爲零，換言之，勿寧謂不許彼等享受高等教育。今則蘇俄國內，勞働者及農民實占教育上之最高之地位。

概如在一九二六—二七年高等程度學校中勞働者占其百分之二六，同樣農民則占其百分之二五。特別在與農業有關之高等程度學校內當一九二六—二七年頃農民實

已占百分之四一，八。

蘇維埃政府不僅對於兒童青年，即對於成年勞働者成年農民之教育亦頗傾注全力。吾人自帝制政府下所承受者乃多數的文盲國民與極端的蒙昧文化之遺產。若令未受教育的勞働者及農民俾其參與國政，服膺主義，創造新生活，當爲最艱難之事業。

是以蘇維埃政府須特別設立帝制時代未曾有之專門學校。卽爲勞働預備學校，共產黨大學，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文盲撲滅學校及講習會等機關。勞働預備學校曾經急激之增設，一九二〇—二一年學校達五十四，學生達一萬八千人，至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學校又增爲百九，學生數亦增爲四萬五千七百人。此種學校設立原爲謀勞働者及農民欲入大學或專門學校而未受普通之預備教育者之補救。凡勞働預備學校卒業生可以不經試驗直接升入其他各種高等程度之學校，如此而享受有高等教育之特權。至於共產黨大學一九二〇—二一年僅有二處，其學生亦僅爲千六百九十三。

人，但至一九二六—二七年學校既增爲十五，學生已增加六千二百九十人。

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一九二〇—二一年爲四十七所，學生爲二千九百五十八人。至一九二六—二七年學校激增爲三百零九所，學生亦增三萬一千六百人。

文盲撲滅學校及講習會當一九二六—二七年時人數達二十六萬五千七百七十五人，學校數則達一萬。此等學校主要使命爲使黨員及青年共產黨員之政治及社會的標準提高。勞働大學，勞働者講習會農民講習會等一九二六—二七年時爲八百八十處，收容人員爲十萬五千人。

「讀書之家」——此爲蘇俄特有之制度。其分布狀態當一九二六—二七年有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五處。「人民之家」及「農民之家」當一九二六—二七年則有二萬三百處。

前章所述，帝俄時代對於國民之文盲狀態未曾研求任何補救方法。當今蘇俄爲撲滅文盲起見，對此則頗爲注意。因此當一九二一—二二年度全國曾有一萬七千九百八十處實行撲滅文盲之手段。因而四十五萬六千人之勞働者與農民均行享受撲滅文

盲之教育。一九二六—二七年度既已在四萬六千七百五十處分施撲滅文盲之教育，其結果受教育者達三百五十一萬六千人之多。由此而俄國文化之向上發展始漸啓其端緒。

革命後科學之施設及學術協會等均呈露可驚之發展。前者當一九二八年有三十八處，後者則有二百處之多。及至一九二七年前者增爲八十五處，後者亦增爲七百九十八處。從此觀之，蘇俄不僅對於普通教育即於深奧的科學事業亦爲至大之注意。

當帝制時代一舉一九一六年爲例——俄國出版事業書籍爲一萬八千種，共計爲一億九百萬卷。蘇俄時代一九二六年之調查書籍出版爲二萬五千種，卷數爲一億七千九百萬。是吾人在出版方面亦較帝制時代凌駕遠甚。復次，帝制時代出版書籍均爲地主及資產階級所需要，至於蘇俄治下，應注意者其出版物均適應農民及勞働者之要求。次則爲新聞事業，一九二三年其種類爲八百五十九，發行部數則爲二百五十

六萬。迨至蘇俄政府其種類誠較減少而發行部數則爲異常之增多。一九二七年新聞有五百五十六種，發行部數則達七百六十八萬三千，恰好達帝制時代之三倍以上。

影戲院廣播器等其範圍太廣汎，此處省略不論，即僅就以上論列，文化事業較之帝制時代其進步直不啻有雲壤之別，乃至爲明白之現象。

至國民教育，從性質上言，與革命前相比較，除物質方面之程度略有遜色外，其他與帝制時代完全相異。第一當今之學校爲單一化。即由初等學校而進入中等學校由中等學校而進入上級學校均爲自由公開的性質。抑又有言者，吾等學校主旨首尊勞働者及農民，即爲國民大衆而組織而成立也。

吾等學校授業程序與帝制時代亦完全相異。即彼時之教育程序以尊敬宗教君主國體爲第一義，以重視隸屬關係傳統關係及反對自由之教育爲最必要。今則反是，使教會完全與國家及學校爲絕緣體，宗教及僧侶之痴戲完全被驅逐於吾人之學校。

宗教之於國民不啻爲一種鴉片性的毒物。宗教只有對於助長權取發生其強度化之

作用。又宗教對於勞働階級爲第一流的欺騙形式之一種，專制政治鮮無不借力於宗教者。否則彼專制者將不能長久維持其政權。

蘇維埃之政權乃勞働者及農民之政權。卽爲多數國民之政權。是以在蘇維埃治下無有欺騙大衆之必要。因此，彼絕不能對國民形式上倡導正義，而實際上則培植隸屬奴隸之精神，反之彼教育青年及民衆務期煥發其徹底確切之自覺的精神。吾等之學校乃爲建設新社會而成立，故必須養成勇敢而且有自覺心的建設者。

蘇維埃治下之學校所涵養培植者爲如次之精神。神乃不存在的，吾人之生活程度應當爲同一平等的。對於資本家不能與其妥協，勿寧仇視之，且須顛覆此支配階級爲愈。勞働大衆經過蘇維埃政權進而必須自己支配國家。吾人必須建設無階級之社會亦卽社會主義的亦卽共產主義的社會。

關於少數異民族之教育，帝制政府曾採取如何態度，吾人略已陳述於前章。

蘇維埃政府許各民族設立學校，在各自設立之學校准其教授各自之國語。

在我國及吾等之學校內，無有所謂支配的民族之名詞。所有之民族及國民均立於一律平等的地位。在與世界的全民族之榨取者及壓迫者鬭爭中，惟有勞動大眾乃為真正之兄弟行輩。

根據以上宗旨，為求萬國勞動者之團結，即所謂謀對世界資產階級作國際的鬭爭，我蘇俄之學校且須進一步決定萬國青年教育之方針及程序。

蘇維埃政府既持如是政策，必須使飽受帝制壓迫成為文化落後的民族之文化，為急速之發展。此等民族承受過去之壓迫至今仍明白保存其殘留之遺跡。即此等民族在今日猶為低級之文化。然蘇維埃政府，對此落後民族現正努力為啓蒙之運動。蓋為達到蘇聯在政治上經濟上向上發展起見，現正與彼等講究互相提携之各種具體方案。

吾人承受於過去者為何？又革命後最初十年文化進步之成績為何，業已略述梗概。今對於五年計畫之期求，試為一述。然吾人在此說明中不僅敘述五年計畫之優點

，且進而對於橫亘於吾人前途之缺點，難關及其誤謬，亦欲一一爲大膽之指摘。

吾人所希望者爲無產階級的世界鬭爭史能與時俱進，每日能持續增進其光輝之一頁。吾人今日確生活於如此之時代，抑且欲如此而貢獻吾人之一生。吾人所有之政策及計畫比較起來愈能使無產大衆爲自覺的推行，將益使吾等之鬭爭爲獲得較多之成功。即吾人之缺陷比較愈能使喚起冷靜之批判，將愈吾人之鬭爭爲有效。此爲征服過去缺陷之最良方法，乃吾人所深信。

### 第三章 國民教育與國民經濟組織

在無論任何國家，所謂計畫經濟者只有將土地以及其他生產手續之私有財產制顛覆後，始得見於實施。

蘇維埃聯邦，就中特別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各年度之計畫經濟已漸次能繼續完成其重大的機能。其各年度計畫經濟之實績巨過去數年間應為吾人所覺察。當今關於國民經濟五年計畫之偉大事業正在繼續努力完成之過程中。

交通機關既為落後，又加以國家龐大，工業極不發達，且極端的個人主義之農業經濟及低級的國民文化論完全存在，在以上情形條件之下，尙欲完成計畫的事業，特別為國民教育之計畫化當為最困難之一事。然而，此種困難絕非為不可能之意義。例如無產階級獨裁之確立，對於土地生產手段所私有制度之撤廢等，實不僅表示國民經濟之計畫化為可能，並且亦表示與國民經濟有不可分離關係的國民教育之計

畫化爲可能之一個例証。

文化，從一般的言即指國民教育，將其置於第二義的計畫，即是將其保留於第三線，而對社會主義之建設，特別爲國家之工業化則用力使其及早實現。此等意見，至今猶深印於一般人之腦海。

上述意見，實爲根本誤謬。因而以下各事吾人應首先覺悟。即國民教育之發達如不由物質與組織兩方面俾其有決定的改革，社會主義建設之進程將必大受威脅。何則？所謂國家之工業化，或收穫之增大，或集團農場，等龐大繁複之問題，若在國民百分之五〇或六〇皆爲文盲時且其中百分之三〇爲自十六歲至三十四歲之成人。而此等成人須於社會主義建設上占有活動中心分子之情勢。倘果如此，其不能圓滿解決此問題也明矣。

真理如此，而至今理解者猶未多見，殊爲憾事。又如經濟機關及財政機關當國家預算編成之際，尙未能理解此爲經濟的支出或理解此支出與國家經濟之發達有密切

的關係。因而人民教育委員會提出教育機關擴大之要求及關於國民教育物質標準提高之計畫，常被認為不必要，或為過分的施設而遭排擊與反對。彼從事於各經濟機關之人只有於生產事業上雇傭素質惡劣之技師或技手時始認其為害及生產，感覺其直接影響於國家經濟，又從事農業經濟者亦只有於雇傭粗劣的農業技手時或其他各種生產方面亦只有於其使用無有知識的低級文化的勞働者時方有與上同樣之感覺與認識。

是以有只認紡績金屬建築材料等製造之托拉斯或工場為生產機關，而不認養成優秀技師，技手與賢明的生產管理者及其他種種專門家之普通學校，高等專門學校，工業學校為含有經濟的生產的意義者。對上述意見非澈底加以排擊不可。

若夫準備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之必要的專門家，養成其必要的人物，獲得其應有的技術，鍛鍊其倡導者之自覺心，凡此不僅為吾人複雜而繁難之使命，抑且為吾人最應担負責任之使命。所以，國民教育諸機關在國家經濟建設之全過程中抑或於經濟

機關之組織中均應占有其適當之地位。因而國家所給與國民教育事業者與夫對於國家經濟之全領域的投資，全然別自含有一種意義。關於此方面之若干進步，根據次例，便可明瞭其如何反映於五年計畫之實際成績。

根據於五年間之係數，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國民經濟投資總額統計為四百七十六億萬盧布。同樣，其國民教育預算額計為五十三億千六百萬盧布。若合計預算外之財源，則教育關係投資總額為五十七億九千六百萬盧布。

由上數觀，吾人可謂國民教育與其他國民經濟較已呈露其最引人注意的發展之趨勢。然而試一攷察我文化低級之實狀再回顧第十五次黨大會之次述指令，則以上結論未免犯武斷太早之嫌。第十五次黨大會指令會云：「與社會主義建設之使命緊相關聯之五年計畫案，務須設法籌畫全國民之文化標準應如何使其向上。」次列之指數已十分明示於吾人者，為我國文化落伍之程度與五年計畫預期之成績。

初等學校學生總數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五百七十八萬七千七百六十一人至一九

三二一三三年應增加爲八百八十九萬八千人。即增加百分之五三。上級學生應增加百分之四〇，技術學校學生應增加百分之五三，而職業學校一百分之三〇而大學專門學校一百分之四，而讀書之家一百分之三三六。

學生對國民之百分率

	一九二七—二八年	一九三二—三三年
初等學校	六七、一	九〇、二
上級學校	一〇、二	一三、五
職業教育機關	一、九	二、六
文盲講習所	八、四	二二、七
大學，專門學校	一、二	一、二

所有學校（但文盲撲滅機關及兒童保護機關除外）學生總數一九二七—二八年在國民千分率上爲百分八八·九。至一九三二—三三年預定爲百分之九九·六。

在工業學校學習之職工當一九二七—二八年在職工千分率上為百分之八八·九，一九三二—三三年預定其達到百分之九三·三，農業學校中之農民千分率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為百分之〇·六五，一九三二—三三年預定其進為〇·八八。

三年制初等學校學生之收容率預計為自百分之七七·三增加九三·八，但實際上已自百分之五四·九增加為八〇·六的狀態。至有讀書能力的國民則預計其為自百分之四四·二增加為百分之七〇。

對於中等資格之勞働力，試為檢查，預定一九三二—三三年教員達百分之三七，產業界達百分之三〇·五，農業界達百分之八五，醫生藥劑師達百分之六五。至勞働工資現在比較戰前標準為凌駕，但教員之薪俸則須至五年計畫之末期，始克與戰前相等。

至此吾人須致慮者，所謂在歷史的最短期間內，要與諸先進國齊肩並美，抑且凌駕而上之之標語，此固為對於國民經濟之計畫而言，然對於比較資本主義諸國文化

異常落伍之一點，亦不可等閑看過。此種事實由次述之例証可得一明瞭之認識。

各國文盲者之百分率

德國	〇、〇四	(統計)	一九一一年
英國	〇、七	(同)	一九一九年
美國	五、九	(同)	一九二五年
俄羅斯共和國	四九、二	(同)	一九二六年
學生數之千分率			
美國	二五〇、四		一九二四年
英國	一五七、七		一九二四年
法國	一一三、〇		一九二四年
俄羅斯共和國	八一、一		一九二六年

北美合衆國高級學校之學生數較蘇維埃聯邦一九二八年之統計，幾爲七倍之多。

## 節四章 人民教育委員部五年計畫之根本方針

何爲文化革命？列寧在其協同組合論中對此曾有論述。要之，文化革命成功之要義須爲對於整個初等教育之努力。

吾人如不使所有之學齡兒童就學，決不能解決所謂文盲撲滅問題。吾人如不使初等教育作爲完全的義務教育，則中等高等教育之本義，將趨於沒滅。蓋追根究底所有之高級教育其基礎均樹置於初等教育之故。

根據人民教育委員部之五年計畫，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預定至一九三六—三七年應完全實施其初等教育之計畫。然而因其直接從屬於國家之經濟，或文化關係，抑或束縛於其他地方之條件在某種地域內對此預定期間或不無提前或落後之變史。例如莫斯科列寧格沃底及昔日之尼白古洛德斯克縣內各都市之普通教育一九二九—三〇年即可實施，但在加里木斯克自治州須一九三四—三五年方始能

着手。

初等學校之根本原則須定爲四年制。其實施三年制之各地方，亦應即刻改爲四年制。

一九二八—二九年推定學齡兒童爲七百四十九萬六千八百七十人，但實際則爲六百十八萬七千二百人。其就學率如是之低，將都市與農村平均僅爲百分之八二·二。若只計農村則爲百分之七六·六的狀態。

五年計畫最終年度（一九三二—三三年）的學齡兒童數，預計應爲九百四十八萬二千六百人，但實際上如能達八百八十九萬八千八百人將爲上上之成績。平均就學率應爲百分之九三·八。若只計農村當增爲百分之八九·八。此五年內，都會與農村雖爲全幅緊張之努力而就學兒童之成績恐其仍未能達於百分之百。

學生收容力豐富之都市其普通教育自應爲無條件之普及。在普通教育之普及上其本身當需要多數之新教員與建築物。一九二八—二九年教員總數爲十四萬九千四百

二十人，各教員所担任教管學生數平均爲三十八·六人。一九三二—三三年預定教員應增加約爲現今二倍之二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七人，教員固如此激增，然因學生激增其平均每人担任教管之學生，恐依然不見低減。

當此五年以內吾人又須以防止中途退學之方法而謀初等學校教育能率之增進。關於此事五年計畫案有如次之預定。即當自第一級進入第二級時，從來之退學率爲百分之二九·三，今使其低減爲百分之九·一。復次爲自第二級進入第三級時俾其由百分之二八·二減爲一四·四，第三級進入第四級時俾其由百分之三六·六減爲一八·九等。此種退學率從來以農村之地方學校爲特甚。就中特別以貧農及傭農爲尤多。何則？蓋彼等無有使其子弟得以順序卒業之餘裕也。彼等不能不使其子弟或應僱傭或爲一家生活而操作。因而在彼等之家庭使其子弟入學且行卒業一事爲非常之困難。爲預防中途退學，爲使貧困者之兒童得以完成其學業，講究別種扶助手段殊爲必要。

五年計劃中關於此種扶助手段之講求，頗不詳盡。例如當一九三二—三三年度時能享受此扶助權利者約為學生總數八百八十九萬八千八百人之六十一萬七千人。又，其對一人之扶助額不過僅為二十四盧布。

學校素質之善惡最主要者，視乎其教員，學校本身之物質的條件，及學校之經濟的設備為如何而定。薪俸基金在五年計劃中預計自一億三千三百二十一萬盧布增為二億八千二百萬盧布，實為可驚之擴充。然而，既如所述即此猶為不充分之狀態。對於平均學生一人國家教育費之支出當一九二八—二九年為四盧布八十三哥，若至一九三二—三三年預定增為八盧布七十七哥。如此而教育方面之一般基金為自二千七百十萬四千盧布增為七千七百一十一萬三千盧布。

對於一般初等教育制之實施，多數新規的複合教育之組織為必要，既如上述，今根據五年計劃複合教育有七萬九千二百三十一處為新組織。對於此項支出總額預定為三千二十萬二千盧布，即平均額為三百八十一盧布。為完備並改造從來之十四萬

二千二百四十一處之複合教育的五年計劃，其平均設施費以百八十盧布計算，而其總費用將為三千二十萬二千盧布之預算。

修繕費為七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千盧布，新建設費在此五年中預算定為三億六千六百五十二萬盧布。投下之資本與由社會的創義而得之基金合計全額為四億九千八百八十七萬三千盧布。根據預算案則定為四億千六百六十三萬三千盧布。

對於初級教育支出之總額在五年計劃預定為十八億七千四百二十五萬七千盧布。普通教育之實施問題與自十二歲至十五歲之少年教育問題，互有密切之關係。即此等自十二歲至十五歲之少年由普通學年制之學校或普通學校附屬之第一級分組的教育或特設若干分組而從事於彼等之教育。

十二歲至十五歲之文盲總數，依據一九二六年度國家之調查，達三百十八萬人以上。依照將來之設計，在五年後用短期教育制預定對其中之百五十七萬二千人施以初等教育。其餘則編入成人文盲之部，統歸政治教育局，授以相當之教育。

文盲撲滅問題直接與初等教育互有密切之關係。假定初等學校在其一般教育實施上已撲滅文盲，則構成目前之緊急問題的此等問題或已得到解決。因文盲者之大半乃直接積極參加國家之經濟的建設者之故，是以其存在與否，含有極爲重大之意義。若農民大部分爲文盲，而對於農業之技術及才能之向上各問題仍喋喋討論時，則可視其議論爲失當。此猶對於未受教育之文盲勞動者而過分期待其技術之發達與能率之增進，同樣爲不可能之事實。國家目前之經濟的使命爲能貫徹始終對文盲爲大刀闊斧之掃除。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二八—二九年度文盲者（十六歲至三十四歲）統計爲九百六萬四千人。假定文盲撲滅運動仍不能奏效時至五年計劃最終年度，共和國之文盲，將自然增爲九百六十四萬八千人乎。

依據人民教育委員會之五年計劃，如將文盲再發及其他中途退學者除外，其好成績之表示有如次表……。

一九二八—二九年

八八三、五〇〇人

一九二九	三〇年	一、〇七六、六〇〇人
一九三〇	三一年	一、三二〇、六〇〇人
一九三一	三二年	一、五四五、四〇〇人
一九三二	三三年	一、八一、七〇〇人

計

六、六三六、八〇〇人

如將文盲再發及中途退學者不計時，則爲八百六十一萬二千八百人使其補受教育將爲可能。若值五年之終末，則文盲可以減少爲二百二萬二千人。此豈非奏撲滅文盲之大效乎！

若撲滅文盲完全實施時，則何處之文盲與何類之文盲，應最先從事撲滅耶？此誠爲含有重大意義之問題。雖然，此問題之解決則至爲簡單。卽最先撲滅者應爲工場地帶之勞働文盲，次爲貧農及日傭勞働者之農民層，再次爲集團農場國營農場參加者之農民。最後則爲對於殘餘之國民文盲加以撲滅。

若在年齡關係上言，第一應先求撲滅青年文盲之手段，當爲至明之理。何則？蓋優秀的青年爲國家之中堅，自經濟的見地言其有益於國家姑勿論，即自國防的見地言亦有最重大而且必要之關係。

依據五年計劃預定之政策，假定關於撲滅文盲雖未能完全奏效，仍可獲得相當之成功。即在一九二七—二八，我共和國國民（十六歲至三十四歲）二千八百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人內文盲占八百七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百分之二九・一）若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同年齡的國民數三千二百二十三萬人中，文盲預定其應減爲二百二萬一十人。（百分之六・八）

撲滅文盲之進行應完全脫棄舊日方法。例如從前將成人在六個月短期內授以字母，姓名之書法及用語之綴法，此後即行放任，乃半年一年之後，復成爲文盲，因而非再教育不爲功。

所以新方法首先確定之條件，爲就學期間之延長。

次爲文盲撲滅學校，於學生卒業時，應規定某種試驗。

果能如是，則學生輩對於讀法書法不能不常行復習，因而即可收到教育效果。吾人所習見者爲初等學校卒業生（特別爲農村以內）假定令其在長期間不讀不寫，最後鮮不流爲文盲。況修業既非三四年而僅爲一年或半年，所習者亦僅爲能識別一二名詞之成人，其易於復爲文盲，更屬當然。此時則「讀書之家」對於社會爲最有貢獻。蓋彼對於教育成人之文盲，在啓蒙上，實有裨益。

文盲撲滅之第三條件，爲使受教育之文盲，對於此項撲滅運動與其經濟的利益須感覺有若干的連帶關係。例如，設若爲勞動者時，因受教育之結果其資格得以上升，等級得以提高。如爲農民時，因受教育之結果，其農耕之標準得以向上，其所希望經濟的効果得以收穫。如上種種利益條件應使其與文盲撲滅運動結爲一定之關係。

最後，第四條件爲教育之自由或強制的問題。蘇維埃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曾主張

對於相當年輩之文盲須講究義務或強制的方法。此問題至今固未決定，若一旦議決，則文盲應受教育全為國家之法律。

在撲滅文盲計劃中，必須考慮次列事項：當一九二八—二九年時。在二年制學校卒業對於會受文盲撲滅機關教育者之總數為百分之二一·六，他一方面由分組的學習而脫離文盲境域者對彼等之比例為百分之五二·二。若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前者應為百分之三五·五，後者應為百分之五四·五。蓋前者之增加為由於季節文盲講習會等低減（由百分之二六·二減為百分之二〇）之結果。

以一九二八—二九年度文化發展之成績言，今後果能繼續如此，是亦明五年計劃之最終年度，文盲（十六歲—三十四歲）將被完全撲滅。

當此使命力求實現之際，同時又須實施一般初等教育，因而吾人遭遇一大困難之問題即為教員之不足。雖然，如果欲撲滅文盲，參加工作者當不僅限於教員，凡農村都市之曾經在高等中等教育研修學業之智識階級均須舉行總動員，始能解決此因

難之問題。

曾受教育之人類對一定數之未受教育者施以教育，乃人道上的義務。此種竭盡人道上義務性質之運動，應普遍喚起於我國。

當施實撲滅文盲計劃時，極應考慮者爲如何使正在受教育過程中之文盲根絕其中途退學的一事。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時此中途退學率爲百分之三四，若至五年計劃之終預定其減爲百分之一九。假定此百分率不能低減，其結果則未能如所預期，是文盲撲滅問題無異於觸暗礁，而既經計劃的程序之實現，或可目爲近於絕望。

今姑將普通教育及文盲撲滅運動之討論暫止於此，試將政治教育局對成人文化施設之政策，一加檢討。此等政策與勞動學校，農民學校，勞動講習會，農民講習會，勞動大學讀書之家，共產黨大學，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影戲院，廣播器等均有直接之關係。

「成人學校」之學生數若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時，預定爲自四萬三千六百八人增加

爲六萬七千六百五十人（百分之五五）。勞働者講習會之學生數同期間爲自萬三八百零八人增爲十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人，其卒業生預定爲自八千三十二人增加爲五萬五千八百二十六人，而共產黨大學則自五千三百十八人增加爲七千人（百分之四〇），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則增加其百分率爲一五・三。

至學校以外各機關：如「讀書會，圖書館」，「影戲院」及廣播器等亦須計算。

在農村中的「讀書會」及都會中的「俱樂部」特別含有重大之意義。此等機關不僅爲真正的文化根源地，又須使其成爲對於大眾的政治活動之中心地。

「讀書會」其分布狀態當一九二七—二八年爲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八處，一九三二—三三年預定爲一萬六千三百九十五處，是爲其百分三三・六的增加。然而，此種預定發展之進程仍未爲充分，至其設備，亦不得謂爲完備。

至於圖書館，依照五年計劃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七百七十二處預定其增爲九百五十七處（就都市言），同樣農村中爲自三千二百七十八增爲四千六百五十二。又此

等圖書館附設之巡迴文庫其巡迴次數亦預定其爲自三萬五千次增爲十三萬一千三百次。

對於高級學校特別爲七年制之工場徒弟學校及農村青年學校吾人須加注意。依照目前之五年計劃此等學校機關網已爲相當之擴大。

關於勞働者資格之檢定問題，固爲必須，但此問題實施則非常困難，質言之，即至今日尙未得有成案。人民教育委員部在今日尙未接受主務局需要若干之專門家——技師，技手，農業技手等項問題之申告。

在工業及農村經濟之改造組織上，絕非需要技師技手等之單純的專門家，乃需要具有社會主義經濟之組織能力者又富有活動力之技術的指導能力者之優秀的專門家。當茲國民經濟改造組織之基本要素尙未完成，及各企業形態亦未完全整備時，此等經濟機關對於決定其爲必要之質與量的專門家之一事爲如何一繁難重大之問題乎。此誠明若觀火，勿庸詞費者也。

然而，各人民委員部及各主務局之有學識者諸君果與各機關共同協力，以當茲難局，則此等問題殆將易於解決。然吾人實際上不勝引為遺憾者：即彼等對此難局殆為袖手旁觀，不曾為絲毫之努力，甚至關於需要若干專門家之方法論，亦不加思考。

關於技師技手等專門家問題中央委員會總會（一九二八年七月）曾有如次之命令。即為技師之數使其增為二倍，從而使技師與技手須為保持或種程度之均衡事。然而此命令，殊少科學的根據，且技師之定數亦欠明晰。次為對農業技手及其他專門家，根本上即未為如何之指定。

關於勞動資格之問題只有日趨惡化之傾向。對本問題現在尙議論百出，未曾決定。即依據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在我國內熟練勞動者對於全勞動者最大限度應占百分之四〇為必要，而經濟計劃委員會則主張提高為百分之六〇。要之，須視熟練勞動者其百分率應為若干，而後方能決定工場徒弟學校，職業學校與其他學校網發展之進程及此種勞動者之養成期間也。

觀察上敘種種，對我國五年計畫總決算之公約與其相對性，應得諒解。吾人試先將關於職業教育方面預定之梗概，加以敘述。

在工業農業等初級職業技術教育領域內，試考察其卒業生之狀況。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卒業生總額為十萬零一百人，一九三二—三三年度預定增加約二倍許，其數為十九萬三千八百人。五年計畫完畢時，其總數當為七十八萬九千六百六十人。職工學校則五年後其卒業生總額當為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六人。

長期職業專門學校五年後卒業者應為三十四萬九千八百七十七人。此等長期專門學校卒業生中工業方面之肄業生為十一萬三千七百九人，僅農業方面則為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一人。農業方面卒業生之相對的增加其比率頗大。根據以下數字可為證明。一九二七—二八年此種卒業生全部實為四百七十人，若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度則應增加為五千二百七十六人。

短期職業專門學校五年後卒業者，應為二十三萬七千六百人。勞働學校五年後卒

業者。

應爲十萬八千七百五十一人，其中工場徒弟學校學生爲九萬二千四百四十二人，農業學生則爲六千三百三十六人。

職業專門學校，高等技術專門學校與勞動學校之物質狀態須使其爲同等之向上。職業學校每學生一人教育費之支出由一九二七—二八年之十七盧布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應增爲二十八盧布。又其經濟的支出爲每一人由十六盧布應增爲二十四盧布。職工學校其教育費之支出應爲由七，八盧布增爲一五盧布，其經濟的支出應爲由十，六盧布增爲十八，五盧布。對職業學校官費生之每年補助額平均應自百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增爲百五十盧布（一九三二—三三年），卽自百分之一〇增爲百分之三〇。

以上已漸觸及養成高級中級資格勞動者之問題，今先對於工業爲必要之技師及技手試爲敘述。關於此問題，已如上述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委員會總會頒發如次之命

令。『爲補償並應充實次期五年計畫的工業大要求起見，至現在五年計畫之終在重工業部門的全技師技手之編成比率，使其相應於工業發達之計畫，而爲二倍之增加，乃爲必要。』該命令更爲如次之續言：『至五年計畫之終，爲使技手與技師之比率數較三對二爲大起見，技術學校應行增設。』

如根據此令，假定現在我工業界爲勞働者百人其技師技手爲十人存在之狀態，若至五年後勞働者仍爲同數時，技師與技手則應增爲二十人。今勞働者假定五年間增加百分之三十，即五年後勞働者當爲百三十人。他方面技師技手之比率若使其爲二倍之增加時，恐已非二十人，蓋二十六人之技師與技手則或爲必要。技師與技手亦須爲百分三十之增加。中央委員總會之命令其意義如此。

依據一九二七年一月技手之統計，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領土內，從事於工業或建設專業相當高等程度學校卒業生之技師者，共有二萬二千百人。此外，在工業方面担任技師技手之實際職務者約一萬一千人，其中從事於技手工作者

約九千人。

從此等技師中每年退却其百分之四，則為二千四百人。如此五年及技師人員當為九千七百人。工業學校五年以後約生產技師二萬二千人。其中約四千人為自國民最高經濟院附屬之高等技術學校畢業者。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以外，各蘇維埃聯邦領域內之企業須配置此等技師之一部，又如將此變更部分作為百分之十時，則右列數字將為相當減少。因而若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時在工業建設事業等項就職之技師其確定員數將近於二萬八千五百人。

果如此，而技師將呈何種狀態？其結果為當然良好。即五年間技師數當然增為二倍以上。

至於技師現在統計其員數為四千六百人。其中以種種變化及退却除去九百二十人時，而現有者實為二千六百八十人。又准技師之實習者（九千人）中百分之五〇，

(即四千五百人)因五年間內彼等能得到中等學校卒業技工資格之故，再將此合計富有技工一萬人。

此外工業學校五年後預定生產技工一萬九千人。所以，至一九三三年，吾國可有技工二萬九千人。然而技工對技師之比率既決定其為三對二之比，果然則技工之定額須增加為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人。苟如是，則吾人技工尚有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名之不足。此不足部分必須依據在職業技術學校章內所敘述之各種方法，以謀補充。

然而，世間採用之技師技工與勞動者之統計數字殊不正確，亦為應注意之一點。特別為吾所採用技工技工之數字統計，乃根據於勞動人民委員會所公表者。例如經濟計畫委員會之計算，俄羅斯共和國工業技師之定數，當一九二六—二七年時總額為九千八百人，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則應為三萬一千人。技工定數據云為一萬人，(與吾採用之統計一致)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則應為三萬一千人，但其預定數之計算則為六萬人。即如此之統計彼此亦不一致。

關於勞働統計，亦有同感。隨手信編，不足為據的統計，乃事所常有。在國家計畫委員會對照表第三章勞働之部，當一九二七—二八年從事於大工業之勞働者，總數定為百九十三萬一千人，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勞働者總數則發表為二百五十六萬八千人。又對照表專門的文化建設一章內，對工業勞働者之數亦曾述及即當一九二七—二八年勞働者為百九十三萬一千人，與第三章勞働之章同一年度（一九二七—二八年）勞働者之數為一致。但至一九三二—三三年之係數則與上記相同之二百五十六萬八千人相異，此處則公表為二百七十萬三千人。次為關於國營大工業五年後勞働者總數一事。在該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之專門的一覽表中，吾等大工業（製粉業除外）中勞働者總數（一九二七—二八年）則表示為百五十三萬二千人，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其數則記為二百二萬二千人。吾人於此應注意者，此等數字間之差異，竟有五十萬或七十萬人之事。於是此處成為問題者，並非謂難於掩飾一覽表互相抵觸之醜態，乃較此更為重要者即為對於其他事項之關係。同一統計，一方面明示

勞働者之定數爲二百二萬二千人，而他方面則明示其爲二百七十萬三千人。於是對於技手或其他人員之關係，均成爲必要研究之問題。

吾人五年計畫中，所謂此種不可掩蔽之醜態，爲迭次發生之現象。今特指摘者謂此等破綻吾人將來須以事實謀求補充與修正。同時，從別一方面言，所有此等狀態亦充分証明吾人欲在短期間內，而竟欲完成如此偉大，困難，新奇，之偉業，固勿待論者也。

此後試再將職業技術教育之概況一爲敘述。

當一九二七—二八年工業方面所有之教育機關爲五百七十處，一九三二—三三年時，預定增加爲六百三十八處。（增加百分之二二）此等學生總數（一九二七—二八年）預定自九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增爲十五萬五千一百三十五（一九三二—三三年），即增加百分之五三。又此等學校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卒業生爲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七名，一九三二—三三年則預定應爲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五名，如是五年後卒業生

共爲十二萬七千五百十五名。

技術學校卒業生額，有如下列：

師範學校

四一，一六四人

農村經濟學校

二二，二六五

工業學校

一九，八二五

醫藥學校

一三，〇〇〇

工業經濟學校

二四，三六七

工藝學校

一六，七一一

五年計畫在以上各部門內，特別注其主力於農村經濟部，工業經濟部與醫藥部。除農村經濟部使其爲現狀約二倍之發展外，後二部門則各使其爲現狀二倍以上之發展。對於師範部工業部與工藝部則不免有幾分輕視。

在絕對數字上，師範部之發達，最爲醒目。學術勤務員之狀態，將益帶有重大性

當一九二八—二九年時，教員之預定為百分之一〇五，但至一九二九—三〇年則低減為百分之百。至於五年末期時，即一九三〇—三一年為百分之八五·五，一九三二—三三年則為百分之七九·九，一九三二—三三年則為百分之六六·一，其演變之動態固作如是之預定。果然，五年計畫之終教員供給之動態，將發生一大變動。即為對於預定四分之一，亦不能滿足。在上述統計中，已充分明示於吾人。

師範學校及中等學校附屬教員養成所卒業生之動態

師範學校

中等學校附屬教員養成所

年 次

四，四四六人

一，八二三人

一九二九年

七，一〇九

一五，七七九

一九三〇

八，一三〇

一二，八四五

一九三一

八，八七〇

一三，三二七

一九三二

一〇，五八九

八，四〇七

一九三三

四一，一六四

六二，一八一

計

據此狀況，短期教員養成所，受專門師範教育者，其將來教職之豫定，已十分明瞭。

在此五年內，對於技術學校之物質的狀態，應有著明之改善。例如工業學校及農村經濟學校教員之薪俸必須自九一盧布（一九二九年）增爲一八一盧布。（一九三三年）至若師範部亦應與此爲同樣之增額。

上述以外各部門（俄羅斯共和國）一九二九年爲八一盧布，至一九三三年時預定增額爲一五〇盧布。

對於技術學校之資本支出已達莫大之額。在一九二九年其總額爲五百四十七萬二千盧布，至一九三三年時應爲三千二百八十八萬八千盧布，統計五年總額應爲九千七百六十七萬四千盧布。

吾人對於高級資格勞働者養成之問題今附言一二於此。即綜合大學，分科大學，或專門學校等之五年計畫案，在其組織上無論其爲對於工業抑或對於農村經濟，從未曾發生任何之關係。此蓋由於最高國民經濟院及其他人民委員部等方面未有任何申告之故。

五年後大學及專門學校之卒業生，其總數應爲八萬三千三百人，即五年間之增加率，僅不過爲百分之二二。

左表爲各分科卒業生之人數

工科	一八，三二〇人
農科	一八，三八〇人
教育科	一四，九九〇人
社會經濟科	一七，〇六〇人
醫科	一三，一二〇人

藝術科

二，四四〇人

計

八三，三一〇人

受完高等教育專門家之豫定數，根據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五年計畫之統計，已被人指摘。但吾人對彼等計算之材料及其基礎尙未瞭然。因而對此問題亦未加審議。然而由俄羅斯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部附屬之大學，專門學校卒業生（八三，三〇〇人）蘇聯最高國民經濟院附屬之大學，專門學校卒業生中之散布俄羅斯共和國內者，（六，七五〇人）與教育人民委員部所屬之大學專門學校卒業生（二，一〇〇人）合計爲九二，一五〇人之一事，吾人得推定大學專門學校卒業生總數爲自十二萬人起至十二萬一十人之數。其各分科與專門技師之比率如次：（根據於經濟計畫委員會）工業爲百分之八二，二，運輸業爲百分之七〇，九，建設事業爲百分之二六，三，農村經濟爲百分之六五。在師範教育方面，五年後卒業者可有一七〇，〇六〇人，教員之豫定數爲二二，七〇〇人，其實際之成績爲百分之七四，九。

關於醫生預定爲一七，五〇〇人，其實際之成績爲一二，一二〇人，即爲百分之六七，八。

中央委員會七月總會（一九二八年）視高等技術專門學校及技術學校在社會組織中爲特別重要會頒發如次之指令。『在一九二八年高等技術專門學校對勞働者收容總數應使其增加爲百分之六五以上，並且對於高等技術專門學校技術學校之勞働者今後之增加應有保障。』例如工業技術高等專門學校從其定員及收容人員之社會的組織上推之，則呈露如次之比率。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般定員 三一，一	三二，四	三九，五
一級定員 五三，八	四七，五	三六，四

根據以上統計，在一九二七與二八兩年工業技術高等專門學校勞働者收容率並不下，此爲中央委員會七月總會決議實施之良證。

依據該總會之命令執行，教育人民委員會制定五年計畫內大學專門學校工科中之社會的組織問題決定爲如下之比率。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定員

四五

六五

收容人員

六五，二

六五

由此以觀，當一九二九年關於收容勞働者百分六五之命令，既已預定，實施，彰明甚。而在五年計畫之末，其收容率恐亦不能超越百分六五之上。然而，工業技術高等專門學校收容勞働者之總定員是已由百分四五增高爲百分六五矣。是以在五年計畫之今後工作及對於每年統制數字（國民計畫經濟）之工作，高等技術專門學校勞働者收容率，必須努力提高爲百分之六五以上。同樣，爲保障勞働者能入高等技術專門學校起見，並須努力實施中央委員會總會之別種指令。即「爲使勞働者及其兒童得到升入高等技術專門學校之準備，高等技術專門學校應組織附屬講習所

。]

根據五年計畫大學及專門學校之物質狀態，亦有顯明之改善。公費生從四九，〇〇〇人（一九二九年）增加為六八，〇〇〇（一九三三年）其公費額為自三四八盧布增為六〇〇盧布，是公費生增加其百分之四〇，公費額增加其百分之五六。

學生寄宿補助金每一人為自九盧布三〇哥，增為二〇盧布。學生之公費，在五末期，工科為百分七九，九，農業經濟科為百分之七〇，大學專門學校平均公費為百分六七，四之增加。

關於大學及專門學校資本的支出又為可驚之增加。例如在一九二八年為九七一萬盧布，至一九三三年一躍而為四，五一七萬二千盧布。通計五年資本支出實達二億一千三百零五萬一千盧布之鉅額。

## 第五章 科學指導權之獲得

資產階級學者常謂科學無階級之別，又言科學須為純粹的學問。但此究不外為對國民之欺騙，抑且為其對自己之欺騙。

所謂其有階級性者，姑勿論非彼為無產階級之數學，此為資產階級之化學，或為資產階級之自然科學，或為無產階級之天文學等等之區別。今以上所言姑且緩論，然即在如美國般之文明國家，學校中猶禁止教授達爾文之學說。蓋因其學說能使擁護資本主義制度及神聖化之宗教的根本觀念，有所動搖故也。

在數學及化學領域內對於人類起源問題未有多大之討論，因而資產階級對於此種學問，亦特別種態度。然而信奉達爾文學說之諸學者一方面研究數學或化學，一方面亦涉及為資產階級國家樹立基礎之種種科學，吾人於此試將所謂「純粹科學」加此檢討。

資產階級之教授或博士等之見解，彼以為「純粹科學」（實即吾人所謂階級的科

學) 乃應為當時掌握政權之支配階級而服務。

例如發明或準備精巧的武器及凄慘之殺人器具，非所謂「純粹」科學之數學乎？此非科學與科學者對於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為忠實之服務乎？發明屠殺多數民衆令人恐懼之毒瓦斯者為何？與資產階級相結托而只為資產階級者服務以呈露其憎惡不正之面貌者為何？非所謂化學乎？

階級色彩濃厚之普通科學實無衍述的必要。彼資產階級者恒認英國主教伯爾李爾之僧侶哲學及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等理想主義之哲學為客觀的科學，而加以解釋。因而即以此等科學定為高等教育之必修科目。此為何故？蓋因理想主義的哲學倡導神之存現，乃主張唯一最高的上帝存在之傳教的科學，對於欺騙民衆為最適合之故。

其後偉大的唯物主義者馬克斯及其戰友盎格爾斯因研究絕對客觀的科學，遂得有如次之結論。人類之歷史原為一部階級鬥爭史。社會發展之辨證法，為或種社會

形式不可避免之變動。例如資本主義時代，代封建制度而興起之資產階級之勢力，遂構成爲支配階級。繼而興起者當爲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排擊資產階級而確立無產階級之獨裁。因此而建設社會主義，破壞階級，以實現無榨取無壓迫真正自由平等之社會。

此最進步的科學，資產階級者曾宣言其爲非法。因而全世界共產黨之代表等，爲此理論之實行或爲此理論之宣傳，繫獄者有之，被殺戮者有之。

因而從來所謂客觀的純粹的科學之議論，乃爲對於勤勞大衆之欺騙。因此之故，俄羅斯無產階級顛覆專制政治並撲滅此資產階級，而創造無產階級及摺合其目的使命之科學。

蘇維埃政權爲獲得科學之最高指導權，已網羅無產階級國家所有好學之士，此外尙痛切感覺養成其自己之學者，其自己之教授，其自己之博士，其自己之技師與技手之必要。果如此，則此等學者技師等，皆與勤勞大衆保持密切的依存關係，又皆

爲由自己的階級而產出者。

是以使勞働者農民得入高級學校，乃鬪爭上必然之程序。

因而蘇維埃政府設立赤色教授專門學校及共產黨大學等機關，而致力於養成無產階級之學者與專門家。同時更欲努力培植服務於教育勞働者農民之學術機關的人才。

所謂在蘇維埃政權治下，科學發達爲不可能之資產階級學者，與無產階級學者之論爭，現已基於實踐而得到完全之解決。蘇維埃政府在其存立最困難且物質極端缺乏之時代中，尙能一方面對於科學爲或種程度之保持，他方面對學者及學術機關有整個的經綸，俾此學術事業爲不間斷的發展。試舉一二事例以爲說明上述之左証。

例如在格洛夫諾加（爲中央管理局，含有學術機關博物館學術藝術天然物保護各種意義之機關）統轄下之學術機關，當一九二六年時爲九一所，一九二八年時爲九六所，若至一九三三年，預定其增爲一二〇所。

國立博物館及地方博物館之數，一九二八年爲三九七處，在此五年內，預定開館

者爲二九一處。又舊博物館之附屬館，預定新設者爲三二九處。

學術機關之經費亦呈累年增加之傾向。一九三三年應增爲千八百五十萬盧布，比較一九二八年爲四倍以上之增多。同樣對於此等機關之工資基金，亦爲顯明之增加。

卽一九二九年爲百八十萬七千盧布，一九三三年增爲四百六十八萬八千盧布。格拉夫諾加管轄下學術機關施設之支出，一九二八年爲二十九萬七千盧布，一九三三年當爲百五十萬盧布，是爲五十倍之增加矣。博物館之施設支出，一九三三年預定爲三十六萬盧布，比於一九二九年約爲十倍之增加。

學術機關之新設及修繕費，當一九二九年度，爲百零六萬五千盧布，至一九三三年度，則預計爲五百六十七萬盧布。

學術研究候補人數，亦逐年增加。一九二六年總數爲八〇〇人，至一九三三年則預定爲三千人。又其公費額亦自八十盧布增爲百七十盧布。

我學術界之進步略如此，其他若各種學術會研究會等廣汎之進步，與革命前相較

，實有顯著之進步。

依據各種統計，確能表明我國爲學術界發展而努力之情狀，此蓋由於蘇維埃政府深信如學術不進步，而社會主義建設爲不可能之故。

蘇維埃政府認學術之急激發展與學問之群眾化爲其重大關心各事之一，蓋徒安眠於象牙之塔，不求進步之努力，爲不可能故也。大衆的科學對於無產階級既爲如是之必要，則無產階級必須打破所有之困難與障害，以創造此新科學，抑且爲其所應創造而不可緩者也。

## 第六章 俄羅斯共和國國民教育之物質基礎

根據人民教育委員會之五年計畫，俄羅斯共和國國民教育之總預算為五十三億一千六百萬盧布，再加以預算外之財源，共計為五十七億九千六百萬盧布。

在俄羅斯共和國建國五年間，國民經濟投資總額為四百七十六億盧布，而國民教育一項，則占其百分之一六·五。

國民教育總預算，即五十七億九千六百萬盧布中，其二十九億一千七百萬為地方預算，其四億七千五百萬為預算外之支出。同樣其總預算中之一億二千萬盧布為產業預算。此外餘數之支出，則為俄羅斯共和國及蘇維埃聯邦之國家預算。如根據於國家預算及地方預算，國民支出（對於一人）則為二十四盧布二十哥（一九〇八年）。但假定增加為四十二盧布時（一九三三年），是國民教育對於一人之支出，將由五盧布四十六哥增為十五盧布之預定。

五年計畫國民教育支出之各部預算綱目：

(單位千盧布)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施設局

一三,九〇一,五

一五,〇〇〇

格拉夫諾加

一八,二八〇,五

四九,六七二

職業教育局

一六七,三二一,〇

四七八,九一一,三

社會教育局

三九六,六二五,八

八七三,二七〇,九

政治教育局

八〇,二一八,四

一八五,五〇〇,三

再教育局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技藝局

二,一四一,八

六,二〇〇

博物館

二,五〇〇

四,五〇〇

總計

六八六,八八九,四

一,六一九,〇五四,五

在五年後，國民教育支出預定為百分之二二・八。至其絕對數除將發達微弱之技藝局不計外，格拉夫諾加實定有最大之發展進程。其次為職業教育局，政治教育

局，再次爲社會教育局。發展進程之如此配置，乃參照既往，而善爲適應者。而社會教育局之支出，似有若干減低之勢，於此吾人必須加以說明：蓋由於一九二九年該局會分得鉅額經費之故。卽當是年格拉夫諾加爲千八百二十萬盧布，職業教育局爲一億六千七百二十萬，政治教育局爲八千零二十萬，技藝局爲二百十萬之數，而社會教育局則一躍而獨爲三億九千零六十萬盧布之鉅額。

國民教育之支出均注入於何方面乎？又各部門五年後其發達之狀況成何狀態乎？爲明晰以上概念起見，對於國民教育之各部門及其各部門自身之支出，爲一詳明之敘述，殆非爲無意義。

社會教育局及其事業之支出，當一九二八年爲二億九千四十六萬，一九三三年爲八億四千三百二十七萬，卽在此五年間，增加百分之二〇〇・七。

左列爲該局各部支出之比例（單位千盧布）：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三年

兒童運動場

七，四〇六

一九，九八九

兒童之家及少年保護院

四〇，八三九，三

七六，二七三

初等教育

一七一，一二三，九

五一二，九三〇

高級學校

五三，八九一，〇

二〇三，七九〇

農村青年學校

七，二〇〇，〇

三九，一三六

由以上統計，發達比較迅速者，爲農村青年學校，次爲高級學校初等教育等。在五年計畫中，此等發展之進程，乃最合法，抑且爲適應於實際生活之要求。

次就職業教育言之，該部門支出在一九三三年度，增加爲四億七千八百九十一萬一千三百盧布，比一九二八年之增加率爲百分之二五六·五。

次列爲其各部支出之綱目：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三年

大學校專門學校

六六，七六五

一八八，九〇六，八

勞働預備學校 一三，五七七，五 四四，四三八，三  
 技術學校 三三，四三五 一五六，六九八，七  
 職業學校 一〇，五七七，七 二四，六四二  
 工場徒弟學校 一，一〇六，六 五，五九八，二  
 職業講習所 八，八九三，九 三二，〇二五  
 政治教育範圍內之支出額，一九二八年爲五千四百七十四萬一千一百盧布，至一九三三年度則增爲一億八千五百萬，實增加百分率之三二八・九。

左列爲其各部門之統計：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三年
文盲撲滅	五，〇九七，二	三六，〇八六，六
高級學校講習所	一九，〇九二，七	六九，六二四，二
農民大學及其他	五，四八〇，〇	一二，〇四七，〇
共產黨大學		

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 七，一一七，九

一二，八四八，四

讀書家庭

一三，九八五，〇

二六，九八四，三

此處再將五年間工資基金問題一爲記述。該項總預算額爲十億七千六百二十四萬一千盧布，其各年度之比例額如左(單位千盧布)：

一九二八年——六〇〇，二三，一 一九二九年——一二二，四八五，六

一九三〇年——一九一，六〇六，〇 一九三一年——二三五，五〇五

一九三二年——二六六，五七二，六 一九三三年——二六九，六三一，〇

增加率爲百分之三四九·二。

今再檢閱國民教育各部門工資基金之預算(單位千盧布)：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三年

格拉夫諾加

一，八七九

九，五〇二

職業教育局

一二，五四一，四

九五，九一三，六

社會教育局

三二七，五八五，三

一四四，一九一，〇

政治教育局

三，九六五，四

一七，四九四，五

茲更將其細目統計如次(單位千盧布)：

職業教育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三年

大學校及專門學校

九，七一〇，〇

四五，一七二，二

勞働預備學校

五九一，一

七，六〇〇，〇

技術學校

一，四四七，九

三二，八八八，二

職業學校

六七九，九

四，五四五，四

工場徒弟學校

一二二，五

一，四〇二，八

社會教育

初等教育

二七，三三三，九

九七，五六二，三

高級學校

三，〇八六，〇

二四，六一〇，〇

農村青年學校

七三七，四

三，九八〇，〇

政治教育

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

四〇〇，〇

九〇〇，〇

共產黨大學

三九九，五

二，五四九，〇

農村圖書館

一，四七六，〇

三，八五〇，〇

讀書家庭

一，七六〇，〇

三，〇六四，五

根據以上各項統計，國民教育各部門工資基金之支出，頗呈增大之傾向。當五年之末與一九二八年相比較，如就技術學校言，爲二·一七二，即激增百分之四。在勞働預備學校，爲一·一八五，即激增百分之七。

全職業教育既爲可驚之發展，其資本的經費支出之增大，當爲最明瞭之反映。如斯之事實，與重視養成有資格之勞働者及專門家之黨及政府的職業教育觀最相適應。

。大學，專門學校，技術學校，職業學校等之建設，修繕及設施等均爲目前之急務。一方面固應設立新學術機關，一方面對既存之機關，亦須力求其擴大。因而更爲需要多量之經費。

一九二八年度俄羅斯共和國國民教育之工資預算，總額爲二億七千六百三十三萬五千盧布，至一九三三年度應增爲八億一千三百四十萬盧布，即其預定增加爲百分之一九四·四。

在五年後，格拉夫諾加工資之預定增加，爲百分之二六八·七，職業教育局爲百分之二〇八·七，社會教育局爲百分之一七九，政治教育局爲百分之二七九·五。

此五年間，國民教育之物質基礎，頗呈顯著進展之勢，固已無庸贅述。而教育事業各部門之狀態，尙有其進一層之困難，亦爲吾人所共認者，即截至現在止，對於低級教員之薪俸，尙爲不良之狀態也。

對於學校新設畢業，實現者恐只其百分之五〇，而此百分之五〇之內容，仍爲非

常之貧弱，即學校授業仍不免爲二部輪流交代制，校舍亦不免有臨時租借之情狀。如此狀態，吾人決不能認爲滿足。又關於一般普通教育之實施，仍未能免去紛糾之發生。

讀書之家，圖書館，影戲院，廣播器等發展既極爲幼稚，而我國國民經濟，特別爲農村經濟，對於教育所懷抱之期望，亦不能全然適合。

五年計畫中國民教育之一般經費，因其爲最低限度，故無論有任何阻碍，亦須力求絕對貫徹。因而在五年計劃實施之過程中，凡從事於國民教育事業之機關及人士，務須努力於此最低限度預算之擴大。且此經費之擴大，與逐年持續不斷之努力實行，尤須加緊其進程。假定教育經費雖爲一哥或百分之一，果經預定，則須一體主張其爲有意義，並須力求見諸實施。不僅使國民教育部門之預算爲獨立，且務爲增加預算之鬭爭。此不僅爲國民教育機關本來之使命，又爲吾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最重大而最有責任之工作。

此項使命在黨及政府之廣汎領域內，果能迅速完成，吾恐此不僅限於文化建設，即所有社會主義之建設，將均能迅速達於成功。雖然，如無文化革命，則社會主義之建設爲無意義，同時文化革命如無物質之基礎，則其革命必爲不可能。列寧氏會以此爲吾人之責任與使命，而提示於國家之前，因而益證明爲絕對應努力實行之問題也。

## 第七章 人民教育委員會提案之缺陷

吾人試將五年計畫中不明晰，及未曾充分說明之問題，再為一專章之詳述。

一，人民教育委員會之五年計畫，與其他人民委員會連絡上之缺陷。若國民教育與國民經濟無任何聯絡關係，常能發生次述之結果：例如吾人方希望集團化經濟急激發展時，而人民教育委員會則預定於五年後，方養成一三〇名之國營農場的農業技手及其組織者。且該部准備於同時期內，養成三五一名之經濟學者之農業技手與其組織者。該部又欲利用養成一二七名之運搬汽車製造專門家，及一六三名之農村經濟電化之專門家之方便，而藉以造成三〇二名之樂器製作專門家。人民教育委員會若按本期之五年計畫而執行，則次期五年計畫之養成者，須視本期計畫之收效如何而左右，吾人不得不解其為無計畫的發展之方策也。

二，人民教育委員會提案未能與次列各機關保持聯絡關係。即與職業組合文化局，共產黨青年同盟，蘇俄電影公司，文盲驅逐協會，及反宗教同盟等機關，均無聯

絡。

此等機關不唯對於文化事業，未曾講究適應之計畫，即彼此間亦無有任何聯絡。甚至此機關之工作為何，彼機關亦不明瞭。其所有之努力與經費，將統歸於幻想。蓋目前各事多持極端平等主義，致彼此失其聯絡，不相參照，弊害之多，不可勝言。將所有各機關聯絡使其活動靈敏，樹立其相互聯合之系統，或編成單一的文化建設案，統一所有與文化工作有關係之機關，俾能向預期之前途邁進，乃俄羅斯共和國國家計畫院之任務。但當今國家計畫院尙未製成此種真正統一的計畫案，僅對各人民委員部之工作，開始調查，所有一切只有俟諸渺茫之將來。

三，人民教育委員部提案，各區域均有分別。根據於各區之需要，而樹立各別之計畫，本為極好之傾向。曩昔第十五次黨大會亦曾發有指令，謂計畫案之作成，務求適應區域的各別性。

但此種問題完全未能徹底實行。各區域之計畫案，與共和國之該項設施，殊缺少

有組織的聯絡。而各區域之意見，亦彼此互異。如各區國民經濟之發展，與國民教育之發展均分道而行，在其間幾乎無有關係。構成以上之原因，一則為各區人民之愚魯無智，再則為地方物質之不足，再則為對工作持過度之急進主義。

四、少數異民族之教育案，對於少數異民族教育問題，至今猶為黨及政府屢次論及之問題。第十五次黨大會，對五年計畫曾有如次之指令：『五年計畫案，特別應傾注其力量從事於文化落後民族區域，及文化程度低落地方之文化的經濟的改善與進步。如此則可使各地方之要求與聯邦之要求成爲一致，而地方經濟及文化發展之進程，亦比較爲急速適度之修正。苟如此則各地方存在之舊文化及舊經濟，必須先從事完全之掃除。』乃人民教育委員部提案對少數異民族教育之獨立部分，除却初等教育略有規定外，其他一無所有。

五、人民教育委員部案尙未能包含教員之再教育案。此爲非常重大之問題，應迅速努力實現者。

國民經濟之再組織，農村經濟之共營化，農業技手養成學校，個人經濟收穫增加問題等，均需要空前未有的多數教員。

如整理適當於初等學校之教材，或為滿足中等學校之要求，或為使國民經濟，特別為農村經濟之發展，發生良善的影響，凡此種種不僅為善於指導學校，又須為善於指導各種建設部門之國民經濟等重要之工作。而此等工作必須為具有師範的以外知能，社會的農業的必要知識之教師，始得完成其使命。然而如此之教員幹部，目下初等學校中尚無其人，雖欲根據五年計畫而將粗製濫造之教員，作為代用，亦為不可能。因而將現在之教育幹部，採用短期及長期講習會之辦法，對彼等實施補充教育，殊為必要。

在單純之勞働學校初級教育卒業之教員，為百分之二三·六，同校內高級教育卒業之教員則僅為百分之一·三。在高級學校高等教育卒業教師，僅為百分之二九·八，中等教育卒業則為百分之六〇。僅在低級教育卒業者，為百分一〇。教員之狀

態如此，絕不得認為正當之現象。

然而感於再教育迫切之必要者，不僅為初等學校之教員，即政治教育局（讀書之家，圖書館及其他）及學齡以前兒童之教育機關，與其他學術勤務員，亦皆同此情形。雖然，再教育之計畫案，必須為培植能把握活動於國民教育各方面的組織細胞之

大衆不為功。

六，通信教授為較有真摯意義之工作，但其發展計畫在五年計畫中，尙未能完成。通信教授在適當的條件之下，如此龐大，而交通又極為不便，乃特別相宜，而且經濟。如能善於利用相當之資本時間與人力，則其收穫必有可觀。

七，對於五年計畫今後之工作，首為關於國民教育基金問題之解決。該問題，尙未為任何之研究，在五年計畫中，對於資本之預算的計畫的支出事業，更須使其較為平易。

八，人民教育委員部案之統制數字（國家計畫經濟），對於其所隸屬之甫行統一的

藝術事業之技藝局，尙未樹立指導計畫。要之，藝術問題即普通所謂劇場舞台影戲院等，對於使大衆之政治的文化標準增高一事，負有重大之使命。因而此等問題，在將來之計畫中，須努力發見其對於自己爲如何之反映。

九，最後爲農村經濟，社會主義部門中文化之施設問題。此問題在目前有其特別之意義，我聯邦集團農場之發達，乃全然可驚異之現象，在此五年內，將有數萬之勞働者始終操作於數近百許之巨大的集團場之組織之計畫。其文化方面，應爲如何之施設，此吾人願向國民經濟文化部門之諸君質問者也。

比較個人經濟而集團農場化，乃極發展之高度之經濟形態，如果承認此問題，則在經濟該部門之文化設施，比較經濟之個人部門當爲更高一級。

吾人甚引爲憾事者，依據目前情況，對於農村經濟之社會主義部門之文化設施的專門部分，尙未包括於人民教育委員會部案。集團農場中央機關，『賽爾諾托拉斯』（穀物信託）及其他機關，詳細審議製成之此項計畫，在最短期間應力求實施。

## 第八章 人民教育委員部案之短處

現在之國民教育五年計劃，關於都市及農村間文化之設施及向上之懸殊的間隙，應澈底加以排除。

無論自任何方面，農村較都市為落伍，而其落後程度，且甚為顯著。五年計畫中遺棄之二百萬餘的文盲（十六歲—三十歲），幾盡為農村中人。在五百萬青年及少年內，授以普通教育者，僅為其百分之三〇，其餘百分之七〇，均作為文盲而移管於政治教育局。此等青年少年，其大部分又為居住於農村者。俄羅斯共和國普通教育卒業者，其各州之比例如下：中部波爾加州為百分之一三，北部加夫加資州為百分之一八，遠東州為百分之二三，西部州為百分之二二，烏拉爾州為百分之二八。

工業教育機關之學生，對工業勞動者千人之比率，在一九二八年為八三·三之比，若至一九三三年，則預定其為九三·三之比。而農業學校之學生，對農民千人為〇·六二之比，若至一九三三年，則預定其為〇·八八之比。在農村中，此等發達

狀況，最爲幼稚，比勞働者更爲廣大之農民層，其爲如何之落後狀態也。

在五年之末期，都市學校之收容率，擴大爲百分之一一〇，而同樣農村方面，則爲百分之八九・八。而其實際，則前者爲百分之九二・一，後者爲百分之七八・六。又在都市內，初等學校對高級學校定員數，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五六・八，至一九三三年則增爲百分之五八・三。農村方面之此等關係，一九二八年爲百分四・二，一九三三年則預定其仍爲此比率。根據以上各例，農村對都會爲如何之落後，吾人當爲首肯。

一九二八年度初等學校統計，其第四級內，都會占學生總額百分之二五，農村方面則僅占百分一〇・六，又自第一級進升第二級時，中途退學率，都會爲百分之三・五，而農村方面則爲百分之三二・五，自第二級進入第三級時，前者爲百分之六，而後者爲百分之四五。又以四年制初等學校爲例，其修業期爲三・八七年，對四年級爲不滿，而農村方面則僅爲二・五年，是農村學校，在實際上非四年制，而爲

### 三·五年制之學校。

又以圖書館爲例而言，一九三三年度預定前者爲對於一〇〇人之藏書，應有一一·九·五冊；而後者爲三九·二冊。圖書館收容人員，前者則爲百分之三二·二，而後者則爲百分之八·五。然對於圖書館尙有不能不考慮者，即在農村方面僅有政治教育局所設立之圖書館，而在都會方面，除此以外，尙有中學校附設之圖書館，他若技術學校，大學，專門學校，及其他種種教育機關，均附設有多數之圖書館。在農村方面，每十七啓羅(千)米突(米)僅有一圖書館(一九三三年)，而各都會則建設殆遍。由以上各種言之，都市與農村間文化程度之差別，益爲明瞭。此不得不認爲五年計畫之最大缺陷。

五年後初等學校之建築費，計爲三億六千六百三十二萬盧布，與一般普通教育有連帶關係之初等學校之設立，僅占上額百分之五〇，其餘百分之五〇，預定其爲租借校舍及以舊有之學校，作爲二部交代之用。如此則其給與授業上以最應否認之影

響，姑勿庸論；特別爲冬期，農村之二部交代制，其弊害爲更多。蓋冬期白晝甚短，在太陽未落前，除第一部授業外，第二部授業殆爲不可能。因而第二部之授業，遂不得不於農村中暗黑燈光之下而實行之。以如此不完全之制度，其種種缺點，恐勿待余之記述。故新建設之經費，現今再補充二億盧布，實爲必要。而人民教育委員部從其不足的經費內支出此種補充費當爲不可能。該人民委員部經費極不充足，即將其所有之一億九千六百萬盧布全部支出尙爲不可能。其所以如此者，完全爲吾等未作充分之請求，而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遂編成上述之緊縮預算。

對於租借校舍同樣使校務上感覺非常之不便，蓋所借之校舍，原爲普通之住宅，因而對學生授業上欲爲適切之設施，殆爲不可能。

次述同樣爲吾人五年計畫上之缺陷。即關於少數之異民族教育，初等學校，文盲撲滅等教員之不足，及教員薪俸之不足等。此處別有二問題應爲詳述者，即與實施

一般普通教育有密切關係者之初等學校的學務支出，及經濟支出之標準問題。

當一九一四年，貝特爾布爾格州地方自治會，曾規定學務支出之標準，每人之比，當爲一盧布五十二哥；經費支出，同樣當爲四盧布五哥；兩者合計爲五盧布五十二哥。此種標準，即在當時亦被認爲最小之標準額。而在此種支出中，尙無一文補充的經費之支出。

一九一三年，莫斯科郡地方自治會，規定此等支出標準，每人之比，爲十二盧布十二哥。此等支出換算爲金盧布，約爲二倍許之增加，即在當時計算，以前爲十一盧布十四哥，而現則爲二十三盧布。

然而根據於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預定，五年計畫之標準，果爲幾何？列寧格拉州於一九二九年時，其學務支出，爲一盧布七十哥，一九三三年時則預定爲三盧布。同地其經費支出，爲自三盧布十哥，增爲五盧布。兩者合計爲自四盧布八十哥，增爲八盧布，縱令如此，而仍未達戰前貧乏時之標準。

在中部工業州，當一九二九年時，前者爲一盧布六〇哥，至一九三三年，則增爲三盧布五〇哥，後者各自其三盧布四〇哥，增爲六盧布五〇哥，兩者合計當爲十盧布五哥之數此與二十三盧布之差，相距甚遠。俄羅斯共和國其他各州，亦多類此，頗應重視。

最後對預算問題試爲一述。當今距國民教育發展之途，實尙遼遠。即各種部門，經過五年後之完成，尙未能達於戰前之標準，由上所述已甚明切。此則吾人不得不對於五年後國民教育事業應投之總額，特行喚起注意者也。

五年預算五十三億一千六百萬盧布中，俄羅斯共和國預算僅爲四十二億一千六百萬盧布，其餘之十二億，被交付於聯邦政府之預算。聯邦政府對此將同意乎？抑或對此再爲進一步之增加乎？是爲余所不能判定。然其實際之內幕，對此巨大金額將成爲其一種之威脅。

對於此項預算之緊迫，實基於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欲將五年計畫支出

減去一億九千六百萬盧布，而將愈益糾紛。對於教育之何種部門，應削減與否，爲余所不知，而人民教育委員部對此則將爲絕對的抗議。經濟計畫委員會之五年計畫案，如在人民委員會議而被承認時，是委託於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國民經濟及文化五年計畫之統制數字，爲根本的承認，並且彼將立脚於實際的物質狀態而行與人民委員會議交換其意見，以決定其所欲編成之今後確固的統制數字。

教育人民委員部已參加人民委員會議之審議而吐露其如次之意見。即對於國民教育之支出，欲爲增額之允許。人民委員會議將其審議之判定，委託於經濟計畫委員會，並委託其確定對於此項支出關聯之統制數字。此種決議，並非削減該項之支出，而實近於主張應行增額。然經濟計畫委員會當其編成五年計劃時，並未招待人民教育委員部。因而欲試爲機械的一億九千六百萬盧布之削減。根據於該人民委員部之意見，則云：自一九三〇年度開始爲適當之增俸時，教員平均薪俸增爲每月八十五盧布，已得有經濟計畫委員會之同意。

如增加爲八十五盧布時，而初等學校教員之補充金額，應爲一億盧布。又與此等教員須爲同樣並增之政治教育局勤務員，及學齡前兒童教育機關之職員等費合計，約爲五千萬盧布，如斯狀態，益使預算糾紛，並且益使經濟計畫委員會二億九千六百萬之削減，化爲無意義。

根據各州及地方之報告，一九二九年之預算支出，對於人民教育委員會之同年計畫案爲不合。即在此點言，預算案殆已成爲相當性之硬化。此種不適合之原因，由於預算支出方面，俄羅斯共和國約爲百分之一五之減少，而其他各州之減少，則約爲百分之二〇。

一九二九年，即國民教育五年計畫實施之第一年，成績全然不明。此蓋爲社會主義建設之意義，截至彼時，對於文化戰線尙未有影響之良好左證。

## 第九章。少數異民族教育五年計畫案之根本要素

人民教育委員長在文化五年計畫修正案中，對於少數異民族教育案會給與如次之訓令：『本代表對於修正案分爲如次之各項目，認爲少數異民族教育的專門部之設置爲必要。即甲，學齡前兒童教育機關；乙，初等教育；丙，高級學校；丁，勞働預備學校；戊，農科醫科師範科中等教育；己，初級職業教育；庚，現存高等教育機關之定員，及卒業生計畫分部門之高等教育；辛，文盲撲滅及政治教育之學校講習所制度。』

該人民委員長，更給與如左之訓令：『對於少數異民族教育案，本代表提議對建設學校與建設整個少數異民族教育，應特別注意。同樣在五年計畫之終結，應使文化低級的少數異民族之文化標準，努力向上，俾使全國各地保持平均標準。』

基於以上訓令，各地方各州及各自治州之國民教育課，已完全作成其應實施之計畫。而人民教育委員部代表，亦確認各該計畫之實施爲彼等機關之義務。

假定將來諸州中少數異民族教育事業不能發展，對此等機關及其指導者，應受嚴重之處分。

蘇維埃聯邦，各共和國之國民，其千人中非文盲之數率，爲如左之狀態（據一九二六年統計）：

烏克蘭共和國	四四九人
俄羅斯共和國	四〇七人
白俄羅斯共和國	四〇七人
薩，加夫加資共和國	二七八人
烏資伯克共和國	七七人
土耳其共和國	九六人

據以上統計，擁有約百分五〇之文盲的烏克蘭國，爲教育程度最高之國。以下爲白俄羅斯，薩加夫加資，土耳其各共和國，烏資伯克共和國則僅爲百分之十。

，是聯邦國民之大部分皆屬於文盲。

現在之工作，爲在歷史的最短期內，完成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建設之一問題。但此問題當其慎重決定時，吾人在最近的將來，不僅爲技術方面，即文化方面，亦負有凌駕歐美諸先進國之使命。如無適當之文化，不單爲教育問題，即社會主義建設之勝利，亦全爲無意義。然則吾人比較歐美各國，考察國民千人中文盲之數爲：

國別	數員	統計年數
德國	〇・四人	一九一一年
英國	〇・七人	一九一九年
合衆國	五九人	一九二〇年
法國	八九人	一九二四年
蘇聯	三九六人	一九二六年

又將蘇聯統計別爲都市與農村而加以觀察，千人中其非文盲者，前者爲六三三人，後者爲三四五人；後者爲百分之三四·五，即農村中約三分之二，均爲文盲。次將蘇聯所有教育機關在學學生與諸外國比，其比率如左：

合衆國	二五〇人	一九二四年
英國	一七五	一九二四
法國	二一八	一九二四
蘇聯	九二	一九二七

就上例言，在文化方面，吾人更應負有遠行凌駕資本主義諸國之重大使命。左表爲表示俄羅斯共和國內各民族間非文盲者之百分率（一九二六年統計）：

民族	男子	女子	全體
猶太人	八三·五	七九·三	八一·三
芬	七六·七	七四·六	七五·七

埃斯特尼亞	七三·六	七〇·五	七二·〇
波蘭人	七三·六	六三·二	六八·三
希臘人	六〇·六	四二·二	五一·四
德意志人	五八·二	五五·三	五六·七
烏克蘭	五四·三	二七·二	四〇·四
白俄羅斯	五二·四	二二·三	三八·三
大俄羅斯	五七·一	三三·一	四四·五

左列皆為最高度的文化之民族，居於中等文化程度之俄羅斯人，尚不及此。何則？蓋俄羅斯共和國內之俄羅斯人占全人口百分之七三·五，至其非文盲者之百分率，則僅為四四或五以上之數。

此外尚有百分之一六·二的少數民族存在，此等諸民族之文化標準，較共和國平均標準為低，但其非文盲者之數，較俄羅斯民族之數為猶少。例如韃靼人在俄羅斯

斯共和國，人口爲百分二·八，實數總人口約三百萬。加薩斯克人約四百萬，占百分比三·八，其非文盲者爲百文之七·二。莫爾他比亞人占百分一·三，約百三〇萬，其非文盲者爲百分之二二·七。邱哇休人占百分一·一，約百萬餘，其非文盲者爲百分三二·一等。

文化程度更顯然低級者，尙有極少數之民族。例如加巴爾金人非文盲者僅有百分之六·八，即男子爲百分一一·二，其女子則爲百分二·二。邱邱恩人非文盲者爲百分二·九，男子爲百分五·三，其女子則爲百分〇·三。巴爾加爾人爲百分五·二。印格休人則爲百分之九，其男子爲百分之一六·一，而女子則爲百分之一·七等。

根據上例，欲求一非文盲者超過百分八〇以上之文化民族而不可得，多數呈露整個民族全爲文盲之怪現象。

文化狀態既如上述，當吾人制定少數民族教育五年計畫之際，應如何使此低

級民族之文化標準提高，實有詳密考慮之必要。

次表為解剖各民族學校狀態之統計，及其民族對全國民之比率：

民 族	百分率	各種職業學校 中之學生數	大 學 及 專 門 學 校						
			工料	農科	師範科	醫科	經濟科	藝術科	
俄 羅 斯	73.5	70.4	75.4	70.2	79.6	76.5	67.5	17.5	
烏 克 蘭	7.81	3.2	2.4	4.1	2.8	3.2	2.7	67.5	
白 俄 羅 斯	0.63	1.3	2.0	3.1	1.3	1.6	2.3	1.2	
波 蘭 人	0.2	0.6	0.6	0.4	0.4	0.6	2.3	0.6	
德 意 志 人	0.8	0.4	14.6	3.9	8.6	0.6	0.4	1.1	
猶 太 人	0.56	6.4	1.46	3.9	8.6	11.2	18.0	22.3	
捷 克 人	2.82	1.4	0.1	1.4	1.7	1.3	1.1	0.3	
巴 西 克 爾	0.71	0.1	—	0.1	0.1	0.1	0.2	—	

加巴爾金	0.14	0.1	—	—	—	—	—	—	—
庫 庫 恩	0.32	0.1	—	—	—	—	—	—	—
加薩斯克	3.82	0.1	—	—	—	—	—	—	—
莫爾他比亞	1.32	0.6	0.2	0.6	0.3	—	0.1	0.1	—

根據上列統計，其主要民族俄羅斯人在職業教育機關中，占最優位置。即在工  
科醫科及師範科，對於全國民亦收比率以上之好成績。惟經濟科與藝術科，俄羅斯  
人對全國民之比率較為低下。

烏克蘭族在全民族中，占百分率七。八一。其在職業學校內，學生之比例率，  
為百分之三。二，誠為低率。在農科部門中不過占百分之四。一。

占全國民百分〇。五六之猶太人，在職業教育占百分六。五，在工科方面占百  
分一四。六，師範科為百分八。六，醫科為百分二。二，經濟科為百分一八，藝術

科爲百分之二二·三之比率。猶太人在諸高等學校之比率，相當其民族比率之十倍。占全國民百分之三·八二之加薩斯克族，其在職業學校與高等學校均無可觀。其他若莫爾他比亞，邱邱恩，加巴爾金等民族，與加薩斯克，同爲極貧弱之狀態。

若技術學校，勞働預備學校，職業學校，工場徒弟學校等，在文化低級的少數民族中乃一無設立。此等學校幾只限於具有文化民族之猶太，德意志及俄羅斯人。

俄羅斯和共和國之總人口，除自治共和國不計外，爲八千四百一十一萬七千人，其中少數異民族爲千四百七十六萬二千人，占百分之一七·五五之比。合自治共和國其總人口爲一億一千零八十九萬一千人，其中少數民族爲二千六百八十一萬九千人，占百分之二六·五八

只就自治共和國而言，人口爲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人，而以自治共和國爲主體之少數異民族，則爲百二十五萬六千人，僅占有百分率之一七·八。

左表爲記明各區及自治共和國內總人口及其少數異民族並兩者之比率：

區 地 方	總 人 口	少數民族人口	少數民族百分率
北 部 地 方	2,368,000	214,200	9.0
列 寧 格 拉 地 方	6,390,000	613,800	9.6
西 部 地 方	4,299,000	278,900	6.5
中 部 工 業 地 方	19,314,000	736,300	3.8
中 央 黑 土 地 方	10,825,000	1,706,000	15.7
比 亞 特 斯 克 地 方	3,463,000	837,000	24.2
烏 拉 爾 地 方	6,776,000	602,000	8.8
中 部 波 爾 加 地 方	6,779,000	1,629,000	24.0
下 流 波 爾 加 地 方	4,957,000	99,000	2.0
北 部 加 夫 加 齊 地 方	8,363,000	4,522,000	54.0

西伯利亞地方	8,688,000	1,920,000	22.0
遠東地方	1,881,000	706,000	37.5

依照右表，異民族最多區域為北部加夫加資，遠東地方次之，比亞特斯克地方中部波爾加地方及西伯利亞地方又次之。

各地方必須講究關於統一的少數異民族教育問題之特別方法。如果不設立專門的民族研究部，作成一般的計畫及提案，此事恐為不可能。蓋人民教育委員會代表之指令，曾謂吾人在最近的將來，須努力使文化低級之民族，達於各州各地方一般的文化標準，此為社會主義建設之進程中既經決定之問題，無庸贅言者。

就學齡兒童（八歲至十一歲）而言，相當國民百分率之一〇，即俄羅斯共和國該項年齡兒童數為千萬人，其在少數民族，亦有二百六十萬人。

學齡前兒童以百分之二推算，僅俄羅斯共和國當為千三百萬人，其在少數異

民族，當有三百十二萬人。

假定如是推算，在俄羅斯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除外）學齡兒童數為八百四十萬人，學齡前兒童數為千萬人，此兩種兒童數內之少數民族兒童數，前者推定為百四十萬，後者則為百六十萬人。

據以上方法推算，各地方及各區少數民族之學齡兒童與學齡前兒童，其詳狀有

如次表（單位千）：

北部地方	二二	二五·六
列寧格拉地方	六一	七三·五
中部工業地方	七三	八八·五
西部地方	二八	三一·四
中部黑土地方	一七〇	二四·〇
比亞特斯克地方	八四	一〇·〇

烏拉爾地方	六〇	七・二
中部波爾加地方	一六二	一九・四
下流波爾加地方	九九	一〇・八
北部加夫加資地方	四五二	五三・〇
西伯利亞地方	一九二	二一・三
遠東地方	七〇	八・四
(地方區)(八歲——十一歲兒童數)		(學齡前兒童數)
計	一・四〇〇	一・六〇〇

人民教育委員會案之少數異民族部門，乃單就初等教育，且只為主要國民而制定計畫者。然在學校定員之預定中，並非將一般初等學校之主要民族兒童，加以考慮，乃僅將學校中須教授以其母國語言的異民族兒童之數，加以計算。

根據如此之法規，在初等學校內少數民族兒童之員數，其逐年增加之途徑如

次：

一九二七—二八年

四三〇，二二八人

一九二八—二九

四六二，二六五

一九二九—三〇

五〇四，一九〇

一九三〇—三一

五七六，八〇〇

一九三一—三二

六六一，〇六〇

一九三二—三三

七六五，五二〇

按以上增加之順序，則居住於俄羅斯共和國內（自治共和國除外）少數民族之兒童，至五年之終，預定能用其母國國語教授者，僅爲其一倍有半之數。

現在政府既發布實施全國初等義務教育之命令，而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指令，又會謂五年後，應使少數異民族之低級文化與其他各州之平均標準相等，故吾人須提起應如何使文化落後的少數異民族之學齡兒童全部得受教育一問題。而彼等

之教育，必須應用其母國語言，此又爲當然之事實。今將各自治州初等學校第一級授業狀態試爲分析。例如果米自治州，其授業應用之語言，百分八·六爲母國語，百分四九·九爲母國與他國之混合語，百分一·五爲俄羅斯語。波特斯克州內則用母國語者，爲百分二·六，用母國及其他混合語者，爲百分八六，用俄羅斯語者，爲一一·四。又瑪利斯克州內，用母國語者爲四九·九，用母國語及其他混合語者爲四六·四，用俄羅斯語者爲九一·四。奧拉特州用母國語者爲一二·六，用母國語及其他混合語者爲三一·七，用俄羅斯語爲五五·七。○北部加夫加資地方之自治州，用母國語者爲三九·五，用混合語者爲四九·四，用俄羅斯語者爲一一·一。

所有各異民族州中，用母國語言授業能及一半者，尙無其一。如波特斯卡耶州及加利木加耶州，用母國語言以學習之兒童，則等於未有。而在波斯克州內，用母國及他語言混合授業者，其比率爲特大。反之加利木加州，用混合語授業者，則幾乎無有，而用俄羅斯語授業者，則爲百分九一·四。

吾人最認爲憾事者，卽用何種程度之混合語，以教授異民族，始能滿足其欲望？卽在實際上，彼等母國語與他國語之教授，須爲如何狀態之實施？關於此等統計材料，尙未能搜得。

根據於以上統計，在初等學校用母國語授業一事，爲一最大之問題，已極明瞭。且將來事實上，此等方向之轉換，又爲必然的問題。然而於此必須注意者，當各自治州實施其初等義務教育時，對於各文化低級的異民族，發生一大困難。第一，當實施教育時，則需要通曉各種民族語言之多數教員；第二，各州文化程度非常落後，當爲一大障礙。爲明析以上事實起見，請玩味次述各自治州（俄羅斯國內）中非文盲者之比率：

果米州

三九·五

波特斯卡耶州

三三·〇

果利斯卡耶州

三六·九

加蘇木斯加耶州	一七·三
奧拉特斯基耶州	一三·一
阿德干斯加耶州	二八·四
印格西斯加耶州	八·八
加巴爾金巴爾加爾斯基耶州	一四·二
加拉茶耶夫斯基耶州	一一·一
北部奧勒斯基耶州	二七·四
邱爾凱西加耶州	一三·六
邱邱恩斯基耶州	四·五

吾人若非將此種障礙消除，則計畫絕不能有所中止，且中止斷然為不可。因而作成各自治州及各低級異民族間文化政策之具體案，並且使其確定化，然後盡全力以求貫徹。

當實施異民族地方初等教育時建設學校問題爲一大難關。據余目前之調查，現有校舍，幾全爲不堪使用之狀態。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曾舉行之學校統計，其第一年級學校校舍之調查有如下之表示：（參照次頁之統計圖表）

各自治州之校舍，多半爲不堪使用者，因此需要大修繕者，頗爲不少。能完全使用之專門的校舍，更爲少數。加之各自治州學校，多半爲租用民房（簡稱曰借家）。例如果米州其百分五〇爲借家，瑪利斯加耶州爲百分三七，波特斯加耶州爲百分四一。九，邱爾凱斯加耶州爲百分六六。三等。據此，各自治州之學務事業，吾人深感爲一大破局，而急須整理。因而於此又得一結論，卽自治州中少數異民族居住區域內學校之建設，應特別注意，蓋無有學校，而欲低級異民族間，實施初等義務教育當不能行。

各自治州	調查建築 物之總數	其中需要 大修繕者	完全不能 使用者
果米	三三二	一〇二	九一

瑪利斯加耶	四八八	二二二	八三
波特斯加耶	五八九	二六九	一五二
加利本斯加耶	一四六	六二	二一
阿德凱斯加耶	一四二	五四	三四
印格西加耶	三一	七	四
加巴爾金巴爾加爾斯加耶	一七四	五六	六四
加拉茶夫斯加耶	六〇	二一	一三
北奧塞勒斯加耶	一〇六	四四	三三
邱爾凱西加耶	三九	八	二〇
邱邱恩斯加耶	一〇七	九	五七
奧拉特斯加耶	一〇四	五七	三〇

居住於俄羅斯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除外）內之少數異民族，其學齡前之兒童數

，爲百六十萬人。據人民教育委員會組織計畫局之預定，至五年之末，兒童庭園，兒童之家共能收容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人，兒童遊戲場能收容十萬七千九百七人，如此共收容十七萬六千五百十人，即爲收容學齡前兒童數之百分一一。

各州及各地方，對學齡前兒童政策之計畫，有如左狀。（請參照左列之圖表）

將此種計畫案，與少數異民族學齡前兒童總數互相對照，則計畫案爲如何之不完備，極爲明白。因此吾人現在須整個使少數異民族學齡前兒童之收容率，定爲百分二五，即由預定之十七萬，增加爲四十萬人，此爲吾人最少限度之使命。

然當實行此種使命時，實際上當感覺學齡前兒童之適當的指導者之不足。如以指導者一人擔任指導兒童三十人時，四十萬之兒童，則一萬三千人之指導者，殊爲必要。

區	兒童庭園與家庭		兒童遊戲場	
	1930	1932	1930	1932

北 部 地 方	400	600	800	1,320
列 寧 格 拉 底 州	1,600	2,850	2,350	3,500
西 部 州	700	1,200	1,350	2,080
莫 斯 科 州	250	600	850	
尼 日 洛 洛 德 斯 克 地 方	1,500	3,500	1,950	4,250
中 部 黑 土 州	2,000	5,000	2,500	10,000
烏 拉 爾 州	550	1,650	915	2,680
中 部 波 爾 加 州	2,250	6,500	4,100	10,740
下 流 波 爾 加 地 方	2,050	5,150	2,850	7,400
北 加 夫 加 費 地 方	8,750	26,600	34,305	49,565
西 伯 利 亞 地 方	2,400	6,580	400	10,370

遠東地方	1,100	2,450	1,700	3,945
全俄羅斯共和國	23,550	62,630	47,270	107,970

養成學齡前兒童教育機關之職教員之適當學校，雖至今日，在全國中猶為極少。至於少數異民族，則更為缺乏。今為養成此等教職員一定之員數，又須特別建設若干專門講習所及分校。然而此等職教員之幹部，則又均以各民族分別養成為相宜。

五年末期，落伍的少數異民族之文化標準，應行提高，使其與文化較高各民族各州之文化標準平等，此為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訓令，其意義果安在耶？

自俄羅斯共和國言，此訓令確為指明如次之意義。即須將文化低級之各區，使其達於共和國之文化標準線，同樣須將文化低級之少數異民族，亦使其達於平均的共和國之文化標準線。因而此項計畫之設施，應當強制執行。

基於此種見解，而試檢討與此相關之問題，關於教育事業之各個部門，可為如次之描寫。例如俄羅斯共和國（自治州除外），一九二八——二九年度，高級學校之五六七各年級，收容數為八十五萬人，其中少數異民族之子弟，則僅為十萬一千人。俄羅斯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除外）之總人口，為八千四百一十一萬七千人，高級學校五六七年級之學生數，對國民千人，為一〇・一之比。

若俄羅斯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除外）內，一千四百七十六萬二千人之少數民族，其係數亦使為對千人一〇・一之比時，則五六七各年級少數民族學生數，非現在之十萬一千人，而應為十四萬九千人之收容，乃當然之事。

然而人民教育委員部五年計畫案，當該案終期，高級學校五六七各年級之學生數，預定對國民千人為一三・五之比，如此則少數異民族該部中學生數，不得不為十八萬九千人。

若以第八九年級為例，一九二八年度，該級學生數為十三萬八千人，即對千人

爲一五人之比。第八九年級中少數異民族子弟爲一萬七千人，如以對千人爲一五之係數加以計算時，則該級少數異民族學生數，當爲二萬二千人。

從此等事實言，少數異民族間高等教育普及之程度，較共和國爲如何之微小，當爲吾人所認知。

次及於職業教育機關，當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大學及專門學校之學生總數，爲十萬八千二百一人，即對千人爲一·二之比例，在此內少數異民族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名。如此對千人爲一·二之比例而推算，則大學及專門學校之異民族學生數，當爲三萬二千人。

勞働大學技術學校等狀態，截至當今之總計，皆有幾分之好成绩。前者爲三萬八千三百八十人，其中異民族爲一萬零二百四十名。但如依相當之比例合計，則應爲一萬零七百二十七人。後者爲十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二名，其中異民族有二萬零百七十二名，此對於其比率相當數一萬九千八百名爲若干之突破。反之職業學校與初

等學校之勞働者之學生數，則有極大差異。例如職業學校中勞働者之學生，爲五萬四千零六十五名，其中屬於少數異民族者，則爲四千七百五十七名，此爲對於千人爲〇・六之比率，而其相當個數應爲八千八百五十七名。

初等學校中勞働者之學生數，爲五萬三千九百四十五名，其中三千六百十四名爲異民族。然而若欲達平均共和國之統計，則異民族學生須爲八千七百五十名。

目下情況，少數異民族之職業教育，對於其他之一般教育，甚爲落後。即俄羅斯共和國內居住之少數異民族與其學生數，完全未得均衡之狀態。

當吾人對俄羅斯共和國全體及少數異民族適用同一比率之際，下列之事實，須加以注意。即少數異民族中文化高級的波蘭人，德意志人，希臘人，猶太人，芬人等，在此等國家對總人口，固爲微少之存在；而其反面，於高等中等教育上，則表示非常之好成績。吾人如考慮此種現象，當將少數異民族之文化，使其向共和國之平均標準線接近更爲必要。

當實施少數民族教育時，關於其一般的幹部，及或種限定範圍之教員，或特殊的教員之問題，特別為重大之事項。

如依照組織計畫局之算定，五年後少數民族師範學校內學生收容數，約增加為二萬七千人，少數民族技術學校之全定員，則為六萬八千人，其卒業者預定為八千一百三十人。此種數字，均極不充分。何則？蓋在五年計畫中，既云規定少數民族間實施初等義務教育，並認為必行，是四萬人之教員，殊為必要者也。

假定兒童之半數為用母國語授業，則通曉各種民族語言之教員二萬人為必要。少數民族師範學校，僅有八千餘人之卒業生，已如上述。又以教員之不足，而就能緩和師範學校卒業生之高級學校的「第三孔齊特爾」（類似師範科），加以思考，則知在此情狀下，對「第三孔齊特爾」，亦不能有任何之期待。即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內，第三孔齊特爾從事一萬八千人之少數民族之教育。假定將其卒業者以全定員中百分一五——一七計算時，則由第三孔齊特爾卒業者，得為四千人。而卒業者

其中不僅爲實際之教員，實含有多數之專門家。結局吾人必須增設少數異民族之師範學校，或教員養成所。尤以建設大規模之一年二年制之講習所爲必要。如不採用此等方法，而欲在各少數異民族之州區，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制度者，是根本未得議論之要領者也。

次就少數異民族技術學校中農業醫學校之計畫案加以檢討。五年後前者預定卒業生爲四千七百十六名，而後者則爲一萬二百四十二名。此二者之任何一項，亦不得認其爲完全無缺。當全國極感農業專門家不足之際，則少數異民族此項人才之缺乏，將更形顯著。現在少數異民族地方農業之集團化，正呈露其可驚的進展之勢。又各異民族共和國及其他各州國營農場「給岡特」（譯音一種組織之意）已經組織，現在各異民族地方之需要農業專門家問題，是已趨於尖銳化。因此，第一，須將從來之計畫案，力求擴大；第二，須採取從來未有之手段，將少數異民族之大學專門學校及農業學校卒業生，作爲幹部，使其在本籍區域內，努力工作；第三，須建設少

數異民族之速成農業講習所，農業職業學校。此外對於大眾的繼續教育及農業專門家之養成，亦須努力。

關於異民族技術學校中醫學校之計畫案，五年內其一般收容數為六千一百六十人，其全額數為一萬二千名，卒業者為九百七十名。吾人於此頗有附言者，即少數異民族學生，在大學及專門學校者，為數極少。而醫科方面，其全卒業者則不滿百分之五或六。且此等卒業於大學或專門學校之異民族幹部，往往不歸其本籍，而多數寄居於都會文化之中心地，以度其無有意義之生活。至各異民族間醫學教育之實狀為如何之陋劣，亦為至明。即就異民族地方傳染病，疾疫及惡性病魔，為非常活躍之流行，已足證明各該地方醫學教育為急務中之急務。因而此項計劃案，須加以修正，使其有強制性較為相宜。如使各異民族區域內之各種學校，對於異民族出身之學生，須在其卒業後若干年內，課以一定之義務。又如使各異民族區域內應直接謀求增設醫學校。

農業職業學校之計劃案，亦爲同樣之貧弱狀態。二十四民族中之任何一民族皆因此案而被束縛。一九三〇——三一年，農業職業學校之預定數爲四十六處，定員爲一千三百八十人。及一九三二——三三年時，定員數預定爲三千六百八十人，卒業者爲一千五百人。今後如當五年計劃修正時，須注意使此農業職業學校，及其定員卒業者同爲極度之增大。蓋此亦爲異民族區同樣迫切之需要故也。

少數異民族之文盲撲滅，有如次述。五年後計撲滅文盲預定數爲四百八十五萬四千人，即當今之文盲三百六萬人行將撲滅乎？此爲只就多數主要民族而加以考慮者。若其他少數民族，依據普通方法，而文盲果得撲滅乎？雖抱此等預想，而固未曾加以如何重視也。然於此應爲注意者，即俄羅斯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除外）其少數異民族爲一千四百萬人，而其中文盲即在六百萬以上。各民族之文盲率，平均較共和國文盲率尙遠低者，除猶太人，波蘭人，德意志人等少數民族外，其他異民族擁有百分二五以上之非文盲者，實無一族。例如加利木斯克民族，其非文盲者，僅爲百分

一〇・九，加巴爾金族爲百分六。八，加薩斯克爲百分七・二，那加伊斯族爲百分七・一，巴爾加爾族爲百分五・二，邱邱恩族爲百分二・九等狀態。卽少數異民族均擁有大部分之文盲。

實施少數異民族文盲撲滅問題，必須先將主要民族與其他民族之畛域化除，對於文化落後各民族之文盲撲滅運動，更須加緊進行。因此，計畫之預定案須另爲補充之增訂，又只能承認可以激增者爲第一義之預定。

少數異民族文盲撲滅運動之實行，當然遭遇初等學校教員及該項運動指導者之不足。然而此種情形，假定在少數異民之指導者及教員爲百分之百，吾人使所有之教員分担文盲撲滅之工作。我少數異民族共和國內幼兒教育機關，既擁有百五十萬之兒童，他一方面又須撲滅至少有六百萬之文盲，深恐此種文盲撲滅事業之完成爲不可能。

因此，異民族之文盲撲滅指導者之養成之問題，乃最重要，且須認其爲有第

一義的使命。此項問題應迅速實行，並且不問屬於爲任何民族之智識階級，即多少脫離文盲境域之少數異民族，亦須使其有參加所有異民族文盲撲滅運動之方法。關於異民族文盲撲滅者之資格，不僅限於會受中等教育者，即僅修完初等教育者及能讀能寫者，均得參加，並務須邀請其參加。所有文化的力量，所有非文盲的國民，須迅速計算，並編入於此項運動程序之內。關於少數異民族文盲撲滅者之再養成，須設立多數講習所，須使都會及其他各地安閒於文化中心地之少數異民族之教員，爲普遍的動員，因而可以將彼等派遣於異民族區，以從事於工作。爲實行此項政策，共產黨青年同盟，勞動組合，及學生協會等各機關，均應加以助力。

爲實施上述政策，又隨而發生若干之障礙，如言語問題卽爲障礙之一。各異民族學校中用母國語教授一事，尙未完全普及，此處有明確說明之必要。對於初等學校之兒童，僅用其他民族之語言教授，是爲不可能。因而用自他混合語之教授問題，因而發生。在學校必須使用混合語者，乃借口於只有學習母國語可能之兒童，

同時亦須令其對於全國最普遍之語言，亦能通曉之故。然而於此有須預先說明者，此處所謂他國語，殆盡指俄羅斯語而言，即如果不能獲得俄羅斯語言之工具，而僅畢業於農村學校，若欲教養自己，啓發知識，乃非常之難事。別一方面，如授以混合語，則修業期限，成爲問題。學校內授業之語學，如爲一國語時，其修業年限爲四年制，假定爲混合語或二國語時，則四年制將不充分。

因此，五年制之探討，乃有必要。

第二之障礙，爲關於學生及教師物質的障礙之問題。當實施初等教育與文盲撲滅運動時，一般共和國對此項之支出，及其規定之工資標準，即在地方一般之標準上，亦幾於不能承認。教員及文盲撲滅者在此異民族區，從事於工作，即欲如其他區域內教員及勞動者所受之工資，亦爲不可得。於是少數異民族之教員，文盲撲滅者，及從事於學齡前兒童，教育機關之勤務員等，工資提高，遂成爲問題。在異民族區內，其工資之提高，姑無論爲多爲少，自同區之勤務員言，實無異於一種獎勵

或刺戟。學務費及經營費須同樣增額，其所以然者，蓋因工作之性質上有考慮特殊條件之必要故也。此外在同區內之必要者另有數事：一爲須供給數種國語之教科書；一爲設立學校時，須准備附設寄宿舍；一爲整備易於移轉於各區之學校，及文盲講習所等。

少數異民族之高等教育爲如何乎？此部門之計畫固有許多困難，然而吾人應克服其困難。高等教育問題應從二方面加以檢討：第一在異民族區內須直接創設高等程度之學校，即對於原有之大學或專門學校爲獨立的性質，而建設其附屬之專門的異民族分校；第二關於大學及專門學校之一般收容數，須加以適當的限制。各大學及專門學校依照一定比率，而加以或種制限，其事爲可能。如對第一或第二莫斯科國立大學，帝米利耶載甫斯克農學院或其他農業專門學校各種醫科大學等之入學證衡上，在某種一定比率內，須使異民族學生得入學校。然而對於設定此各種民族之一定比率，以其爲義務實施之故，應以得政治教育施設管理局，國民教育課及大學

專門學校之特別贊許而後方可。然此等手段猶不得認為無憾。

此外，對於大學或專門學校卒業生，須課以對其本民族或與其使用同一民族語言之區內為若干期間之義務服務。為貫徹此項宗旨，政府應制定特別法案。

當編定異民族教育五年計畫時，而目下之出版問題，民族藝術問題，民族文學問題，及廣播影戲之民族語言問題等，尙未曾立案。此等問題之適宜的立案，又為一最困難的問題。然而當今因此等問題實施之迫切，其計畫之樹立，已感必要。當今吾人須與中央出版部協力，其預定之計畫案亦有考慮之必要。因而對中央出版部須提示以適當的文學之出版，特別為適當的語言之定量的教科書之出版的要求。復次，吾人須說明出版事業之組織與民族語言之意義。所謂出版業者，即將各異民族區內實施文化政策之本質的基礎材料，置於念頭，而表明其對於出版業之各種要求及希望。

廣播器及影戲對於民族語言能活演其重大之功能。各種影戲機關及中央廣播局

對於文化方面之研究，學術的民族電影之製作，各民族語言在廣播上之應用各問題，均須爲定期之研究。斯業苟有適當之發展，則廣播影戲對低級民族文化之提高，當愈能發揮其偉大之功能。又爲緩和教員之需要及補助文盲撲滅者之不足，亦爲廣播與影戲之功用。最近藝術正值企圖試行展進之時，民族的藝術問題及文學問題，藝術部更應加以審慎之檢討。

吾人對政治教育局之學校及講習所之組織未曾爲何等敘述，又對於增設圖書館，發展俱樂部，增設勞動大學共產黨大學，及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等問題，同未述及。然此等問題在五年計畫案實施中，當各有其應收之結果。但吾人爲希望各州均能達其預定之平均標準點，則實際上須爲如是之努力者也。

少數異民族教育案之實行，固有其至大之困難。然爲此種事業之完成，異民族區域之國民教育課，應迅速努力實行。此外各州及各地地方之國民教育課亦當迅速着手，抑唯有在各自自治州及各異民族區之國民教育課適宜的指導條件之下，此種事業

之實現方爲可能。抑中央及各地地方異民族之智識階級，均使其參加此種事業，此種事業始能徹始徹終，底於完成。

爲完成此事業，有一根本的要求，即所謂對中央統計院之要求。中央統計院，爲判定計畫案時應給與吾人以明確認識此項必要之材料的機關，但截至今日，該機關對一般國民教育事業，其功績爲至小。至對於少數異民族教育之事業，則幾於毫無貢獻。因此，自中央統計院方面言，爲適應此種要求，其方向之轉換，今後實爲必要。

關於各民族各種之提案及決議，目前暫不詳述。對於財政事項，因其必須計算，故亦未述及。假定吾人從國民教育課得有完全之統計材料，則少數異民族教育五年計畫案或可編成。假定此案雖未能如預期之完美，但要可爲將來立案之綱領。即此案縱令其爲第一次的初稿，苟能全成，實無異於最寶貴的文化事業之完成。

## 第十章 文化革命與初等義務教育

爲實現真正的文化革命，應有數百萬乃至數千萬羣衆之參加，此爲吾人所以想像者。如斯之文化革命非基於國家命令而推行，乃由數千萬勞働者自己覺悟文化革命實現之必要，從其內心深處發生之要求而構成。

列寧論一般的革命問題曾云：「數千萬之羣衆膽敢向革命邁進者，非由於任何人之命令，乃國民陷於絕對生存危險之時，不可避免的窮乏與困難，如潮水洶湧襲來，而其時之高壓與強制力，反足使舊制度之障壁破壞，因而同時創造真實之新生活又爲可能。當是時，數千萬之羣衆，始爭前恐後，捲入於革命高潮之中。」

吾人目下正爲遭遇前述窮乏與困難之襲擊，而捲入於文化革命之高潮。試舉當今迫切重大之問題，如養成國民經濟建設幹部，如迅速實施撲滅文盲政策，如推廣全國義務教育，如提高勞働階級之文化標準，若有一不成，均可直接間接威脅我社

會主義建設之成功。

共產黨中央機關報曾揭次述之社論，立言警醒，足資注意。

『迄至今日養成工業建設之幹部問題，猶未得解決，因而工業化問題，吾人遂不得認為即行解決。蓋所謂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在工業方面為並駕齊驅，甚或超越而凌駕之，誠為吾人所懸之目標。但今日之成為問題者，為何人如此計畫，何人將如此執行？』彼更續而言曰：『換言之，為社會主義建設，無產階級幹部之養成與充實之一問題，乃橫亘於社會主義前途之一大難關。此難關吾人必須征服之。直接威脅於社會主義之建設者，即幹部之不充實。此為我社會主義鬪爭線上最大缺陷之一，應大加注意者。』

憶列寧對協同組合之普遍化，別有名論。彼曾有云：『所謂完全的協同組合化，即為吾人完全立脚於社會主義的基礎之時。然而完全的協同組合化云者。（文化革命不完成，則協同組合之完成，為不可能。）包含有農民文化化之意義。自吾人言，為

建設完全之社會主義的國家，只有舉行文化革命，始得充分實現。」

吾人現在之發展，國民經濟之工業化與集團化，固呈空前之進步。然而其前途之障礙，畢竟仍由於國民經濟必要幹部之不足與廣大的勤勞羣衆之無有文化的陶養。苟依列寧氏之名論，對吾人目前之工作應加反省。

幹部不足的恐慌尖銳化，乃促進吾人文化建設方向轉換之事實的好證明。蓋當今文化建設全戰線之各種進程，應使其更爲充分進展也。所謂學齡前兒童教育政策，所謂初等義務教育實施等偉大的工作，至今尙未能解決，文盲撲滅與幹部不足仍依然如故。苟如此遞演，雖次期之五年計畫，對於社會主義建設幹部的恐慌之問題，恐仍不能爲圓滿之結束。

一年前文化革命之必要，尙不如現在程度之顯明化。例如在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猶規定全聯邦義務教育之完成期爲一九四〇年。又彼時欲證明五年計畫中，預定之文化建設，其進程爲不充分，且較國民經濟發達爲落後一事，亦非常困難。

然而當今在五年計畫實施之第二年，國民經濟之進程已遠行突破五年計畫之預定。別一方面在五年案中規定既不充分之文化建設部門，即此而亦未盡見實行。加如暴風雨式之突飛的國民經濟之發展，其對文化的要求更爲迫切，特別爲關於高級中級資格的幹部之要求，呈一日不可等待之形勢。故當今五年計畫案中關於國民經濟與文化政策的不備及缺陷，遂爲社會所公認。

吾人既以凌駕資本主義國家爲目的，以吾國目前文化低級之狀態，及促進文化發展進程必要的幹部不足之缺陷，誠爲吾人一大苦惱。文化對國民經濟發展能有如何之貢獻作用，就北美合衆國經濟發展之實例觀，不難明瞭。美大總統胡佛爲委員長之失業對策委員會之審議報告書「合衆國經濟界最新之變化」，足資參考。

該報告書會有如次之記述：「一九二二年以來，鑛業年產爲百分二·五之增額，製造工業爲百分四，運輸業亦爲百分四，至穀物生產如以豐年之一九一九年爲計算標準，一九二二年爲百分一〇二，一九二五年爲百分一〇四，一九二七年爲百分

一〇六之增額。將來或有較此速度爲更進展之生產，亦未可知。但以本委員會考慮可能之限度內，此種生產發展之進程，實爲自有人類以來所未有。」

美國資產階級其國民經濟年爲百分之二·五或百分四之增加，彼引爲驚異之發達，觀以上舉例，當可瞭然。而我國國民經濟發達之進程年爲百分三〇乃至三五之增加，以比美國則不啻爲八倍乃至九倍之多，此爲今日之事實。

然彼美國對文化發展之進程如何？就一般人皆知之例，試爲有趣味之引證。「國民之協力第一先使國民教育爲驚異之發達，吾人每年關於公私之教育費支出美金二十五億圓。十年間此項費用，將增爲百分之二五〇。單科大學綜合大學關於免費授業之支出，十餘年間已增爲百分之三五〇。」

合衆國工業發達之進程，假定其十年間增爲百分四〇，國民教育支出同樣亦將爲百分二五〇至三五〇之增加，是較工業發展爲八倍至十倍之增加。然彼合衆國文化發展之進程不唯爲最近五，七年間之事；即在從前亦較國民經濟發展之進程爲遠

優。

反觀我國，國民經濟與文化之發展進程，與合衆國恰相反對。五年計畫中文化政策之預算，在此最初二年，殆爲未曾支出之情勢。例如俄羅斯共和國其未支出之部爲百分之一〇及一二。該共和國文化建設之五年案本爲不完全的立案，其預算制定時即含有十二億四千萬盧布之漏卮，乃此最初二年間，對此漏卮，分文未曾填補。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應國民教育之要求，規定由社會發議，籌集工資基金之預算額爲十二億盧布，乃此最初之二年，則全未照辦。即就此例言，文化革命戰線之一切，從未爲順調之進行，不難印證。

合衆國對國民教育年支額爲美金二十五億圓，換算爲盧布，相當俄幣七十億乃至八十億之額。即等於俄羅斯共和國五年國民教育總支出額之一，五倍。由此足見我國文化對資本主義國爲如何之落後，況合衆國及歐洲諸國幾於爲無有文盲之國家，而我國尙擁有百分四五之文盲乎？至於義務教育，德國於一七九四年，瑞士於一八

四二年，美國於一八五二年，意大利於一八七七年，英國於一八八〇年，均已着手實施，而我國至今則仍未舉辦。

現在一般無產階級與政府之所有言論機關，對文化建設問題已表示有特別之興趣。並且進而企圖為文化革命方向之轉換。是文化革命已開始其進程矣。但其進程之速度，則仍為遲遲其行，吾人今日所要求者為文化革命瞬息間須為數十倍之猛進。

一九三〇—三一年度對八，九，十歲小學兒童開始實施義務教育，為文化革命勝利之第一步。然而橫亘於義務教育制度實行之前途者，尚有多數之難關。其一為財政問題，聯邦果實施義務教育制度，則以後四年間，四十二億五千盧布之預算實為必要；但此種莫大支出應填補之財源。頗不穩固，苟一有意外，則此重大政策，中途夭折，亦未敢定。其二為教員問題，即實施義務教育之時，每年需要新教員數十萬人，以如此多額之教員，師範學校及教員養成所雖全部供給，亦為不可能。

然此問題或可採用講習所及函授辦法，以爲速成應急之需。

因爲現在教員薪俸之薄，教員苟退辭而他求，恒可得較多之報酬。此種動態之惡化傾向，遂又成爲教員問題之一大威脅。蓋當今教員無有獎金辦法，彼等轉爲會計或事務員者，已爲不少。因教員薪俸之薄，兼因高等中等學校學生額數不足之故，雖師範學校學生待遇較其他工業學校農業學校待遇稍優，而彼等升入師範學校者爲數並不增多，此又爲教員問題之第二威脅。

故此刻應慎重考慮者：一爲教員薪俸之迅速提高，一爲師範學校公費制度之迅速充實。

當實施義務教育時最重大問題之一，爲從來未曾詳悉籌畫之建設學校問題。建設學校事業，在今日仍然毫無成績。關於此項之預算，無論爲國家及地方，距國民教育要求滿足之程度，均相差甚遠。至於地方上對建設學校一事，更爲無計畫。甚或在某種情形下即對建築學校之少額預算，事實上亦不肯支付。

現在初等學校學生中途退學數及落第數，均呈極高率。國家既對貧民子弟有補助學費辦法，應毅然力謀費額之增高。

實施義務教育制度，及努力文化革命，均要求巨大之力量與物質。國家及地方預算，對文化政策均應決定增加其支出額。然文化革命之實行，絕非僅國家及地方預算之增資，即得奏功。蓋必以國民教育機關作為文化革命之參謀本部，而後策合勤勞羣衆之人力與財力，為貫徹文化革命而舉行總動員。因而在勤勞羣衆援助與積極參加之下，文化革命之進程，始得為迅速之發展。

實施義務教育問題，今已與幹部養成及文化修正兩案之事業，為保持其均衡，而重新制定一種方案。蓋幹部養成五年計畫案及一般義務教育實施問題，同為整個文化五年計畫中樞要部分之故。

然而關於實施義務教育問題，目下仍未有明確之觀念。聯邦及各共和國對此亦無統一的規定。但義務教育之實施問題，乃文化革命上負有最重要使命之一種發動

機，吾人必須公認，無有猶豫之餘地。

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所規定之義務教育實施年度如下：烏克蘭——一九三三——三四年，白俄羅斯——一九三四——三五年，後高加索——一九三五——三六年，俄羅斯共和國——一九三六——三七年，烏資伯克——一九三九——四〇年。

當第五次聯邦蘇維埃全體大會時，已制定國民經濟與文化建設總案，而經濟計畫會為增進文化建設及義務教育實施之進程，遂對文化建設，特別為義務教育，曾為一種適當的修正。

至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對其本國實施義務教育之舊案為如何？據該案規定之計畫，該國義務教育至一九三四——三五年年度實施可以完結。蓋該人民委員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制定如此之法律。據該法律一九三〇——三一年度時，對都市，工場地帶，國營農場，集團農場，集團經濟化各區域之八歲兒童，均須實施義務教育。至其餘各地，預定為一九三一——三二年開始實行。

一九二九年九月該共和國政府亦曾制定義務教育實施令。此種法令乃由政府委員二三週內所制成，其內容略與前述相同。即「自一九三〇—三一年起，農村中社會主義化之區域，都市與勞働者居住地帶內，凡八歲以上之兒童，一律實施義務教育，其他各地方自一九三一—三二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

此外如全聯邦會議席上，討論文化五年修正案時，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曾提議自一九三〇—三一年起，應力謀全國八，九，十歲之兒童，能受義務教育，該委員會至今猶如此主張。

更有此比較爲完密之別種提案，即自一九三〇—三一年起，一方面對八歲之兒童實施義務教育，同時對九，十歲兒童因任何原因以前未得入學者，須保障其入學。此辦法除文化程度特別低級之異民族外，務使其普及於全國。

最後對既在初等學校曾受教育之九，十歲兒童，亦規定自一九三〇—三一年起實施義務教育之提案。

以上各案對義務教育實施之根本規定，皆意義漠然，欠缺明瞭。然目下該問題之單一的規定，其方針恐尙未定。果然，義務教育之實行，必爲互相牽制紛亂錯雜之勢。苟如此，吾人當不可一日忍，必使其即日消滅而後已。

蓋所謂社會主義的建設之進行者，並非僅爲急速完全實施義務教育之一事，乃使比較多數之兒童能受義務教育。即受教育之兒童學齡不必限爲八歲，更不必問其既往是否曾經就學，務令一般九，十歲之兒童，均能得受教育爲必要也。

若實施義務教育，將九，十歲兒童除外，或設一種制限，是殆不察事實。我國多數之兒童縱令其爲非文盲，殆亦爲半文盲，凡此類兒童，殆皆有受短期學校教育或代用的教育之必要。因此故，聯邦經濟計委會在全聯邦會議席上討論文化五年改正案時，所提之義務教育實施案，尙得認爲正確。

假使義務教育實施只限於八歲之兒童，則此制限外之兒童將有若干？試以俄羅斯共和國兒童爲例，而加以檢閱。一九三〇—三一年度，同共和國兒童總數一千二

十萬一千人，其中八歲兒童僅占二百四十三萬五千人，而九歲者為二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十歲者為百九十萬一千人，十一歲以上者為三百六十五萬九千人。

關於兒童數之調查，聯邦經濟計委會與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員委員部之數目各異。例如關於俄羅斯共和國八，九，十歲兒童之調查數有如下表：

年次	聯邦計委會調查數	人民教育委員會調查數	差
一九三〇—三一	九·九七七	一〇·二〇一	二三四
一九三一—三二	一一·一五七	一一·六一二	四五五
一九三二—三三	一二·一三九	一二·五八六	四四七

經濟計畫委員會調查數何以減少？因其將二，三，四級中途退學者除外之故。然其方法不得謂為正確。何則？蓋在義務教育實施之下，自一九三一年起中途退學者必使其減為最少限度，因而至五年案之終末時，二，三級中途退學者當無一人，只四級中之一小部將仍有中途退學情形。

復次，如依照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之調查，一九三〇—三一年二級中途退學者預計爲百分之八，同年三級爲百分一六，四級爲百分二五。一九三一—三二年時，二級爲百分一，三級爲百分八，四級爲百分一六。一九三二—三三年時，二級三級爲零，四級爲百分八。此蓋得謂爲義務教育之結果也。中途退學者雖云爲百分一之數，然由數十萬兒童計，則其數當然不可輕視，是以第一級之兒童教育，在國家方面應特別重視。教育之效果，不可不努力使其增大。

對於八，九，十歲兒童實施義務教育之預算，例如俄羅斯共和國三年後預計爲二十八億三千五百萬盧布。此外農村學校農業技手養成預算爲三千八百萬，區立學校爲七千七百萬，短期教育爲一億三千五百萬，合計尙要求二億五千萬盧布之追加支出。

此次義務教育實行之總預算，僅俄羅斯共和國尙定爲三十億八千五百萬盧布正，而其舊案，則五年間之預定，共爲二十億盧布。

然而上記預算各案，其病則爲彼此不等。如教員薪俸，學生一人應占之建築物面積，學生一人相當建築物一立方米之建設費等項。至五年之終，教員薪俸或定爲每月一百零四盧布，或定爲每月一百十五盧布。一立方米之建設費或定爲十二盧布，或定爲十盧布。或者將農村學校養成農業技手之經費列入預算，或者將此項經費預定爲區預算之追加支出，或者則對此項支出，爲完全無有預算。

但就規定最少限度之案言，尙要求義務教育預算爲二十一億七千八百萬盧布，即此亦較五年計畫中預定總額爲超越甚多。

教員薪俸須行提高。不然教員均將擇報酬較優之部門，而行轉業。此種狀態，現今已與吾人一相當之威脅。苟不謀救濟，則義務教育之實施，將更感困難。關於建設預算，不可採用最少限度之預算，因在義務教育制度實施之下，其新建設不過僅容定員百分六〇之數。苟然，則其餘百分四〇，必須爲二部交代授業制，或租借不相適宜之民舍，始得進行。

因而其他建設事業，在實際開支上，如較預定預算爲少，而有餘款時，則應使新學校建築之預定數，爲若干之增多。

此外爲教員補充問題。師範學校及教員養成所爲實施義務教育教員之補充，一九三〇——三一年，擬養成教員一萬二千人，一九三一——三二年二萬人，一九三二——三三年八千五百人。

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教員養成數，較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所預計者爲少，二者頗不一致。

例如經濟計畫會將教員自然減少之填補定爲百分之三，而人民教育委員會則定爲百分之四。同時經濟計畫會估計由師範學校及教員養成所卒業者之數失於太多，與實際相差亦遠。

爲實施義務教育，其財源亦須多方搜求。因而其來源不僅爲預算之支出，須將國民之資財廣爲吸收。例如協同組合及勞動組合之資財，固須設法納入，而集團農

場化國民之自主的活動力，亦須求得其協助。

因實施義務教育而發生之根本困難，不純為物質的資財之不足，而各種機關之不一致，亦屬重大因素。現今為適應迫切實施之必要，應設立一專門機關，以利進行。

現今應特別注意，不憚重煩，再為申述者：一為教員之不足，應設立教員養成所，以謀解決。一為校舍不足，應將預算作最大有效之利用，廣建學校，以謀解決。現今各處校舍狀態，非常狹陋，其重要原因，為社會性最廣泛的勞動者農民大眾等，對義務教育之實施，未曾參加動員之故。

在社會主義建設之現階級上，實施義務教育，成為政治經濟方面之重大工作與問題。文化革命光輝之勝利，一視實施義務教育成功之如何而決定。為完成此偉大文化的工作，不僅為教育機關，所有各級政府及黨中各機關，均應以全副的精神共同協力。

## 第十一章 文化五年計畫二年間之實際成績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五日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社論曰：「文化建設之戰線較其他的社會主義建設頗感落後，就全體國民經濟上言，恐潛伏一極惡之結果。」

此種結論顯然為得要領，今為講究適當之對策，對於誘致此種之現象不可不加以清算。

國民經濟主要部門之五年計畫，其實行狀態為何如？例如工業生產額一項，本應較前年度增大其百分之二一·五，結果乃竟突過前項計算，而增大為百分之二四。又一九二九——三〇年度，五年計畫預定其生產物為百六十億盧布，乃實際上其統計數字竟成爲百八十億，即五年計畫原定爲百分二〇之增大，乃竟成爲百分三二之增大。既如此而統計全工業之生產額，較戰前爲四〇億之增大。

依五年計畫，一九二八——二九年工業及電化事業之資本的建設，爲二十億盧

布支出之預定，屆時完全實行。如依五年計畫，一九二九——三〇年應爲二十七億八千四百萬盧布，但實際上其統計數字則增大爲三十五億盧布。

石炭之採掘額今日較戰前爲百分之二三，石油亦爲百分四八之增大，銑鐵則與戰前生產額相等。

工業及其他之全國民經濟遠行超越戰前標準，而呈急速之進步，因而將全工業採用最新技術，重新施設，乃已成爲今日迫切之問題。

產業投資，日呈益大之勢，極爲明顯。例如工業一九三二——三三年度較一九二七——二八年爲百分之二四九，電化業爲百分之三〇二。二，運輸業爲百分之三四六。五，流通資金爲百分之三八〇之增大，而國民教育則仍不過爲百分之二四〇。且以此爲標準，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投下之資金猶爲極小之額數。

抑今後對國民教育之投資，尙有不能按照既定計畫執行之勢。

例如經濟計畫委員會五年計畫第一卷百三十三頁：對產業資金增加之進度定爲

百分之二七四，但對社會文化施設增大之進度，則僅預定為百分之二四五。

掌管國民經濟與社會文化建設之計畫的經濟計畫委員會，在其統計數字上對於社會文化建設之投資，能實行至何種程度，從未為必要之解剖。此本為經濟計畫委員會必要之工作，然終因未能獲得人民教育委員會實行預算之資料，遂即持默視不問之態度。實令人感覺其為無責任之觀念。

今觀察其一九二八—二九年度之統計數字，其社會文化一項，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曾有如次之記述：

『社會文化建設之發展，以其機關及方策之整個地之向上並且強有力的向上為其特徵。』

假定吾人能使機關與方策整個為強有力的向上時，則吾人在我國文化建設之發展關係中，將不能不握有相當之轉換。

一九二八—二九年度既已如此而過去，而經濟計畫委員會又作成其一九二九—

三〇年度之統計數字。此恐與前年度計畫相仿，其能實行至如何程度，未免令人感覺失望也。

於是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在其一九二九—三〇年度之統計數字中，對於社會文化建設一項之後，發布如左之結論：

『去年度自文化建設事實發展之關係言，非一轉換之年。本年在將來文化革命成功之發展上，亦只止於樹立其根本的前提條件。使社會主義的發展之前途，向其既經預定發展之革命進程中奔馳，此種轉換之困難，則完全係於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在一九二九—三〇年文化部分之若干最大部門中，如次之偉大的先導方策，已經預定，此種方策之實施，對於文化建設前途之一切，將給與決定的影響。』

吾人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統計數字中，既得見所謂文化建設作強有力的向上之宣言，乃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經濟計畫委員會則又記載去年並非轉換之年，而對新年度又為一種相當的轉換之期望，則此轉換之期望恐亦徒託空言

，與前無異耳。

雖然，由全聯邦構成的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一九二九——三〇年度之統計數字，實際已被人輕視，此種輕視並非由於實行會超越原定之計畫，乃因各聯邦共和國特別為大共和國之俄羅斯共和國均亦曾經照此執行。

結局則為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制定一種計畫，而聯邦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與人民財務委員會別又制成一種與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全不相同之計畫。今試舉其例：

聯邦經濟計畫規定委員會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在全聯邦初等學校之建設費，為二億七千萬盧布，乃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議，對於本國初等學校建設費，僅定為八千萬盧布。若將其餘額之一億九千萬盧布分配於其他各國則絕為不可能，是為極易瞭解者。

其他各聯邦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亦各與人民財務委員會制定其本國之計畫，

，一如俄國；對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計畫，則毫不介意。

荷依照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初等學校建設費二億七千萬盧布之規定，則占有全聯邦三分二之俄羅斯共和國，不應爲八千萬，而應定爲全額三分之二。果然，則當爲一億八千萬盧布，方爲合理，乃俄羅斯共和國竟定爲上數一半以下之額。

危險狀態，固不僅此，在國民經濟之各主要部門中，經濟計畫委員會之投資，竟實行其原有計畫以上之投資，而對於國民教育投資之實行，雖與原有規定之間尙呈巨大差異之觀。

吾人所引爲憾事者，各聯邦共和國之資料，尙未得到。今就俄羅斯共和國之資料，其國民教育資本支出之計畫與實行，則有如次述。即依照五年計畫，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之資本支出，其預定爲一億一千三百萬盧布，而實際上統括國家及地方之預算，其支出不過爲七千百萬。質言之，僅實行其預定百分之六二。又對初等教育資本之支出，依五年計畫之預定，爲五千四百萬盧布，而實際支出額則

爲二千八百萬，即不過其百分之五二而已。

國民教育之投資，真爲破滅的現象，因其與全國民經濟之投資相較，顯然失去巨大之均衡。國民經濟基本部門之投資，早已超越其原有計畫以上，乃國民教育之支出，即其原有計畫之半，尙未能見於實行。

俄羅斯共和國學校之建設，同樣爲破滅之狀態，勞農監督人民委員部書類中之言論可爲明證。此種證據書籍爲該會委員調查學校基礎狀態後，在勞農監督人民委員會參與會之報告草案。

據此報告，爲建築校舍而建築之學校，占所有學校百分之五五，以臨時建築物，勞働者住宅，及其他建築物等收爲國有改造爲學校者，爲百分之二三，其餘百分之二二，則純爲租借之校舍。

該項報告書又云：『所有此等之學校(包括上述二大類之校舍)，平均其百分之四五，尙得承認爲學校；其他則破陋不堪，直可視作爲新校舍建築前之臨時校舍。』

更以地方爲別而視察校舍之狀態，則有如下述。阿爾汗格利斯克縣可視作爲校舍者，占其總數百分三四，北達溫察縣則爲百分之三七，奧洛格特斯克則爲百分三八，加萊利那共和國則爲百分二九，果米州則爲百分三六，已萊克爾共和國則爲百分三九，奧特斯克州則爲百分四一，西伯利亞則爲百分四一，克里米亞共和國則爲百分五六。

又初等學校對於定員制，則置若罔視。學生擁擠，不堪名狀。例如根據人民教育委員部之準備，規定學生一人所占教室，當爲一·二五平方米，實際上在爲學校而建築之校舍，爲一·〇八平方米；在租用之校舍，僅不過爲〇·八五平方米。

又學生一人相當教室容積之標準量爲四·三八立方米，但實際上在爲學校而建築之校舍，則爲三·三七立方米；而租用之校舍，則爲二·四立方米。

據一九二八——二九年調查，因校舍不足，而舉行交替授業之學校，在都市爲百分之三八，而農村則爲百分之三四。

校舍不足，以工場村鎮爲特甚。例如薩爾莫夫地方，自一九一六——二八年度，就學兒童數，增爲五千零二十七人，但校舍則僅擴充爲五百二十人之數。因此須實行三四次之交替授業，甚而普通住宅之地下室，亦借用爲教室。

安白爾斯克斯雷斯克灰坑村在收容兒童定員百三十名之校舍中，有學生五百五十人受課。

加薩恩市之製胰工場街以收容定員二百八十名之校舍，有學生五百五十人受課，其紡織場製革工場地帶，則以定員百六十名之校舍，有學生三百十名受課。

斯莫連斯克縣之某地方，其標準收容爲四十名，乃收容至六七十名之多。

右述報告草案，即可以說明兒童疾病率特高理由之一。談及兒童之疾病率，在薩爾莫夫區爲百分四三——七一，亞洛斯拉夫區爲百分五〇，尼日格洛總縣之伊克遜特區貧血症之兒童，實達百分之八五。

爲學校而建築之校舍與由改造而成之校舍，其百分四一之年數爲已逾二十五年

以上者。又依據勞農監督委員會之資料，爲學校而建築之校舍，其百分之八十須重新建築，蓋因已經過四五十年之古舊校舍爲數甚多故也。

勞農監督人民委員會亦同樣承認學校之建築及學校網之擴張爲必要，蓋現狀缺點，實屬甚多。例如薩韃共和國之就學兒童，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實已增加二萬二千人，但校舍之建築與採用二部教授之方法，不過僅有四千四百人之校舍。

中部黑土地地方之就學兒童，已增加三萬六千人，乃僅擴張一萬九千人之校舍。又同地方之洛斯拉烏利鎮，其學校收容率僅爲就學兒童百分之二五，實爲奇觀。

勞農監督人民委員會已正式公認對於初等學校必要的建築，今日實不過僅供給其百分一〇乃至一二。因此，彼又云學校新建之程序，至一九三三——三四年時，對於初等義務教育之實施，約爲五年之落後。

假定吾人自今日促進義務教育實施之方策言，學校建築之程序，失於緩慢。其收容率姑假定爲達於百分四九許之狀態，其結果自義務教育實施之進程及要求觀，

學校之建設不僅爲五年，實爲十年乃至十二年之落後。因而對實施義務教育當然發生一種惡影響。

此處尙須一言者，即現今學校建築固極少，而建築標準似亦失於太低。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規定學生一人相當之標準爲一六·二五立方米，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則定爲一五立方米，此非要求華美莊嚴之外觀，蓋因經教育家之審議，曾得如次之結論，即在初等學校如設立最初級之技術科，爲保證職員百分五〇之住居時，則一人斷不能令其下於相當之二五立方米。

此種結論當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特別委員會審議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問題，亦曾得同樣之意見。

特別委員會預定一九二九——三〇年度，俄羅斯共和國初等學校就學兒童數爲七百七十七萬八千人，但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制定之統計數字，較前少爲五萬一千人。

同時此項就學兒童需要費用之最少限度，聯邦人民財務委員會部算定爲五億一千萬盧布，而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則預計爲六億八千二百萬盧布，即較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初等教育之預計額，較多三億一千萬盧布。

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預計之統計數字，其不切實際，觀國庫對國民教育費之支出，即可證明。

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算定一九二九——三〇年對國民教育之國庫支出爲五億四千六百萬盧布，占有聯邦三分之二的俄羅斯共和國，同年度該項支出，實際之預計僅爲二億盧布。

其餘之三億四千六百萬盧布將在何國之國庫支出，則全然不明。然主要之大學及專門學校均位於俄羅斯共和國境內，則非自其國庫支出爲何？

假定將五億四千六百萬盧布之半部，分配於俄羅斯共和國，是爲二億七千三百萬盧布之負擔，縱令如此，實際上恐亦不過爲二億之支出。

因而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制成之預算，俄羅斯共和國止少已削減其七千五百萬乃至一億盧布。

假定此五億四千六百萬盧布從各共和國之國庫支出時，則教育費之國庫支出額，較前年度實為百分四四之增加，但實際上則均如俄羅斯共和國，其增加率為極低。

別一方面，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由社會之發議之支出項下，所有之雜收入的增加率，預計為前年之百分一一五。此項雜收入之總額，在同年度為四億八千二百萬盧布。此項預計，聯邦共和國之人民財務委員會與各經濟計畫委員會均未倡異議。何則？蓋因此對彼等未加以何等拘束，且可將國庫及地方預算之重荷他行轉嫁之故。

由社會發議，使收入增加一事，無人倡議反對，蓋由社會發議之國庫收入增加皆為必要。但吾人敢大膽言曰，截至今日，國庫此項收入之財源，為數極少。

因社會發議之收入為極少數之財源，如以此為基礎，而欲實行較大規模之事業

當爲不能。要之，所謂社會發議之收入爲極不牢穩。如欲利用此項財源，則謂其爲極危險亦屬無碍。凡規定由社會發議之收入者在國庫及地方，從未有如普通預算之支出。不唯如此，縱將此項收入名目，在預算中扣除，甚至毫不實行者，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對其預算不履行之責任，亦毫不過問。

因而欲利用社會發議之收入之計畫，其不得利用殆如定則。此項計畫，本難見諸實行，而經濟計畫委員會則爲如次之回答：「教育人民委員部與教育機關並不希望誘致由社會發議之資金，因其對於此項誘致爲無有能力。」

果如上言，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將社會發議之收入加入於任何事項之預算，亦不謂其爲不確實，何則？蓋因反對社會發議之收入，即被非難，而社會發議之收入未能實現時，則又被評爲無有誘致之能力。

然則，用何方法以誘致社會之發議？其實現之可能，抑爲不可能，將如何以測定？關於此等質問，經濟計畫委員會則避免回答。此種問題既不將其認真作學術之研究

且毫無欲認真研究之意志，然果持何故而經濟計畫委員會尙作如是規定者？蓋不如是則各共和國國庫及地方預算縮減無適當之口實，而頗陷於不利益之狀。

尙有一事願指摘於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者，即爲社會發議收入，未曾包含如農村住民對文化施設之捐助金或提供之勞資，及由勞働組合協同組合等公共團體之收入金等項。因而吾人當然曰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所謂之社會發議僅爲一純粹的形態，無有實質。

國民教育之投資，當今絕非一好現象，由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之五年計畫，即可證明。例如一九二八——二九對國民教育會投資全體百分率之四。六。但通五年而平均其百分率爲四。三。結局國民教育資金投下之比重，在資金投下全部中，呈露低下之傾向。

於是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在其五年計畫案說明中曾承認：資金之投下在絕對數上固爲莫大之額，但爲解決資本的建設之各種問題，則仍爲極不充分。對

於羣衆的初等教育，吾人不過僅得實行既定程序中百分四〇—五〇。」

雖然，國民教育之投資及其建設之苦境固不只限於初等教育，即在一切的學校設備問題，大學及專門學校之寄宿舍建設問題等，均能證明。

對此吾人已得到較前述勞農監督委員會之資料更爲有興趣之證據，即俄羅斯共和國人民財務委員會財政監督員調查學校後之報告。此種報告書乃俄羅斯共和國之人民教育委員參與會向本共和國及聯邦之人民財政委員會提出者。據此觀察，學生寄宿舍及狀態，至可驚異。茲述其報告書之第八頁如左：

『奧洛耐幾農業學院學生寄宿舍一人相當之標準面積爲五·四平方米，而實際之供給則僅爲其百分率之五六，又此地之大學一人相當之標準面積爲五·六平方米，而實際之供給則僅爲其百分之二四。遠東大學有學生千七百名，其得寄宿之保障者僅有九六名，即不過爲其百分之五·六。又特木斯克之高工學生寄宿供給率爲百分一五，伊爾克次克大學技術學校則爲百分一六·二。』

事實如此，學生之住宅顯爲不足。

假定自保健衛生上觀，男學生寄宿舍之不滿人意及設備之不完全，此項改善及整理所需資金之支出，特有喚起注意之必要。」

右爲俄羅斯共和國人民財務委員會國家監督機關之言。

然而，同時人民教育委員會雖提出學生宿舍建設資金之要求，人民財務委員會對此項要求則幾於毫未注意。例如一九二九—三〇年度，教育部會要求對於國立學校資本投下額應爲千七百九十萬盧布，但人民財務委員會對此全部支出僅爲五十萬盧布。

又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及其代表對事毫無定見，若一爲注意，殊爲有趣。

誠如前述，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計畫確極高遠。但俄羅斯共和國及其他各共和國爲制定其各該國之統計數字及編訂預算時對聯邦擬定之計畫，不稍予注意。

果然，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將如何實現其制定之計畫，以影響於各共和國經濟

計畫委員會，而使其發生作用？其方法如次：

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對政府既力主張教育費有向聯邦請求補助之必要，其結果以萊威氏爲委員長而組織一委員會，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代表者亦邀請參加。因而一時曾攻擊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之預算編制爲緊縮而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預算案較爲優良之伯爾德尼果夫遂得參加爲委員之一。

此委員會中之伯爾德尼果夫及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代表者埃及西汀氏，將取如何之行動以臨此會耶？

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曾主張在其自製之統計數字上定學校建築費爲二億七千萬盧布，其中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至少應支出半額。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因爲依照五年計畫學校建築保障率，自其既定百分五〇增加爲六〇之故，遂提出要求初等教育資本支出額一億二千三百萬盧布。對於此項要求，以萊威氏爲委員會長之委員會則驟行削減爲七千萬盧布。

彼時伯爾德尼果夫曾取如何之態度？彼不惟不贊助人民教育委員部之要求，反認人民教育委員部預算案較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預算案爲少之一點，乃當然之事理。

然而彼竟削減人民教育委員部之要求，而贊成學校供給保障率不必提高。

此明爲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及其代表無有定見之良證。當其計畫及演說時，彼等固極鋪張之能事，一旦若值實際審議人民教育委員部之要求，彼等又抱人民財務委員部之肩，對教育部之要求大加斧鉞。次例亦爲世人所知者：

同樣以萊威爲委員長之委員會，曾審議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初等學校教師之薪俸問題。人民教育委員部提議平均薪俸爲一月五十八盧布。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統計數字上亦承認爲五十八盧布。然而委員會之多數，則主張削減爲五十五盧布，經濟計畫委員會之代表伯爾德尼果夫氏終亦同意。今試再舉一例：

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曾實行第十四次全聯邦蘇維埃大會之決議，對貧

民子弟實行補助增額。五年計畫中一九二九—三〇年之總額爲六百四十萬盧布，今增爲千四百萬，對貧民子弟補助之支給率由平均百分之五，提高爲百分之一〇乃至一五。

萊威委員會不僅削減人民教育委員部之增額要求，即五年計畫之預定，亦決定削爲五百九十萬盧布。當時伯爾德尼會夫氏則以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實施所謂社會化的工資基金，就學兒童之物質的境遇，或可改善爲口實，遂亦贊成補助金之削減。但社會化的工資基金問題，至今日仍未解決。但一九二九—三〇年授業年度，則已經過三月矣。一九二九—三〇年度此項基金，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曾算定爲一億二千萬盧布。其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之斯殊爾米林委員會，則減爲七千九百萬盧布。蓋因最高經濟會議之代表，根本自始即反對此項基金之故，故此問題至今猶未解決。

大學，專門學校之設備不良，此不單爲人民教育委員部所主張，即俄羅斯共和

國人民財務委員部國家財政監督之報告，亦得引爲明證。

「多數大學，專門學校及高等技術專門學校設備費之要求，當人民教育委員部編制預算時，多被削減。」

國家財政監督以削減設備費歸咎於人民教育委員部編制預算，故伴爲不知人民財務委員部削減教育預算之事實。同報告書別有如次之記載：

「奧洛耐幾農業學院之要求，被削減其百分六六·二，該大學被削減百分九一，列寧格拉底高等山林學校其百分五八被拒絕。又西伯利亞農業山林學院等學校，其設施之要求由百分之一〇—八〇會被拒絕。伊哇納奧威資耐遜斯高等工藝學校百分二〇—三〇亦遭同樣之拒絕。」

其報告書更繼續記載：

「因地址狹小，雖有設備，不得利用者，亦所常有。達幾斯炭之產業工業學校均未設備特別之製圖及實驗室，其實習室因無暖房之設備，遂不能作業。卽列寧格

拉底之技術學院因爲製圖室設備不完，學生大半攜其必要器具，回家研究，其弊害當然滋多。

國家財政監督尙作如是報告者，實際設備當爲極不完全。最近如不設法力求改善，而妄談養成職員之進程及素質，實爲毫無意義。

試再將薪俸問題，略爲補述。爲諸君所熟知者，教職員之薪俸，乃已經政府再三之決定。每次決定均主張教職員之薪俸須行提高，使其與工場勞動者之平均工資相等。

但截至今日，此事尙未實現。工場勞動者之實質工資指數，卽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已相當一九三〇年之百分一二五·五，如依照五年計畫之樂觀的預定，一九三二—三三年度時，則應成爲戰前之二〇八·九。此姑置勿論，初等學校教員之平均薪俸，一九一四年平均爲七十盧布（依照邱爾奧耐茲所算定者），但今日則決定爲平均五十五盧布，實不過戰前百分之七八。

經濟計畫委員會人民財務委員會及人民教育委員會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度曾擬將初等學校職員之薪俸提高為平均五十八—六〇盧布，乃此種要求竟被拒絕，而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代表乃一面既樹立五十八盧布之計畫，而別一面復贊成他人之削減。

戰前中等學校教員一週授業十八時者平均為百十二盧布之薪俸。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平均為七十七盧布（依邱爾奧耐茲所算定），實不過為戰前百分之三五。人民教育委員會管轄下之教育，其狀態更為難堪，由次述之事實可以證明：

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將運輸上之國民教育，掌握於自己之手。管理局自立計畫，自行設定適當之標準。此運輸教育管理局與人民教育委員會管轄下學校學生教育費用之比較如次：

資本的支出除外，學生一人教育費年額（一九二八—二九年）：

學校種類	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	人民教育委員部
兒童園	一一〇、四八	九三、
初等學校	三六、四九	二三、二七
社會教育中等學校	九五、九五	六二、六〇
兒童之家	三八五、八九	一八九、〇〇
職業學校（公費）	三七九、一四	二〇九、〇〇
大學專門學校	一、一四七、〇〇	五八六、〇〇
文盲講習所	三七、八二	一一、一〇

右表證明上述二種教育機關教育費之懸殊。

假定將大學，專門學校學生一人之教育費，再加其資本的支出與設備費而合計，人民交通委員部管轄者一九二八—二九年度爲一七〇五盧布，最高經濟會議管轄者爲一二八一，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爲七八七，烏克蘭那人民教育委員部

爲八二六。

據此而觀，合計資本支出及設備支出學生一人相當之費用，以俄羅斯共和國爲最低位，烏克拉那亦較人民交通委員會及最高經濟會議方面爲低。因其將技術學校加入高等技術專門學校內部之故。若將其技術學校除外，則相當一人之費額，將增高甚多。

如僅將學生一人相當之資本支出及設備費合計時，則呈以下比例之數：人民交通委員會方面爲五百五十八盧布，最高經濟會議爲五百十八，烏克拉那人民教育委員會部爲三百七十四，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部爲二百一十之比。

人民教育委員會部之標準較其他管轄者占最下位。雖同爲人民教育委員會，而俄羅斯共和國則較烏克拉那又爲下位者，因前者之要求，無論何時總受經濟計畫委員會人民財務委員會之斧削故也。

吾人關於俄羅斯共和國國民教育之物質基礎，茲不再贅。但由前述所言，吾人

實處於非常狀態，最近必須徹底改革，非極瞭然者乎？要之，今日之文化戰線，必須向實際轉換方面努力。苟不如此，因為此項戰線之落伍，我國所有之社會主義建設戰線，將生真正之危機。

## 第十二章 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文化五年計畫之

### 解剖及其批判

最近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與人民教育委員部，對於文化建設諸問題爲猛烈之論戰，此爲諸君所共知。

最近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代表會言人民教育委員部之文化建設計畫，較聯邦所制定定落後之點頗多，且有不少遺漏處。

吾人檢閱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作成之國民經濟建設五年計畫第二卷第二章，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某委員，特別爲伯爾德尼果夫氏最近之觀察，其不切實際，實甚瞭然。關於此點，擬於本章之終詳述，茲先將聯邦委員會（前項名稱之略）文化五年計畫本質加以檢討。

最初願先爲介紹者，即吾人當指摘文化建設發展之進程較國民經濟方面爲落後

時，而伯爾德尼果夫氏對此則嚴爲否認，以爲文化建設之計畫，已特別突進，吾人之判斷屬於錯誤，彼以爲吾人將不可參證者而引爲參證，彼固欲努力說伏吾人者。

但聯邦計委會草成之「五年計畫」第二卷第二章二一四頁，吾人固明明有如次文句之記載：「在國民文化之建設的進程與性質上較產業的技術與經濟的發展，顯然落後，此種落後與失去均衡之點，在重要區域及有資格的勞働力再生產領域內，更特爲顯著之表現。教育機關生產之成員不唯對於產業將來計畫上預定勞働力之必要相差甚遠，即在現今體制言，亦屬落後。」

以聯邦計委會自身之言明，實已隱然將吾人今日繼續之主張，作爲確信，而編列於卷冊。

如是，當聯邦計委會作成其文化五年計畫時，亦即感覺其文化建設之計畫爲不滿矣。於是在五年計畫案社會與文化建設之部中曾附有對此適當修正之必要的備考。此爲以後第二次國民教育中央委員會擴大總會批評伯爾德尼果夫氏之報告時所引

用者乎？

茲先將聯邦計畫會文化五年計畫中具有興趣之部分，舉其二三，試爲介紹：

第一，吾人試先檢閱吾人在文化方面，對最先進的資本主義之美國爲如何之落後。聯邦計畫會比較美國與蘇聯之結果則爲：『根據蘇聯一九二六年之國勢調查，八歲以上之住民中能讀能寫者爲百分之五〇，而在美國一九二〇年之國勢調查，十歲以上之住民中能讀能寫者爲百分之九四；次爲五歲以上至十歲兒童之就學率，蘇聯爲百分之五五，而美國則爲百分之一〇〇，十二歲至十五歲兒童之就學率，蘇聯爲百分二〇，而美國則爲百分之一〇〇。』

蘇聯較美國爲落後，實如前記之甚。因而所謂在短期內與資本主義國齊肩並美，並須凌駕諸國之任務，不僅爲經濟，即文化方面亦極困難。

然而蘇聯今日文化發展之進程，較革命前之帝俄，其進行狀態實爲迅速。例如

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能讀及能寫的住民百分率男子爲三三至四四·六，而女子則爲自二·七至二五·八之增大。其後自一九二一至二七年間，男子則自百分四四·六增爲百分五八·二；而女子亦自百分二五·八增爲三四·四。

由小學及大學之就學人員，亦爲如次之增加：一九一四年大戰當前，就學人員爲八百二十萬人，但一九二五—二六年則激增爲千六百五十萬人。

但自一九二五—二六年至一九二八—二九年間，爲我國產業穩固繼續勃興之秋，而文化方面最重要之一部，所謂學校發展之進程，決不得謂爲充分。如依照聯邦計委會計畫，義務教育學校發展之進程，對其各自前一年之比，一九二六—二七年爲百分三·六，一九二七—二八年爲五·七，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六之增大。只有文盲撲滅學校一九二八—二九年度較前年度增大百分之一四七。中等學校之增大與其前年度較則一九二六—二七年爲百分六·八，一九二七—二八年爲一四·一，一九二八—二九年爲三。技術學校則一九二六—二七年與前年度相同，一九二七—二

八年則爲百分一·一，一九二八—二九年則爲四之增加。至於大學專門學校方面，一九二六—二七年較前年度減少百分一，一九二七—二八年則與前年同樣爲減少一·八，至一九二八—二九年始較前年爲百分三之增加。

將此種數字加以解剖，而聯邦計畫委會則爲如次之結論：

「將整個的文化及其重要部門之建設，如爲慎重之考究，其發展非爲強有力之勢，且頗存有若干程度之粗疏的性質。在與國民經濟之文化的要求不能適應之意義上，與對其內部自身之意義上，文化戰線發展之不充分及不平均，均充分表露。同時在文化建設之最重要的區域內，其事業效果之質與量均呈極低率之勢。」

聯邦計畫委會之五年計畫內重要的種類學校特別爲新興的工業學校之就學者其率漸見低減。若以一九二六—二七年爲一〇〇分時，一九二七—二八年度之關係指數有如次舉：

工場徒弟學校

九八·八

年計畫，則為次述之具有興趣的數字：

初級職業學校	九九·四
技術學校	九二·七
高等學校	九五·四
吾人已將都市與農村間文化不均衡之狀態敘述於前。關於此項聯邦計委會之五年計畫，則為次述之具有興趣的數字：	
比例事項	都 市      農 村
人口一萬人中之能讀能寫者	八·二〇四      三·四四五
十一歲兒童百人中初等學校就學者	一一六·六      七八·二
二十一至十六歲百人中中等學校就學者	三〇·五      二·五
雇傭勞働者十萬人中高等職業學校就學者	一六〇      四〇
對於人口一萬之初等學校教師	二一      一五
相當人口一萬之治療所	五〇·七      四·七

相當人口一萬之醫生

一二

○·五

對於文盲一萬人之文盲撲滅學校

一八八

一七三

相當人口一萬人之廣播收聽器

一八五

四

從右列數字言，都市與農村文化之懸隔，當可判明。唯有文盲撲滅學校一項，兩者畧相接近，其他所有項目，農村則遠較低下。

其次揭述者，為聯邦計畫委會五年計畫中對於初等學校學年之期間及各種學校事業效果之資料。吾人今皆省略不述；唯欲一加指摘，以為吾人此項之結論者，即欲此種事業之改善，第一須先對文化機關為強有力的物質供給為必要。

聯邦計畫委會之結論，完全正確；然有遺憾者，即其計畫將此完全輕輕看過。實際上薪俸問題為如何之狀態乎？

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在其不充分之五年計畫中，規定一九三二—三三年度提高初等學校教員之薪俸為平均八十五盧布，而聯邦計畫委會却定為八十盧布，

較人民教育委員部案爲尤低。又人民教育委員部當其規定學校建築計畫，因受俄羅斯共和國計委會之壓迫，學生一人相當之容積雖不充分，尙定爲一六·二五立方米，而聯邦計委會則將其本會之標準，更使其降低，定爲一五立方米。又人民教育委員部擬將五年計畫預定之貧民子弟就學補助費六百四十萬盧布，至一九二九—三〇年度要求增加爲一千四百萬盧布，而聯邦計委會之代表伯爾德尼果夫氏在萊威委員會中，以此爲較五年計畫全額爲低下之決定，竟投贊成之票，終致此項補助金決定削減爲五百九十萬盧布。然而此種削減，竟不顧及第十四次全俄蘇維埃大會貧民子弟就學補助金應行增加之決議，悍然見於實行。

聯邦計委會之言行，竟有如此之歧異。

復次，試對文化五年計畫中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問題，加以敘述。

最近對此問題聯邦計委會方面，特別爲伯爾德尼果夫氏，屢次發表其對於人民教育委員部案單純批評之意見，一如諸君所共知。其批評之歸結，要謂俄羅斯共

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案中初等義務教育實施之進程失於過行滯滯。蓋如依照人民教育委員部之五年計畫，八歲學齡之兒童，在此五年內全部實施義務教育為不可能，因而於次期五年計畫內必須繼續。

吾人首先預加聲明者，人民教育委員部之初等義務教育實施期間案，乃依據俄羅斯共和國政府所決定者。雖然，吾輩對於批評人民教育委員部案為不充分一事，亦甚贊成。俄羅斯政府對此問題，已再加審議，並發出一種命令，將自八歲至十一歲之初等義務教育實施期，大為縮短。

然則對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加以不客氣的批評之聯邦計委會果持有何種新案乎？一九二九年五月出版之聯邦計委會五年計畫案第二卷第二章二一八頁，曾記有如次之文句：「五年計畫之主要任務，為對於兒童之義務教育實施，力求接近。詳明之計算則達如次之結論。通全蘇聯而平均言，義務教育實施期以一九三三—三四年定為限度，乃可能事。然而都市方面，較此則更形在前。此則指明五年計畫

之初至一九三三—三四年度爲止，使八歲學齡兒童全部就學爲可能之意。實際上，一九三三—三四年間學校收容八歲至十一歲之學齡兒童爲千三百五十九萬七千人。」

右引聯邦計委會五年計畫之文句，乃極饒興趣之一端。蓋此可證明者，爲聯邦計委會在批評人民教育委員部文化建設案之前，將自身作成之計畫，實有熟讀玩味之必要。

依右所述，聯邦計委會因未規定最近五年間任務爲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只說明爲力求接近。且其計畫使八歲兒童全部就學，乃規定於第二次五年計畫之初年（一九三三—三四年）。換言之，依據聯邦計委會之進程，較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之計畫更爲滯滯。

聯邦計委會之計畫，特別對於初等學校之實際成績問題尤爲注意。蓋第一須使中途退學生及落第生漸趨無有。聯邦計委會引用各種統計而證明者爲第一學年收容之百名學生能順調進行達於四年級卒業者，都市方面爲七十二人，而農村則僅爲二十

八人。將都市與農村平均而檢閱百名中自一年至四年能修滿學業者爲三三・五人。此種動態，聯邦計畫委會認其爲非正當。故預定在五年計畫之終，將都市之卒業率，由七十二名提高爲九十名。農村方面則由二十八名，提高爲四十五名。

雖然，此問題若欲爲成功之解決，聯邦計畫會，則爲如次之說明：「此問題之根本爲物質問題，即對教員須與充分的薪俸，對學校教育材料及一切設施，須力求適當與完備，對必要的學校建築，與貧民子弟特別爲農村貧農——小作人——子弟，須爲物質的補助。此爲由實施初等義務教育之理想，而促起之物質要求的複雜總和。」

此種處置法爲完全正確。然聯邦計畫會之五年計畫果如何以解決此問題乎？聯邦計畫會出版之五年計畫案第二卷第二編二二〇頁則有如次之記載：「教員之薪俸自一九二七——二八年平均爲四十七盧布，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增爲八十盧布六十哥。學務經營費相當學生一人之比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三盧布二十九哥，至一九三

二十三年時增爲四盧布二十哥，學校建築及大修繕費同期間內自六盧布五十一哥增爲十盧布。」

此計畫之意義果安在？即物質之意思與其物質之計畫全爲矛盾。此種聯邦計畫會之哲學，已充分表示於吾人。至初等學校之改善，及其事業向上之實際成績，聯邦計畫會能爲左右，姑勿論，然其計畫則全不充分。其所計畫誠如所言，爲一乞丐可憐之狀。

薪俸問題，既已敘述。至學務費，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部之計畫，學生一人爲八盧布。而聯邦計畫會則定爲四盧布二十哥。吾人應注意者，此項費用帝俄時代尙爲學生一人盧布十五之支出，即人民教育委員會部案尙較革命前爲低。此所以爲人民教育委員會部當再審議其五年計畫時，而將其修正提高十盧布之故。

若檢閱資本的支出及大修繕之規定，則聯邦計畫會之案，全爲乞丐可憐之狀。聯邦計畫會對學生一人之費用至一九二二—三三年度始勉強算定爲十盧布三十哥。

但人民教育委員部之統計數字一九二九—三〇年度以就學兒童六百三十萬人費用定爲一億二千五百計，是對一人之費用已爲十盧布。

又依據次例，聯邦計畫委會之所言與所行亦顯然爲大相懸殊。其五年計畫第二卷第二編二二一頁之記載如次：

「如前列舉之物質及組織之前提條件能一一實現，吾人敢確信與斷言者爲聯邦大多數區域初等義務教育，在五年間將見於實施。」

聯邦計畫會以各區域爲別，其實施義務教育期預定如次：

俄羅斯共和國(大多數區域)	一九三六—三七年
烏克拉那 (同)	一九三三—三四年
白俄羅斯 (同)	一九三四—三五年
薩加夫加資 (同)	一九三五—三六年
烏資伯克 (同)	一九三九—四〇年

聯邦計委會爲實現上述計畫，算定需要新教員十六萬三千人，此項人員預定以次述方法希冀得以補足：

甲、將自然退職者除外，尙有教員二十一萬四千名；

乙、師範學校卒業生預計爲六萬六千人；

丙、由中等學校附屬教員養成所，預計可以供給七萬三千人；

丁、由其他方面，即經過勞動調節局而失業之智識階級，預計有二萬四千人。

此爲聯邦計委會五年計畫之要點。但當第五次聯邦蘇維埃大會之前，該委員會對文化建設，忽翻然改變其態度。此十二頁之追補修正案，容後批判伯爾德尼果夫氏時再爲詳述，此處單先指摘其一端。即依照此修正案，當一九三二—三三年終，在四年制之初等學校，僅預定收容兒童八十一萬人。

次爲初等學校教員之名譽薪俸，當一九三二—三三年終，預定將都市方面提高爲百盧布，農村方面則爲八十七盧布。準此而對學生一人之支出，預先算定學務費

爲十盧布，學校建築大修繕費爲十六盧布。

對於國民教育物質的基本問題，聯邦計委會之追補修正案雖定爲八億盧布，而實際上尙不足甚多。

該計委會作成之財政計畫，無論何部較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所制定者爲低。試再檢閱計委會在基本的五年計畫內對有資格的勞働力之再生產之立案。

計委會依據資格之程度，將整個的勞働力之體義，分爲如次之區別：

甲、上級資格勞働力；

乙、中上級資格勞働力；

丙、中級資格勞働力。

計委會更註明因勞働統計不確實之故，且其分數法又採取與從來不同之標準，因此，只爲大體之概算。基於此種概算，計委會對蘇聯及德國勞働力之體制有如次之結論：

一九二七—二八年蘇聯工業中有資格勞動者爲八十萬九千，無資格勞動者爲百二十萬八千人。前者在勞動者全體上之比率爲百分四一·八，後者爲百分五八·七。

一九二五年德國工業界有資格勞動者爲三百九十一萬三千，而無資格勞動者則爲二百三十三萬八千人。前者對勞動全體比率爲百分六二·二，而後者則爲百分三七·四。

不依據普通之勞動統計，而採用獨創之計算法，將蘇聯與德國之勞動對照比較之，計委會別附以如次之註解：

「對於此項對照之條件，不能不附以釋明。何則？因德國勞動統計算定之性質，在任何時期不能爲正確之對照故也。」

計委會雖附加註解，然終須承認蘇聯之有資格勞動者，較德國百分六〇之率爲低。

計委會雖樹立其上項計畫，然與是項之根本機關，仍爲不相協調。例如最高經

濟會議定有資格勞働者對全體比率為百分四〇，而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與經濟計畫委員會同樣均規定其為百分四〇，但聯邦計畫委會則仍固執其為百分之六〇。與負有直接養成有資格勞働者之機關，既發生如是之不統一不協調，則其除使事件益趨混亂外，別無意義。

雖然計畫委會由以上之算定，在五年內彼可得到一種結果，即除運輸與建築外，彼為其他一切工業，當能養成百五十三萬五千人之勞働者。

為補充有資格勞働者一事，計畫委會曾有如次之推算：在工場徒弟學校之二十一萬六千人中可以產出所要勞働者之百分一四・一，在勞働中央學院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中可以產出所要人員百分七・三，職業學校之四萬四千六百人中可以產出所要人員百分之二・九，在勞働補習學校之百十六萬二千人中可以產出所要人員百分七・七。

計畫委會所謂養成有資格勞働者之主要機關，為勞働補習學校。此處有注意之必

要。担负有資格勞働者百分七五。七之養成大任者爲補習學校，但此學校蘇聯尙未成立，卽外國該項學校之成績，亦尙未被充分研究。

聯邦計委會果因何故而主張有資格勞働者之基本大衆須在補習學校培植乎？此種秘密，若談及有資格勞働者養成費之問題，則立刻瞭解。在五年間養成需要百分一四·一的有資格勞働者之工場徒弟學校，需用經費爲三億六千八百萬盧布，養成百分七·三之勞働中央學院爲二千百萬，養成百分二·九之職業學校爲一億九千五百萬，而養成百分七五·七之勞働補習學校，則只需要經費二億二千百萬盧布爲已足。因此而計委會遂記有如下之文句於五年計畫案：『根據此表，補習教育五年間需要經費一億二千四百四十萬盧布，卽相當勞働力再生產需要額爲百分四·九，但彼則負有養成百二十萬人卽需要額百分八〇之能力。』

假令補習教育之方法，以如此之廉費而能養成如此多數之有資格勞働者，何以該計委會不用此項名案以培植所需要之全部人員耶？果能如此，則採用其他方法所

養成之百分之二〇的人員，其所需經費爲十億有餘之盧布，豈不藉此省約乎？

自吾人言如此極端的廉價名案，實爲危險。更直率言，實爲不負責任的立案。如循此而行，恐終於失敗。

今既至五年計畫之第二年，是五年計畫只餘三年。一九二八—二九年之勞働補習教育，已証明其不能實現如計委會所計畫之範圍，因而一九二九—三〇年度之統計數字，恐不復作如上大規模的立案。計委會爲說明其理由，因而非難最高經濟會議，並言有督促最高經濟會議努力實行之必要。

至技師技手等有高級資格者養成問題，聯邦計委會曾言在工業概算上所必要之技師與技手，其養成並無特別之困難。計委會所以認爲不特別困難之理由者，即指明在勞働者總數之關係上爲技師之比率之二倍，而技手之比率則爲技師數之一倍有半，有此從前頒發之命令故也。

因此聯邦計委會即得一結論：謂近年間工業技師需要人員爲四萬一千，而學校

方面有產出二萬一千人之必要，另外高等技術學校可產出一萬八千人，準高等技術學校亦可產出一萬八千人，是尙有一萬一千人之餘裕。

雖然，依其以後之計算，而另得一結論：即對於高級資格的產業專門家之需要數均爲五萬人，乃其供給數在高等及準高等技術學校，五年間不過爲三萬六千五百人。

又，對於產業技工之需要數，聯邦計委會曾算定爲六萬人。但以後之修正案，又根本上推翻右述之計算，必要之技師定爲七萬五千人，必要之技工定爲十一萬人。

然而在今日此案之不切實際，已爲一般人所共知。聯邦計委會更主張必要之技師人員爲八萬五千，必要之技工人員爲十五萬。

聯邦計委會其之變化如斯，果爲表示何等之意義？第一表示專門家之算定絕不如五年計畫者所想像之容易，第二高級中級資格及專門的必要人員問題，截止當今

其必要的程度，尙未十分明悉。對於此問題經濟機關與計委會均未曾爲適當之研究，因而只應於當時爲隨波逐流之規定而已。

聯邦計委會之代表者，特別爲伯爾德尼果夫，爲諸君所共知，彼對俄羅斯共和人民教育委員部之案，曾加攻擊，而指摘其大學專門學校之卒業生爲不充分。

爲使明瞭此問題真相，並證明聯邦計委會案較人民教育委員部案爲更遲緩，以下之證據種類，試爲引用。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發行之五年計畫中，記有如次之文句：「去年高等技術學校之卒業生尙未達通例之大學生百分七至八，卒業生之數爲如斯之低率。五年計畫第一應先使卒業生對於在學生之比率有特別提高之必要。吾人認爲在五年計畫之終，此卒業率，提高百分十二爲可能。」

該計委會遂如斯公表其意見：即當五年計畫之終，大學專門學校之卒業率，應求提高爲百分一二。其後在國民教育中央委員會擴大總會中，伯爾德尼果夫曾脅迫人民教育委員部，要求五年間大學及專門學校之平均卒業率不能下於百分之一五。

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之五年計畫，果如人非難，其內容爲不充分者乎？據人民教育委員部五年計畫，各種學校卒業率之比例，爲：專門學校百分一三，農業百分一五·四，師範百分一九，醫學百分一七·五，社會經濟百分二〇，藝術百分一四·八。

聯邦計委會既作如此批評，是證明其對自己立案爲不知，對自己批評之案，更爲全然無知。蓋依據人民教育委員部五年計畫，大學專門學校之卒業率，較聯邦計委會之立案爲稍高。且此問題非爲計委會與人民教育委員部爭高低之議論，固不待言。要之，我國大學及專門學校之狀態，假令今日不能徹底改善，將來之卒業率，反有江河日下之趨勢。

此問題之解決，則視乎大學專門學校學生物質保障之徹底改善，學校設備之徹底改善，與學生住宅之徹底改善。

將資本建設進程使其強化，將大學專門學校之設備使其擴充，使我國工業技術

之發展，不落後於外國，均有斷然實行之必要。截止今日，爲一所周知者，我國大學專門學校設備之古老，其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均在頹廢之中。若循此而無所變革，則卒業率之標準，則只能止於百分七乃至八耳。

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會對於農業必要人員之計畫，殆亦與此呈同樣之光景。在此種關係上，聯邦計畫會比人民教育委員會之案爲顯明之進步。蓋計畫會因人民教育委員會五年計畫中全未計入之國營農場及集團農場，而特別樹立一適當之方案。

雖然，假定吾人在農業社會化部分內所謂文化的寄與之一章中詳爲審議，將其與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中曾報告之計畫會的議案互相對照，則見預定於計畫會之基本的五年計畫案，全不充份。

實際上計畫會預定當五年計畫之終，爲集團農場養成上中級技術者一萬七千人，爲國營農場則養成三千人。果如是，當今計畫會爲何又算定上級專門家之不足數爲四萬乃至五萬人耶？此又證明彼對於必要之專門家人員，及固定不變之計算問題

，全未能充分研究者也。

聯邦計委會尤其於基本的五年計畫內，對於農工兩業專門家之人員，附有如次之慰安式的備考：「前記有高級資格專門家之不足，在實踐上中等學校技術學校職業學校之卒業生，能取其職務而代之乎？苟慮及此，爲顯然不可能之事。」

農業社會化部分中文化的寄與一章，乃對最後製成之計委會的算定詳爲研究者，但當今該計委會正值其製作五年計畫主要之活動時其爲不當，已極明白。

培養農業人員與吾人會言之培養工業人員有同樣敘述之必要。即吾人須要求其正式研究此問題，一如該計委會由人民土地委員部中央國營農場中央集團農場及其他機關算定對於其自身爲必要之人員與標準然。苟不如此，則吾人最近所行計委會之計畫，將爲全無根據，而難實行者。再則恐必引起所謂農業大學專門學校及技術學校網等修正問題的重大結果。

當第五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時發行之聯邦經濟計委會之文化五年計畫與追補

案，茲再不為特別之探討。今試將在國民教育中央委員部第二次擴大總會中曾經報告，其後標題為文化建設五年計畫而發行之伯爾德尼果夫氏之特種小冊，稍加研究。伯爾德尼果夫氏曾將當時計畫委會之擬定，及其追補之修正案，完全包含於此小冊之附錄中。

依照此案，蘇聯全體一九二七—二八年度，能讀能寫者八歲以上之住民中為百分五三·九，但當五年計畫之終，則將提高為百分之八二。

初等義務教育之實施，第一先自都市及工場區域謀實行，至一九三二—三三年之終，預定在四年制之初等學校內，能收容全部八歲至十一歲之兒童。

又，此案對學校技術主義之科目預定為充實其內容。但其充實內容之範圍，則未標明有具體之數字。

該案預定初等學校教師之人員，當五年計畫之終，自二十六萬六千人增為四十二萬二千人。

初等學校學生一人相當之教育費當五年計畫之終，自二十六盧布提高爲五十八盧布。對於文盲撲滅一事，預計五年間自十六歲至四十歲（勞働者則至五十歲）者，當有千九百萬人之把握。因而文盲撲滅學校之人員，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百四十萬人，至五年計畫之終增爲五百萬人。

雖然，對於文盲撲滅即聯邦計畫委會之超然樂觀的計畫，亦因實際實施之情狀，而被踏破。例如僅俄羅斯共和國按其一九二九—三〇年度之統計數字，預定撲滅文盲五百萬人。換言之，此項數字竟與該計畫委會五年計畫最後一年之全蘇聯實施之計畫，爲相同之數字。

對於自十二歲至十六歲之未就學兒童，該計畫會在此五年內設一年乃至二年制之特別學校，預定可以使二百八十萬人受教育。今日此項計畫可謂爲全不充分。因而自大體言，未就學兒童之問題，該計畫委會之基本五年計畫與其追補計畫，完全未行考究。該計畫委會預定收容之員數，完全爲不充分。今日在一年或二年制之學校內

，對未就學兒童，不唯須授以讀法與寫法，而所謂組織教授一定的手藝於大衆之學校綱案，成爲最緊急問題。

對於七年制度之學校收容全部勞働者兒童，計委會似有所預定，關於工場附屬七年制度學校之普遍發展，勞働者及貧農兒童學資之支給，及專門技術主義之普及，計委會似亦有所記述。但此等僅爲形式的論及，而並未入於具體之計畫。

依據計委會之計畫，大衆之政治教育機關即讀書室，預定爲由二萬二千所，增爲三萬八千所之形勢。

圖書館之增加約爲百分五〇，即當五年計畫之終，預定由二萬三千處增爲三萬四千處，移動圖書館增爲四萬處，俱樂部人民會館各自增加其百分之二五。

對於專門家及有資格的大衆勞働者一項，計委會預定專門家技師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三萬人，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增爲八萬五千人，其中五萬六千人以上爲屬於工業者八千人爲運輸業者之比。

在此五年間須養成新技師六萬人以上，其中四萬人爲由大學專門技術學校，餘爲自高級技術學校之技術實習成熟者充之。

此案內高等技術學校卒業生之增加，五年間由在學生之百分之七，增爲百分之  
一五。

高等技術學校之公費生，一九二七—二八年時爲在學生之百分五〇，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增爲百分九〇，其公費金定爲每月六十盧布以上。技手人員在此期間，預定由四萬人至少增爲十一萬人，其中七萬五千人爲工業技手。

五年內預定養成新技手八萬人，其中三萬人爲自技術日學校所養成，餘五萬人則由技術夜學校勞働講習會高級職業學校所養成。

根據於轉科及新教育之預定，須將百五十萬之勞働者提升爲有資格者，其中四十萬人應經過工場徒弟學校，職業學校，及勞働中央學院之術習，餘百萬餘人則令其在勞働補習學校受一段之教育。

文化部分之財政基礎自一九二七—二八年國民教育費曾支出十億盧布，至五年計畫之終，增額爲二十八億三千萬盧布。

根據此案伯爾德尼果夫氏在國民教育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擴大總會中曾有報告，今對彼報告試爲研究而略加批評。至批評之必要，吾人於總會中業經述明。何則？蓋伯爾德尼果夫氏只對於問題之一面曾有表示，即彼一方面努力欲證明對於文化建設有大的動向，同時彼又竭盡其全力而對全蘇聯，特別爲如俄羅斯共和國之大國，橫亘於其面前的國民教育之困難，極力爲其隱蔽。

其報告中對余在教員新聞六十九號發表之論文，再三再四，有所指摘，此爲諸君所共知，此論文曾使聯邦計委會一度憤慨。但此論文則非劣惡。雖然，今須特別聲明者，現在五年計畫之擴大，爲不充分。尤其對於國家產業主要部門之擴大，仍爲落後。

伯爾德尼果夫氏無論何時均認國民教育事業非金錢問題。社會主義建設之競爭

與大衆之熱戀皆能爲鼓舞教育事業之決定的機能，誠爲有理。然此不僅爲文化建設，即對於國家一切之經濟建設，皆能鼓舞。若無大衆之熱戀與社會主義之競爭，則百分之三五收穫之增加與百分之一〇〇的勞働生產能率之增進，將皆爲不可能。然而五年計畫對之尙預定根據物質及財政之秩序，爲多量之投資。

總之不僅爲國民教育，吾人爲國家一切之經濟，以吾人目下文化發展關係印照文化發展之進程，不得不承認對於文化手段之支出爲不足。因其對於產業主要部門落後之故，吾人遂深恐因此轉導產業五年計畫生出破綻。

吾人常謂人民教育委員會與其他機關之文化五年計畫爲最小限度之制定。此亦爲第十四次全蘇維埃大會曾承認者。又當聯邦計委會被強迫對文化手段爲十億盧布之增加修正時，亦曾經承認者。

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所懸念者，此最小限度之文化五年計畫，尙無財政方面十二億盧布的保障。即國民教育全預算額之百分二〇尙未能獲得保障。是吾

人之五年計畫，乃在收入不足狀態內而制定者。此本應由全蘇聯之預算中加以補助，乃一文之補助尙未獲得。

此不僅爲人民教育委員部所懸念，第十四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完全贊成，並委任俄羅斯共和國政府得將其不足額十二億盧布向聯邦政府請求補助。縱令補填此十二億之不足，而大會尙有以人民教育委員部五年計畫爲不充分，提議修正之勢。

占有全聯邦百分七〇之廣大的俄羅斯共和國，其實際狀態則如左述：

在如斯狀態中，而伯爾德尼果夫氏尙謳歌文化五年計畫爲盛業，儼如僧侶自其教壇唱道世界之善事。吾人對於物質及金錢固非所措意，而期待於精神及熱情，以求貫徹吾人之計畫，循其意以爲吾人要求沐浴於光榮境域內，所謂金錢之不足及請求補助均爲世俗之事，幸勿出口。

是以伯爾德尼果夫之報告，吾人不得不謂其爲避雷針。彼原來即決心將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文化五年計畫發生不安之各要素輸入大地之內，誠爲一避雷

針之妙用。但吾人對之則頗厭惡，吾人殊不願將吾人之打擊，吾人之不安，葬埋於伯爾德尼果夫氏帶有幾分傳教色彩之演說辭下。將此種不安使其廣聞於世界，將此種打擊勿令其輸入地下，吾人希望對於不明白國民教育為百年大計者，及對其雖再三警告而不能接受者，均能使其痛切覺悟。

伯爾德尼果夫之報告立論極為奇妙，對其耗費長期作成之文化五年計畫，一言未提，僅於第五次蘇維埃大會之前夜或其開會前二三時內倉卒寫成之十二頁的追補案，加以說明。對於文化建設案之四冊包括五年計畫之大書，宛若一無其事者然，彼將其十二頁之追補案提出，令出席諸位傳觀，繼而聲言此為吾人作成之迅速的進程。今首願向伯爾德尼果夫質問者，君熱心報告之十二頁為何時所製成？何以雖研究四年之久而於大會前始發明此案？雖發明此案，而與此最有密切關係者之實現性為如何？其果否無任何缺陷乎？抑無暇為其質辯乎？蓋只有被聯邦計委會將其必要之所加以指摘，而遂產生此十二頁乎？然而此種追補已為落後，蓋因彼為匆忙中所

製定，未經熟考，且未能與適當的機關保持連絡關係。

復次，伯爾德尼果夫常云「五年計畫」，「五年計畫」。余不能不為如次之事實上的修正。自吾人言，五年計畫已非五年，實僅餘三年耳。五年計畫中第一年既過，第二年已開始且轉瞬即將終。一九二九—三〇年度之根本計畫既已作成。因而問題即為餘留之三年。君使技師三倍之進程，乃空中樓閣，亦未可知。何則？蓋只餘三年耳。因此三年間之技師與技手至次期五年為止，始能養成乎？伯爾德尼果夫曾對人曰：「此計畫維新斯克及阿拉洛夫均經署名，」固然彼等署名為可能；俄羅斯共和國大學專門學校能產出若干卒業生，此種事實上之參証殊為必要。大學及專門學校能產出二萬五千人之技師為其答案乎？然而計委會方面則預定為產出五萬技師之計畫。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預定為產出技手二萬七千人，但計委會則預想為十一萬人。伯爾德尼果夫預定卒業率為在學生之百分一五，但余則謂此為不可能。一九二八—二九年已未能產出百分之一五，至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將為如何狀態，

殊未能知。

伯爾德尼果夫曾謂國民教育之進程較產業發展之進程並不落後。果然，吾欲試問者，集團農場化之進程，對於諸君貢獻如何之意義乎？列寧曾謂吾人以兩腿立於社會主義地盤上，假定協同組合化能普遍實行，彼只有於文化革命實現時為可能。吾人當今預定集團農場化之進程，五年間加入集團農場者，自百萬人增加為二千二百萬人，集團農場之形態為如此之成長。果然，吾欲問者，君在自己作定五年計畫中，集團農場與國營農場文化發展之進程，曾作如何規定乎？君對國營農場與集團農場為作何工作？恐亦未曾想及。是無有教育之一事，較個人經營之農民，不亦為更可懼乎？何則？在集團農場中比較富農加入者多為教育低級之貧農，富農有曾受相當教育之子弟，其自身亦多少曾受一種教養，是以對集團農場與國營農場均未加入。以如斯之故，我國個人經營之農民，較國營或集團農場之農民教養程度高。人民教育委員會為國營及集團農場實施最低限度之文化手段，遂編為如下之預算：除

五年間補足此十二億盧布之不足外，尙有增加約爲十億之必要。然而，君對此事，則默而未語。吾人之文化五年計畫蓋爲饑餓的最小限度之性質，實有修正之必要。乃此饑餓的標準尙有百分二〇之不足；且此不足，及至今日，猶未解決。此誠豈有此理。五年間之預算僅爲五十三億一千六百萬盧布，其中俄羅斯共和國爲十一億之不足，加聯邦十二億之不足，如此巨額地方預算上之補填，爲不可能。且此種之補填，吾人尙未受一哥之補助。吾人實際上爲如何之狀況？余曾通知於君，依據五年計畫之地方預算，吾人在饑餓的計畫中，約有百分一五之支出不足。若在實行預算之假定，似更爲巨大之額。對於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國民教育地方預算之膨脹，平均爲百分之二三—四。假定吾人今年預定爲百分五〇之膨脹，約生二三億盧布之缺陷。何則？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吾人曾定地方預算爲七億一千萬盧布，但實際一九二八—二九年度之支出，爲四億二千萬盧布之故。因而，縱令吾人對地方預算抱有如何之期待，而地方預算對於吾人饑餓的標準之實行，不得謂其爲可能。是請求

聯邦補助一事，誠爲必要。

然則國家預算爲何種狀況？去年俄羅斯共和國之教育費曾支出一億四千四百萬盧布。今年依據此種饑餓的標準，曾要求二億六千四百萬盧布。即在國家預算中，再擴充一億二千萬盧布之巨額爲必要。乃俄羅斯共和國人民財政委員會則僅允爲二千九百萬盧布之增額。因而吾人雖有一億之不足，然終需如此而度此第二年。當第五次全蘇維埃大會時，爾那恰爾斯克氏曾發表如次之正論：「吾人本無麵包，乃將吾人最後面包之一片，亦強行奪取。及吾人依照五年計畫有所請求時，對於吾人之回答，則謂既發給諸君以自動車，諸君尙不欲自行駕駛乎？」吾人曾認十二億盧布之補助爲必要，乃對吾人則爲十二頁之追補，謂已爲諸君追加八億盧布。然而此種追加支出，君早已預定有新鮮之手段。但吾人爲實施此饑餓的限度而發生之不足，此十二億之補填實爲必要。乃伯爾德尼果夫與阿斯台爾曼爲解決此問題，則簡單言曰：「君等數學的計算有錯誤，故欲爲俄羅斯共和國請求補助十二億之預算。」誠然

，自彼等視之，確爲簡單，然自吾人觀之，此問題固不簡單也。經費一事，至今尙未解決；對此問題，吾人始終懸念。統觀上言，俄羅斯共和國國民教育之預算此十二億之補填，殆終於爲不可能也。

對於伯爾德尼果夫計畫之性質，尙有一言之必要。彼主張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時，自八歲至十一歲之兒童應全部無遺使其就學。但吾人則主張屆時務使千七百萬人之兒童得受教育。彼等究應在何處受教育？此先有討論之必要。苟然，則數百千處學校之建設，不容不先加考慮。因而對於建築材料，勞働力，教師等問題，必須注意。此等問題均爲次年工作開始之必要問題。考察人民教育委員會計畫上預定之資本建設，何者舉行？忠實言之，尙一未舉行。

對此關節，伯爾德尼果夫氏之議論，非常有趣。彼曾宣言，次回黨大會以前，初等教育，務期見於實行。依彼之意見，第十五次之黨大會，乃爲審議初等教育問題而召集，即在彼雖未明示實施日期，但彼之意見固明示次回大會以前，初等教育

能見實施也。但至次回黨大會開幕，而前次大會之決議，則完全移存於保存書類之中，由前大會至次大會所表現者，只爲時光之運行而已。依此推論，一九三〇年第十六次黨大會開會，彼又必曰，初等教育必於本年內求其實現，苟叩其實際，恐仍爲無結果之理論。在此期間內恐任何亦未得實現。伯爾德尼果夫在一九二九年召集之全聯邦蘇維埃大會，又同樣主張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問題。蓋次回之大會須二年後方行召集，因而伯爾德尼果夫則又可曰，自八歲至十一歲之兒童，其初等義務教育當於一九三二—三三年講究實施。假定屆時尙未實現，則彼又必主張在任何之未來大會以前，而實施初等義務教育乎？

如此無確實性的次回大會之理論，苟斥其爲非計畫委員會之代表，孰曰不宜。

今再試觀聯邦計委會對於初等學校教師問題其爲如何之忠實態度。計委會之預定，師範學校可以供給四萬九千人，九年制中學校之教育科可供給四萬七千人，但同時則尙有十二萬二千教師之不足。計委會對此欠額將自何處求補充？依計畫會追

補之文化五年計畫，則將其他學校卒業者，使其入教員養成講習所，而為一種補充供給。畢竟為將未受師範教育而習得他種技術者，使其改受師範之陶冶之謂。誠如諸君共知，此問題彼等即如此簡單加以解決。自吾人言，此為將已受一種專門教育者，而又使其另受一種專門教育，在金錢上為如何之浪費。此果為問題之解決適當方策乎？此乃舊式官僚的敷衍辦法，而非實用的問題之處置方法。以如此方法而結束問題，至少為在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機關方面難以允許者。此非計畫主義之作法，乃行路不通之搪塞主義。

今對其他之幹部試為一述。請觀聯邦計畫委員會對於技師技手會有何議論？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五年內預定一切學校產出技師二萬五千人，而計畫會之要求則為八萬人。至於技手前者預定供給二萬七千人，而後者要求十一萬人。當彼等作成此案時，因計算匆忙，未經充分之考究，則其立案之要求當然無有根據。五年計畫在普通須經三四年之研究，然而在彼等則數時間內，即將其審閱竣事。既經三年

之研究，而案猶未成，果爲何故？曰研究三年耳。然則彼等三時間內，即可制定，吾人不禁問曰：彼究有何用耶？

至一九三四—三五年實施初等義務教育時，僅兒童百分之四九爲有學校，餘百分之五一則須採用二部交替授業制。換言之，農村內僅一部兒童能在晝間授業，此果表示爲何種意義乎？蓋表示爲因交替而入學校之學生，須枯坐於薄暗的燈光之下，表示授業至難，效果極低之意。噫！兒童百分之五一，即以饑餓爲標準之教室，尙不能保障爲必有！然而，現在繼續建築之學校，規定所謂一人爲一六·二五立方米之容積標準，果爲超越常軌之標準乎？帝政時代地方自治團體下之學校尙較此標準爲高。且此標準對於教師固未顧及其住所，即學生之宿舍，亦未能建設。然此猶爲俄羅斯共和國計委會之立案，至聯邦計委會規定學生一人其容積標準爲一五立方米，是較此爲更陋劣之狀態。吾人曾數開會議，列席者爲建築技師與教師，所得結論，爲學生一人其標準容積至少爲二四立方米，始能維持保健狀態。假定學校不能設

實習室，則需要實習各科，雖口語教授，爲不可能。伯爾德尼果夫氏果贊成將十五立方米提高爲十七，則一千六百萬立方米之要求，將成爲問題。一立方米之費用爲十五盧布，雖如此點滴之改善，將立刻需二億千萬盧布之巨款。假定欲保證學生百分之七〇乃至七五有教室，則數億盧布之要求，乃必至之勢。情形如是，故雖欲將吾人文化五年計畫之質稍加改善，即需要十億盧布之巨款，以如斯之事態，而謂其爲盡善盡美，爲非夢想乎？

次論及勞働幹部問題。幾於爲不需物質資源，而表示能舉相當成績之聯邦計畫會，對此問題曾樹立如次之計畫：彼等認勞働者之某種數量爲必要。然則，彼等如何以求之？彼等以爲可求之於勞働補習教育。但此制度迄今日，蘇聯尙未實施，抑且未曾仔細研究。在學術教育學院，聯邦計畫會之委員對此僅有一次之報告，故其爲無充分之研究，當然明瞭。然計畫會，則欲採用此尙未存在之制度，作養成有資格勞働者百分七五之企圖。且估計此項養成費之支出，爲一億二千一百萬盧布。至

在彼五年計畫內，預定養成有資格勞動者百分十四之工場結合學校，其需款爲三億六千萬盧布。又預定養成同樣人員百分二·九之職業學校，尙需款八千六百萬盧布。今僅就養成有資格勞動者百分七五之補習教育之經費支出爲一億二千一百萬盧布言，確爲無以更加之廉值。

吾人已一再言者，爲五年計畫之第二年既在進行中矣；而勞動補習教育制度則尙未着手。有資格勞動者之應當養成，其爲必要，固勿庸論；但其必要之數，各當局之意見猶未能一致。俄羅斯共和國計委會與其人民委員部曾認此項人員對全勞動者須爲百分四〇之比，而聯邦計委會，則認其應爲百分六〇之比。

果以何故二機關雖緊相鄰比，而意見尙復如是出入？蓋此問題至今尙無人爲正式研究之故。

此問題在三時間內，在三日內，甚至三月以內，殆不能爲任何之着手。在何種工業界需要何種技師技手及勞動者？且究爲若干人？爲得此結論，至少有整個一年

研究之必要。此誠爲重要之問題，但須經充分研究，始能解決。文化五年計畫之問題本有多數之缺點，因而吾人規定之進程，乃爲相當正確之性質。茲有因吾人未得補助金，而進行勸慰吾人，謂無此補助亦未嘗不可者，是使吾人之計畫，歸入於消滅破碎也。

吾人現正努力謀農業機械化，吾人之工業非已應用完全之新式技術乎？吾人非已擁有二千二百萬人之集團農場員乎？故此時吾人之迫切工作，非所謂「社會化」，乃爲對於產業之個人資本，必須力謀爲同等發展之問題。但文化之發展與彼等之同等發展爲不可能。果持何理由使吾人文化之發展，必須與我經濟之落後形態，爲並行乎？吾人所要求者爲國家之工業化，吾對個人資本私有資本之發展，並未發生任何之興趣。苟如是以印證，則吾人目前工作將爲全不正確。所謂對於工業勞働者，都市住民，國營及集團農場協同組合等之文化方策，較工業化之進程爲高者，余願伯爾德尼果夫爲我舉例以證。

關於國營及集團農場之文化發展，聯邦計委會從未爲任何之統計，吾人今敢斷言，彼等對此五年文化發展如何進行之理想，亦未曾有。然伯爾德尼果夫則以自己之案爲全聯邦的表現之意義，而加以敘述。第十五次黨大會曾有明白指令，謂關於五年計畫之文化關係，各共和國各區，均應自制方案，而五年計畫之第三年既在進行中姑且不問，乃伯爾德尼果夫則謂其計畫爲全聯邦之表現。當今已樹立文化五年計畫者只有俄羅斯共和國，但聯邦對此大共和國之態度，如吾人共見者決非贊助，亦非放任。今要求聯邦計委會對各共和國有分別注意之必要。計委果持有何種方法以保持均衡乎？是爲免去混亂起見，則不可不先事分辦。然而假令吾人使計委會接近各共和國之各個人，則事態誠如伯爾德尼果夫所思考，其爲未善，當可明瞭。輕視大共和國之不安狀態，隱蔽事實真相於聯邦之幕內，聯邦計委會苟持此種態度則爲不可。是以揭開面幕，觀察真相，殊爲必要。吾人果得何種之結論乎？

據吾人所見，第一結論爲因文化五年計畫未被充分研究，且國民經濟五年計畫

，對文化建設亦未充分注意，於是發生癱瘓之狀態。文化本已落後，今欲在癱瘓的進程中，而作凌駕其他資本主義先進國之企圖，是爲妄想。因而吾得謂國民經濟五年計畫，對於文化建設五年之計畫，未曾充分注意。

第二之結論即國民教育，在其質與表現上，均爲極不充分之現象。初等學校之學務費，當五年計畫之終，爲何種狀態？關於此點吾人即戰前之標準，尙未能達。教師之薪俸亦未能達戰前之狀態。是吾人僅對初等學校兒童百分四九之教室，稍有保障，凡此均能致文化事業於跌蹉，特別爲使義務教育之實施趨於危險。

第三之結論，爲俄羅斯共和國教育上十二億盧布收入之缺陷，至今日仍無着落。因此雖最小限度之標準尙受一重大打擊，五年計畫之全體，不免瀕於跌蹉。

## 第十三章 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之文化

### 五年計畫

對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及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文化五年計畫檢討後，對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之文化五年計畫似無多言之必要。

蓋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之文化五年計畫，亦與聯邦經濟計畫委員會之該案相同，非其獨創物，乃整理由俄羅斯共和國及各自治共和國之人民教育委員部收集之資料而製成者。

彼將其集成之資料並未寫為整個之文章形式，單為機械的羅列，而未行充分的考查，只對收集之資料，加入其相當之意見，實際上其參插之意見，理由多欠充分。

將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之文化五年計畫，一加檢討，即可得相當之評議。

但其五年計畫未得謂爲獨創者。聯邦計委會因提起未能解決之非常重要問題，並且其對他各機關，特別爲俄羅斯共和國，無有聯絡與協調。然而謂其爲自身獨創的文献或一家之成案，則無不可。

若俄羅斯共和國計委會之文化五年計畫，則不能與此並談。其最重要的問題，爲無有區域的區別一點。此種最重要之缺陷，在檢討聯邦文化五年計畫時既已指摘。彼即將其自己之計畫隱蔽於全聯邦之幕內，各共和國對聯邦計委會宜如何遵循？在聯邦五年計畫內，未能發現。

聯邦計委會之代表者伯爾德尼果夫氏曾云，聯邦內共和國有六。似即謂聯邦內含有如許共和國，若以國別樹立五年計畫，在聯邦計委會之力，爲不可能。

假定由此意見以檢討俄羅斯共和國計委會之文化五年計畫，則以上之論據當謂其爲更有力。何則？蓋俄羅斯共和國包有十三州及其他不少之共和國之故。因而俄羅斯共和國計委會感受非常之困難，而未作區域別之計畫案。然而此處不能再爲

一度指摘者，即第十五次黨大會曾發明白之指令，謂當作成五年計畫之際，應以各區域爲別而立案。此種指令雖明白正確，然俄羅斯共和國則終未實行。

俄羅斯共和國在其一般的五年計畫內，一面規定各區域產業之發展，同時別方面對文化建設，特別爲國民教育，亦加注意。但其僅爲一種注意而已，實際上國民教育應爲區域有別之關係。今試引二三例於左：

例如列寧格拉底州之國民教育費，僅其計畫書半頁之地位，是僅爲一般的數字之表現，並未特別樹立該州文化五年計畫財政部門一章。對於小學校，初級職業學校，徒弟實習所，未就學齡兒童之就學人員，工場徒弟學校等亦略爲提及，但僅在其五年計畫之終結爲有進技術學校資格者增加爲百分之三一。此即其文化五年計畫之全部。是列寧格拉底州僅有技術學校入學資格者，產業或其他技術學校之學生，則似爲無有。至於政治方面之教育事業，讀書室綱，圖書館，文盲清算方法等，則一言未及。特別對於加萊利亞共和國則另有專載。然共和國雖區別，而對於國民

教育，則全未記載。

西鄧州對國民教育，則只記有十九行。被則爲初等學校綱，一九二六年國勢調查之文盲，五年間職業學校之學生，徒弟實習所，工場徒弟學校，技術學校等名稱之列舉。而其結尾則預定技術學校之學生應增加爲百分之五六。

又，對五年計畫幾爲完全無有之烏耶茲加地方，別爲一種特殊情形。其未立五年計畫，自當另作別論。然其對於國民教育，亦一言未及。

所有其他各州，率多如此。由此以觀，計委會之五年計畫，完全爲衆人在不同時間，各自寫成之作品。或者於國民教育中略爲論及初等學校，徒弟實習所，初級職業學校之心情。或者雖云以區域爲別，而樹立五年計畫，但此原則對國民教育之應用，則完全忘記。

以如此情狀將各案彙爲一處，用以付印，裝爲一冊，此即成爲所謂俄羅斯共和國五年計畫統計數字之巨著。

總言之，不僅爲該計委會之文化五年計畫，其他一切之五年計畫特別以區域爲別而加以檢討時，則立刻暴露彼爲無有一貫之制度，且無有連絡與共通的標幟。然而其不能發生指導精神統計作用，誠如吾人所書也明矣！

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五年計畫第一卷四百七十頁社會文化建設篇，開始即作如次之記述：「文化建設最重要任務之一，即爲在社會文化領域內，將文化之標準與因將來產業發展之需要，並日以增大之民衆要求，三者間所存之不均衡，俾其能爲最大限度之減少。並再進而決定此減少的方法實行之進程。同時依此將文化方面五年間爲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所促起之良好條件，保障其有實現之可能性。」

以如此而理解計委會之意見，並如此而認真處理文化建設之問題，次則於審慎註釋文化計畫時，並實際深刻考慮其資料中，俾其與國家產業之發展保持連絡關係。其結果，吾人須承認文化建設之手段，乃使文化與產業發展之不均衡爲最大限度接近之手段。

然作如是思致者則大誤。何則？蓋果爲如此之完善解釋，反使吾人感覺自己思想之方法爲陷於錯亂。計委會於是更作如次之記述：「次述之事態實有鑑察之必要。一爲我國文化，本極低陋。一爲應當建設之範圍，其意義與領域，包含均極擴大。一爲我國物質資源，比較極受限制。一爲創造文化之價值，需要長久之期間。一爲應當實行的方法，效果甚低屬下。凡此等事實條件均有一一鑑察之必要。」

假定將以上所引用者，兩相對照，首先感覺其爲互相抵殺。一方面固曾主張將文化標準與由產業發展而引起之需要的不均衡，力求其爲最大限度之減少，同時他方面則又述及我國文化異常落後，在所有建設領域內，負有廣大任務之旨趣。次則繼言我物質資源，比較受有制限，且時間亦須爲長期之經過。總之，此項任務本爲重大，而文化標準與產業發展之不均衡關係，則又爲莫大之懸隔，彼計委會之如是宣示者，蓋使人理解彼之計畫對此問題不能爲多少的滿意解決之故也。

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文化五年計畫主要缺陷之一，則爲雖根據於乞丐式之

標準，而以資金上爲莫大之缺陷，故作成不充分的進程。

計委會預定五年間國民教育費爲六十三億九千七百萬盧布，然其中十二億三千九百萬盧布，在俄羅斯共和國預算及地方預算上均無有着落。計委會因受各種制限，即最小限度，極不充分的條件，尙在地方預算國家預算中無有保障。何以竟將其收入之缺陷十二億三千九百萬盧布列入於聯邦預算以內？以如此之巨額在制定計畫前，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與聯邦經濟計委會，或其政府有所協商乎？吾人願有質問者，以如此巨額，是否能得到聯邦之補助？

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規定整個國民經濟之支出，爲四百七十億盧布，其中有落空者，僅爲國民教育費。國民經濟之各部門，在五年計畫內雖均能保持其收支之均衡，獨國民教育費則須另作別論，其支出之百分二〇，在俄羅斯共和國財源中無有保障。

此或爲計委會對於國民教育持有特別的感情作用。人民教育委員部之代表，對

此未解決之缺陷，則任其懸案。質言之，即對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會之代表者表示其不滿意。但此既爲事實，亦別無善道。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會將此項缺陷則編入於聯邦預算，而聯邦計畫會又命令共和國負責籌畫財源。

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爲補填此項缺陷，一九二八—二九年對聯邦之預算要求，僅爲七百三十萬盧布之補助。換言之，在十二億三千九百萬盧布缺陷中，當五年計畫之初年，對聯邦預算只請求七百餘萬盧布，而聯邦對此，則一文未允。依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會之預算，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度擬將一億四千二百萬盧布預定移於聯邦之預算。然而計畫會當其作成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統計數字時，從聯邦得來之一億四千二百萬巨款，擬供何用？則全未考慮。

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對計畫會再三要求劃歸聯邦預算項下漏卮之補填，然而計畫會對此始終未採取任何之手續。及人民教育委員會明悉此種情況時，遂不得已向上級機關具申此旨，其結果組織特種委員會，審議對聯邦預算要求補助

之問題。

然當此問題將被審議時，計委會之態度忽變，報告人民教育委員部在五年計畫之初年度，其預定百分之一五尙未實行。然自另一方面言，如不能收容其萬人之義務教育者，而其預定極少額之學校建築費之半部亦未支出。蓋五年計畫預算範圍，如未大加修正，即依照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所得之報告，亦不得謂爲計畫之未實行。反而言之，若依照地方預算言，可謂其實行已超過預定之上。此本爲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自己之預定，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對聯邦預算，不惟未能要求一億四千二百萬盧布之額數，反而將人民教育委員部之二億六千萬盧布，大行削減。人民教育委員部本要求爲二億六千萬，乃竟改爲一億四千二百萬：是約爲一億之縮少，是較其自身當初之預定，尙爲四千二百萬盧布之減額。

當吾人草此稿時，聯邦機關尙未審查此項要求補助之問題。但吾人代聯邦着想，彼當有反問吾人之必要。蓋彼等認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既可由其自己預算中

削減四千二百萬盧布之故，爲何反使吾人舉行審查？因此以後應開之適當委員會，遂竟不開會，亦不可知。

此時聯邦政府在聯邦預算中，將人民教育委員部之要求如再減額，則十二億三千九百萬盧布之缺陷，將更落空。實際上吾人五年計畫之二年，既已經過，假定將此十二億三千九百萬盧布五年而等分之，則聯邦預算每年應補助吾人爲二億五千萬盧布。因而爲補充一九二八—二九及一九二九—三〇年度之缺陷，俄羅斯共和國國民教育追加額之支出，當爲五億盧布。

然而考其實際，則如何？初年度即一文未支出，第二年假定能受一億盧布之補助，仍不得不謂爲有所補益。何則？蓋聯邦政府不肯依照俄羅斯共和國政府自身所預定者而增額也。

總言之，國民教育費之大缺陷，不爲一般人所理解，故即其一半，恐亦未能得到補助。何則？蓋聯邦經濟計委會既不承認其爲缺陷，而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

雖承認其爲缺陷，而向聯邦政府亦未能爲努力之要求。

由如斯情勢言，此共和國計委會五年計畫中之既未充分的計畫，遂即完全實現，殊未敢必。因共和國計委會之如斯狀態，尙可如次之語句表現之：「國民經濟固定及流動基金投下之增加率爲百分一〇九·八，社會文化建設爲百分一六五，教育保健及社會保險爲百分一七一·八。」

初年度之實績，已能表示對於國民教育投資實行之狀態。初年度之實績，學校建築費已呈露約爲百分五〇之不足的狀態。是以人民教育委員部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統計數字中，要求其未支出一千四百萬盧布之投資，而共和國計委會，則首將此計畫一筆抹殺。

共和國計委會五年計畫第二卷，曾記載有國民教育之財源。此項財源爲分別各年度，依國家預算，聯邦及地方預算，及由社會發議之收入而規定。

苟吾人檢閱此表，則將發見其特徵。即經濟計委會爲完全有意識的使共和國之

國家及地方預算之負擔減少，而預定使實現希望很少之財源劃歸教育經費，如以聯邦預算，社會發議，特別資金及由工業扣除之餘款等為教育財源之重大宗項。實際上共和國之國家預算如何為？一九二九—三〇年度計畫會在其五年計畫中預定為一億七千萬盧布。但假令依照既被確認之數字，僅人民教育委員部，即為二億盧布之預定，此為與計畫會在國家預算中一九三〇—三一年預定者為相同。於此吾人將見有國家預算負擔過少之傾向。對於一九二八—二九年度之地方預算，而計畫會猶採取同一之態度。何則？蓋計畫會對於國民教育費制定四億七千九百萬盧布之預算，根本上即不理解。至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制定預算為五億九千七百萬盧布。當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地方預算較共和國計畫會制定者，曾實行超過二千萬盧布。計畫會對其超過之實行，不但不認為自己計畫之無有充分根據，反以為彼等既未令地方預算充分負擔，則五年計畫將難實行。乃竟不然，反而實行超過表示欣慰之意。果能超過固甚善，然而美中不足者，則其實行並未超過少許。蓋因聯邦補助，

工業扣除，社會發議等項無有着落之財源，致共和國計委會之五年計畫多未能實行也。

對於社會發議，吾人常聞如次同樣之辨明。即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未曾利用基於社會的發議，而得到之資金，且其亦有此項活動的能力。誠然，果令試行，彼等將又提起別種問題。吾人固無有組織社會發議之能力。縱令一旦試行，則資金恐仍難充分取得。然所謂聯邦預算，特別資金，工業扣除等項究爲何意義？何以彼等均規定於五年計畫中，而一未實行耶？

實際上 一九二八—二九年度由工業扣除之狀態爲何如？實際吾人由此項財源可得一千萬盧布。但計委會在五年計畫中非爲四千萬盧布之預定乎？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將聯邦補助預定爲一億四千二百萬盧布，其後非竟削減爲一億盧布乎。

總之，此爲計委會有意識的將此等巨額支出劃歸於不確實的財源，而表現其實際上採取減輕國家及地方預算之方針。換言之，縱令在國家及地方預算上求更確實

適當之支出，亦非不可能也。

吾人今對共和國計委會之預算案之批評姑止於此，即吾人今對共和國計委會五年計畫第二卷之數字無連絡之事項，不再欲爲起此以上之敘述。蓋對此事已爲不少之說明，此只證明關於此項之研究，全爲機械的事項而已。

次將移於共和國計委會文化五年計畫之一般問題，對初等教育問題，經濟計委會樹立一種計畫，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人民委員會所定之期限爲尙早。即對於「準都市地方」之八歲兒童，能將其提前實施初等教育。

關於農村，則樹立一種計畫，擬至一九三三—三四年全部八歲之兒童令其得受初等教育。由此以觀，修學之兒童數，預定爲自一九二七—二八年度之六百八十七萬五千人，至五年計畫之終，達於一千零四十萬人。依此計畫自八歲至十一歲兒童之收容率，當然爲自百分七七·三增加爲百分九三·八。

計委會此種計畫，與人民教育委員部之案，幾於無差異。然而彼尙有非難人民

教育委員部實施初等義務教育之進程爲落後者，但吾人熟知，俄羅斯共和國及聯邦計委會根本案之進程，均爲不高，實已在在證明。

對於初等學校教師薪俸之增加，計委會有如次之立案：

一九二八—二九年度	月薪	四十八盧布
一九二九—三〇年度	月薪	五十八盧布
一九三〇—三一年度	月薪	六十七盧布
一九三一—三二年度	月薪	七十六盧布
一九三二—三三年度	月薪	八十五盧布

共和國計委會之計畫，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內已未能貫徹。如初等學校教師薪俸，由既定之五十八盧布，在統計數字上乃易爲五十五盧布。

學校費之標準，計委會規定，當五年計畫之終，學生一人爲九盧布。

資本的建設，預計爲五億一千八百萬盧布，然其實際不過略充平均需要之百分

四〇乃至五〇，至其建築之標準則極低。

初等教育費之減額，五年間預計為二十三億八千萬盧布。

以人口千人為比率，初等學校就學兒童數，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為六四·七人，至一九三三年則增為八七·七人。都市住民千人中就學數在同期間為由七三·四人，增為一〇〇·二七人，而農村方面則為由六二·八人，增為八四·二人。

民衆政治教育事業計畫會之計畫，則頗不充分。例如共和國內文盲撲滅運動，五年間本預定為八百五十萬人，約須將四百萬人，移於次期五年以內。余在前章中，既已敘述人民教育委員部案與計畫會案，對於文盲撲滅均為不當。蓋文盲撲滅之進程，均為同樣之不充分。

今試論共和國計畫會文化五年計畫之其他部門內有資格勞働者及專門家養成之問題。對此，計畫會採用有適當之預定方法。根據其所預定，共和國領土內工業各部門需用技師及技手之人員，五年間為如次狀態：即技師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七人，

技手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九人。其中詳分，則重工業技師數爲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人，技手約爲二萬人，而輕工業方面技手爲一萬五千五百人，技師爲八千三百五十七人。蓋此種需用人員，只爲共和國及聯邦最高經濟會議管轄下工業之數。

假定將共和國領域內存在之共同組合，軍部，公共經營等各種工業均皆包括時，依照計委會之預定，則需要技師六千三百五十四人，技手一萬三十八人。因之需用技師共爲二萬八千人，技手共爲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七人。

然而此種計畫，並非基於各當局之申請，乃基於理論的概說。

此項需用人員，共和國大學專門學校技術學校之畢業生不能爲完全之供給。依經濟計委會所核算，技師不足約爲五千人，技手不足約爲二萬四千人。

此項不足人員計委會採用次述非常手段，以樹立其養成計畫：

甲、提高現存大學專門學校及技術學校製造卒業生之能力率，減輕學校方面之「底普羅日尼果夫」（譯音，或種費用，）之負擔；

乙、新設大學專門學校縮短其修業年限；

丙、將現存之高等技術學校，加以改造；

丁、在工學院內設赤色指導者講習會，對現存的專門家施以再教育；

戊、新設或擴張現存之技術夜校，及勞働者講習會；

己、將中學校產業技術科及生產科加以組織，其後改爲純粹的產業學校。

如此從產業學校化的中學校內，依計委會所預定，可產出各部專門家約一萬七千人。

共和國計委會之五年計畫，對建築工業專門家問題，特爲重視。依五年間建築工業之需要，應有受高等教育之專門家約六千一百人。然而現存之大學專門學校，在此五年間，只能產出約爲二千人之建築技師，因此發生約爲四千人之不足。建築工業之技手依計委會之計畫，一九二八—二九年度爲三千七百五十人，但其需用人員則爲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人。即因爲建築而工業擴張，技手人員遂需用九千二百

人，但現存之建築學校，在五年內最大限度，不過產出四千人。

即當今日計委會之計畫，為既不充分，乃至明白。共和國計委會之新計畫吾人誠尚不知。但聯邦計委會曾經如前所述，其養成技師技手之計畫，已證明為全然不足。

對於農業專家之人員狀況，必須使其良善。何則？蓋依據共和國之證明，除農務人民委員部之要求外，農業共同組合，穀物托拉斯，及製糖托拉斯等，尚提出要求之故。

為農業之發展而需用專門家之詳細計畫，聞計委會尚未立案。但彼曾言明，在將來五年間，將供給有高級資格者需用人員之百分六五，有中級資格者需用人員之百分七〇。

共和國計委會之計畫，正在考慮農業之社會主義的部分。然而為滿足此部分之要求，不得不認彼之計畫為不足。如依其計畫，則國營農場之組織者，有二千名之

需要，但由學校方面只能供給一千五百人即爲其百分七二·八。集團農場組織者之數則爲三千七百八十五人，而由學校方面則僅能供千三百二十人，即不過供給其百分三四·九。如依據計委會所有之計畫，則農場需用之有高級資格者，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人，但其供給人員則爲二萬四百五十八人，即不過滿足其百分七三·八之要求。

爲農業發展而需用之有中級資格者爲三萬二千人，但其供給則爲二萬二千人，不過使其滿足百分六九·四。

然以上之預定，則極可疑慮。由如次之例，可以瞭然。爲依照計委會之預定，產業技術者荷物自動車之操縱手之充足率，本定爲百分九二·七，但此種專門家需用之人員，其全部爲二千七百二十三人，實際上如吾人所言，爲極微之數字。

關於保持高級中級技術者需要供給之均衡，計委會則列舉如次之數字：

專門種別      五年間需要人員      學校養成人員      對需要之供給率

高級產業技術	三七,〇〇〇	二七,二〇〇	七三・四
高級農業	二七,七〇〇	二〇,五〇〇	七四・〇
高級社會—經濟	一四,三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〇四・九
高級師範	二二,七七〇	一七,〇〇〇	七四・九
高級醫術	一七,五〇〇	一二,〇〇〇	六八・六
中級產業技術	六一,八五〇	三五,〇〇〇	五六・〇
中級農業	三三,二〇〇	二二,〇〇〇	六八・八
中級社會經濟	三三,四二〇	一一,〇〇〇	四一・九
中級師範	一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三三・三
中級醫術	四一,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	六三・四

共和國計委會，對共產黨大學專門學校及普通學校發展之計畫，特別有注意之必要。計委會會計畫在此五年內將列寧格拉底之小數民族大學，與莫斯科之少數民

族大學合併而減去共產大學一處。然而其學生則計畫由五千人增爲七千五十人。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亦有如此之計畫。實則此種計畫之原則爲錯誤。何則？蓋當農業及文化建設非常發展之時，而將共產大學減少，只將其收容人員爲少量之增加，決非適當。

所謂其原則上錯誤者，蓋其開始對於蘇維埃，黨及職業組合建設必要人員之養成機關，即共產黨大學，而未作成保障發展之計畫。

共產黨大學爲我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勞動者預備學校，及各種研究會之指導者，教師之唯一供給機關。因而若使其收容人員爲不充分，或減少其大學數等事，乃絕對不可者。爲諸君所共知者，即事實對彼等之計畫已有所修正。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吾人已樹立建設共產黨大學四所之計畫。因而全五年內各地方有普遍設立共產黨大學之必要。當行政區劃定後，州及地方均成爲較廣的管轄區，且擁有相當之多數住民時，此時各地方及州亦被完成爲一個經濟區域，因之制定適合於各地方之

共產黨大學網，殊爲必要。

與此相同者，爲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網，在此五年間幾爲停滯，其收容人員僅自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人，增爲一萬九千六百十人許，殊爲不充分。何則？蓋共產黨政治教育學校爲養成有意識的村蘇維埃共同組合讀書室低級學生教育者之主要供給機關。共產主義教育網之如斯不充分的計畫，實爲在實行上含有階級的戰線逃避之意義。換言之，此種實踐實等於採取機會主義者之方針。此種非難，樹此計畫之人民教育委員部，共和國計委會，均不能逃其職責。

今將高級及中級資格幹部之問題姑且止此；而對於物質的保障及公費學生問題，再爲一言。此種關係，與其他相同，聯邦及共和國計委會間之計畫，大相出入。兩者對高等技術專門學校在學生卒業之比例，均曾預定爲百分一五。但試檢別其公費生對全學生之比例額，在共和國計委會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百分四九，五年計畫之終，預定增爲百分五五，而聯邦計委會則同期間內增加之計畫，爲自百分五〇。

增爲百分九〇。

共和國計畫會之計畫，在同期間內，每個月平均公費額擬自五十盧布增爲六十盧布。此兩者立案其所以大相出入者，實證明共和國計畫會之立案基於實際上實現之可能性，而聯邦計畫會則好高誇大，以此爲宣傳之資料。自五年計畫之最初二年的質績上言，聯邦計畫會之計畫，不過爲一種宣傳工具，而共和國之案，則頗表現其富有實行性。雖然，對於此種問題，聯邦計畫會之態度誠爲正確，而共和國計畫會之計畫，確亦有其不可寬恕之處。

欲使我大學專門學校卒業生增加其學生總數百分一五，如學生之物質的保障苟無增加，則爲不可能之事。請問於共和國計畫會，學生之百分五〇，尙無有物質的保障，擬如何使卒業率增高乎？若如此狀態半途退學者及落第生之日趨高率，乃必然之現象。其成績之不能向上，亦爲當然之事理。共和國計畫會於其五年計畫內，爲如次之記載：「中央委員會七月擴大總會會表示物質的基礎之薄弱，爲幹部養成

上一種現實的缺陷。根據於此指令，而對五年計畫初年教育費總額之關係及各部門之事業，既已實行一種進轉。」

此種經濟計委會之進轉，在其資本的支出與五年間支出額之圖表中業經表現。此種圖表所表現者，即為對於教育之投資額。一九二八—二九年度為一億三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為四億三千二百二十萬盧布，五年間總額預定為十五億九千七百四十萬盧布。驟視之，確為一種非常增額。

然而計委會假定將對教育費資本支出之增加額與其他資本支出總額之比例一為對照，則右述數字，對教育似不感為如何之痛癢。今將其試為對照，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國民教育之資本支出對於同年度之資本支出總額為百分之四·六，通五年間而統計，其比例反低下為百分之四·三，據此當已瞭然。

此得謂為已經實行中央委員會之指令乎？如斯狀態已呈露於各方面。口頭上似為遵守中央指令，及調查其具體的數字，恰皆為其反面。臨終試舉一例以說明其對

此問題無有定見。

我大學專門學校及技術學校工作之質的改善，依存於其物質的基礎，此為諸君所共知，無論何人均當承認。即為依存於公費生之增加，學校設施之改善及新建築等。對於國民經濟必要人員養成之重要機關為大學，專門學校及技術學校等，而此等學校網均隸屬於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亦為任何人所承認。當今無論何處對於幹部之養成問題，均攻擊人民教育委員部之工作成績為不良。人民教育委員部之工作確有許多錯誤遺漏，固不可否認。但有一言願先聲明者，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管轄下之大學專門學校學生一人相當之費用為年七百盧布，而烏克蘭那學生則為八百盧布，最高經濟會議所轄高等技術學校學生一人一年則為千六百盧布，交通人民委員部所轄高等技術學校學生則為千七百盧布。

物質的保障既如此懸隔，則其工作之成績，當然有相當之差異。是以當批評工作成績之善惡時，此種事態，當然不能不問。

此外吾人尙知有許多經濟機關，將其自己必要之人員，用自己之力量與資金以從事養成者爲不少。吾人固知各種經濟機關爲養成其自己必要之職員，曾有組織學校及講習會之事。但爲養成此等經濟機關所要人員，曾支出若干之資本乎？今試爲討論，此問題有特別調查之價值。現在關於此問題，尙未得充分之材料，但此等經濟機關支出之額，斷言其較人民教育委員部所轄之學校經費爲高，則無不可。此等現象，確有掃除之必要。因而爲養成各級之有資格勞動者，吾人必須主張根據於相同標準管轄於統一之機關爲必要。如今日之情狀，養成有資格勞動者之結果，雖斷言其經費爲經濟浪費，亦當首肯。

根據共和國計委會五年計畫，而移及於有資格勞動者養成問題，有一非常可喜的事項必須加以說明。即彼對於有資格勞動者之養成，計委會之原則的方針，爲完全正確是也。例如計委會關於有資格勞動者養成之問題，曾有如次之規定：

「勞動生產能率之不斷的成長，在社會主義建設條件中生產原價低下之大進

程，對農工業勞動者喚起一種新任務。不單為在生產過程中參用機械，並須使工業建設與組織之過程中為合理化。此為完成吾人凌駕資本主義諸國，技術發展標準之主要任務，亦即對於實行此種主要任務之吾人為必要的勞動者之新典型。因此，技術的幹部之問題，為社會主義建設之最重大的一部。從而引起所謂一般文化及政治發達問題與生產的有資格之問題，一面彼此不得不為互相嚴密交錯之問題。如使勞働力養成之主要機關落後，是與國民經濟或種部分落後，為同樣危險之事件。

如此之規定，誠極正確。雖無論任何場所，亦有主張之必要。若以勞動者作為機械之附屬物，不理解其為有意識的社會主義之建設者，加斯特夫之理論必須加以不容情面之斥責，乃十分之必要。蓋加斯特夫認為勞動者僅使其能熟練操縱機械，其資格即為充分，故只須教以操縱某種機械而已。

加斯特夫氏已忘記人類在其自己之勞動過程中，或實行機械式之某種勞動過程

中，彼能變爲機械一事。是以當今日技術之發展生產過程之運行，往往經某種機械的動力始，而復繼續此機械的動力，以抵於完成。卽如吾人今日既用機械之力以搬運鐵石，又用其力以洗鐵，以精製鐵，在此種生產過程範圍，毫不假手工之力。此誠爲有理；但果如此而謂爲勞働者資格之養成問題，已得解決，是爲不理解現在技術發展之要素者之故，特別爲未理解社會主義建設之要素也。

今日之技術爲有資格勞働者之不足，卽對某種技術爲完全不相知，抑或僅對一種專門技術爲相知，而其他許多專門之技術又必須理會瞭解，此今日需要技術者之程度情狀也。

爲指導今日歐美實施之複雜的生產過程，不單爲生產一方面，而具有一般常識之有資格勞働者更爲必要。

以蘇維埃之特徵，若以勞働者爲機械之附屬物，大爲不可。蓋勞働者之所以爲必要者，以其爲社會主義之建設者，生產之當然的指導者。卽指導生產，苟無一般

常識及技術的知識，爲不可能。

謂勞働者爲機械之附屬物，除謂其爲純然資產階級者之觀念意識外別無他意。自彼等言，蓋以如次之精神教育勞働者，於彼等爲有利。即勞働者，與其自己在任何時間內，均得變爲機械。結果資本家只用技師技手等有資格者，縱令無有勞働者大衆，亦得生產，只將如上印象，俾勞働者記憶爲已足。

共和國計委會之有資格勞働者養成計畫，其出發點蓋根據於所謂有資格勞働者之人員須爲百分四〇乃至四三。即對聯邦認此爲百分六〇之一案，表示不贊成之意。

如依照共和國計委會之計畫，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勞働者之總數爲百九十三萬一千人，因而在五年計畫預定將此項勞働者數增加爲二百五十六萬八千人。計委會所樹立之分配預定計畫，爲養成有資格勞働者五十萬人。經工場徒弟學校出身者爲十萬人，經產業生產業徒弟制度出身者爲八萬人，經職業學校及職業講習所出身者

爲十一萬人，經勞働中央學院及其他機關與短期講習所出身者爲十二萬五千人，經其他勞働調節局出身者爲八萬五千人。

對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五年計畫之批評與敘述姑止於此；但如次之一事，則願爲指摘：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委會，與人民教育部對於聯邦經濟計委會之五年計畫大相矛盾，而無聯絡且含有研究不充分之問題。

吾人如將消費組合，農業共同組合，運輸中央管理局，及其他之五年計畫而加以玩味，其缺點亦皆類此。

以上各現象在今日之文化戰線中，極呈紛亂支離之狀。即一般之教育手段，各自爲政，就其所預定之種種，已在在足爲吾人所證明。所謂「統一指導」，「統一制度」，「協調」，「共同標準」，等等，均未樹立。此類問題，皆必須再加研究而分析者也。

## 第十四章 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之五年計畫

此為諸君所共知，運輸教育事業，歸交通人民委員會管轄，爲此而設有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因而運輸教育五年計畫，中央管理局會制定成案。

此種五年計畫，與其他各部之文化五年計畫，同有多種缺陷。其主要者有如次舉各點：

甲、制定該項計畫案時對保持均衡一點，未能充分注意，因而與別案無有連絡與統一。

乙、對於此種教育發展之必要的教員保障，案中未曾敘及。

丙、在此案內對於兒童庭園兒童俱樂部，缺陷兒童之補助機關，及應於地方要求的勞働者之養成方法等項，均未道及。

對於所有以上之缺陷，中央管理局已允諾漸次追加訂正。

學齡前兒童之教育機關收容人員，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爲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七名，但當五年計畫之最後年度，預定增加爲三萬二千一百人。又運輸初等學校就學兒童數，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爲三十六萬人，但當五年計畫之終，則預定爲四十一萬四千人。次爲自八歲至十一歲兒童之就學率，在相同期內預定爲百分八八增爲百分九七。其中水運事業方面，爲自百分六七增至百分九五，今預想其自平均百分八五·八，成爲百分九六·七。

學齡兒童之就學率，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案，較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之案爲稍高。

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所屬之初等學校內，當一九二七—二八年度，超過學齡之兒童，對其全體之比例，爲百分四一·五，但至五年計畫之終，則可減低爲百分之二〇。又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初等學校超過學齡兒童之收容數爲四千四百六十二人，但至五年計畫之終，則增大爲二萬人。

第二孔齊特爾，即自第五學年至七學年之修學者，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十七萬四千四百名，但至五年計畫之終，則預定爲二十二萬二千人。又第一孔齊特爾中（第一學年起至第四學年止之修學者，）由初等第四學年升入第二孔齊特爾（即中學校）之進級率，預定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百分八三、五增大爲百分九五。

第三孔齊特爾，即自第八學年至第十學年之修學者，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八百九十二人，但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則當增加爲四萬六千五百人。由第二孔齊特爾升入第三孔齊特爾之進級率，一九二七—二八年爲百分一六·二，但同期內預定增至百分之三〇。

此爲諸君所共知，在運輸方面爲從務員之故，初等學校均附屬宿舍，以盡其實實的職務。在中央管理局五年計畫中，將寄宿舍之收容兒童數，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一萬八千人，至五年計畫之終，預定增加爲四萬人。雖如斯增加其收容數，若以同比率觀，不過自百分三·四，增加爲百分五·七而已。

又對運輸從業員之未受教育者，及教育程度之低級者之社會政治教育，亦頗注意。

因而如依其五年計畫，在此五年間，預定教文盲十萬人以讀法與寫法，但實際上有一萬三千人之收容能力。

又在常識涵養講習會，至五年計畫之終，預定有一千五百人得享受講習教育。

一九三二—三三年，常時鐵道從業員為七十八萬人，加水運方面十二萬人，定為九十萬人，如一講習會以收容千五百人計，則六百講習會為必要。

以成年教育之上級學校數，當五年計畫之終，每一學校舉辦二個常識講習會之預算而立案。

勞働大學以地理關係，如地方教育部未得設置處，預定為五年間，增設大學七處。

大學入學準備之講習會網，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一處起，擬增加為五十處。又

工場徒弟學校內收容人員至五年計畫之終，預定爲五千名。

次爲運輸事業需要之人員問題。此仍與其他各部門相同，卽人員之算定法，仍不得謂爲恰當。

例如人民交通委員會中央計畫局與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之算定則爲如次之差異：  
：此五年間車輛課第一級技手需要人員前者算定爲五千八百九十九人，而後者算定則爲三千百七十人，連絡課前者二千二百三十人，後者千三百十三人，車輛課二級技手前者之算定爲七千三百二十七人，而後者則爲八千百七十八人，線路課前者四千三百十九名，而後者則爲二千七百九十三名。

在徒弟學校經過生產隊徒弟訓練而養成之有資格勞働者，對於車輛課，人民交通委員會中央計畫局之算定爲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名，教育中央管理局之算定爲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五名，線路課前者五千八百三十八名，後者六千二百五十六名，連絡課前者三千五百七十名，而後者則爲四千百十三人之比例。

以上雖同爲人民交通委員部內部需要人員數之計算，而彼此不同可以立證，此種措置，殊非適當。

如依照人民交通委員部之資料，一九二八年受有高等教育運輸事業之技師及專門人員爲九千四百十二名，除臨時及季節從業員外，運輸專業從業員總數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爲八十三萬一千五百名，對此數技師之比例爲百分一·一之數。此比例因失於太高，大有研究之餘地。

又一九二八年中級技術者即一二級技手之人員爲五萬四千三百四名，爲技師一人技手六名之比例。此亦較我工業技師一人技手二人之比率，爲失於過高。

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定此五年間技師需要人員之增加爲一千九百二十六名，此外加以自然退職者二千七百四十四名，合計需要人員爲四千六百七十名。對此項人員預定供給之計畫，由人民交通委員部所屬大學專門學校方面可產出二千五百五十名，由人民教育委員部所轄大學專門學校可以產出二千五百八十五名。

爲供給第一級技手所要人員，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在此五年內預定設立技術日學校十三處，技術夜學校十處。爲養成第二級技手，擬設立日校三十八處，夜校二十二處等之職業學校或初級學校。

但由此種新設學校之養成，需要三—四年之歲月，不能供給目前迫切需要之技手。因此預定將現存之技手養成所講習會網，實行擴大。

對於生產事務曾經着手之技手，着手組織，授以運輸上之技術的講習會，因此依立案之希望，以爲可獲得技手約一萬二千人。此外別行設置百六十種之不同的講習會，在此五年間，預定可以養成有資格者約爲一萬人。

如此而鐵道運輸之所要技手其供給如次：

所要人員	供給手段	講習會供給人員合計	百分比		
一級技手	八、〇一七	五、四四九	二、八〇五	八、二五四	一〇三、六
二級技手	一八、二九九	一一、七〇七	七、〇六〇	一八、七六六	一〇二、六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鐵道各部有資格勞働者數爲十六萬一千八十七名，五年計畫之終，此項必要人員應爲十六萬九百八十六名，五年間之自然退職者爲三萬九千四百五名。

因此五年間應補充之人員爲三萬九千三百四名，由工場徒弟學校可以供給三萬九百十五名，生產隊徒弟學校可以補充三千四十名。其補充率相當百分之八〇。

一九二八年水運從業員爲二萬二千五百十五名，五年計畫之終。其必要人員應爲三萬五千七百四十名，其間自然退職者爲六千五百六十人，因而五年間補充人員須爲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人。對此項額數預定爲由工場徒弟學校補充三千六十二人，生產隊徒弟學校，三千人，退職水兵爲四百二十人，職業講習所及失業者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名，合計爲一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名。

今將運輸教育之物質基礎，試爲一言。一九二八—二九年度教育支出總額爲七千一百三十三萬八千七百盧布，但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度則爲一億八千九百七十二萬二千零

二十四盧布，增加為百分二〇七·五。

今再觀其五年計畫教育費支出之構成，一九二八—二九年度總支出內學校費為百分九二，資本的支出為百分八之比例，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度，前者則為百分七五·四，而後者則為百分二四·六。

最後試將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與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之文化五年計畫中學生的物質保障，一為對照。

資本支出除外生徒學生一人相當之支出（單位盧布）：

種 類	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		人民教育委員部	
	一九二八—二九年	一九三二—三三年	一九二八—二九年	一九三二—三三年
兒 童 庭 園	二〇·〇〇	一四·〇〇	九·〇〇	三二·〇〇
初 等 學 校	三六·元	六·四	三三·二七	四四·〇〇
社 會 教 育	九五·九五	一五·〇〇	六二·六〇	一五五·〇〇
兒 童 家 庭	三五·八九	九三·〇〇	一五九·〇〇	三二一·〇〇

職業學校(公費除外)	二九二·五	四五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	二八一·〇〇
同 右(公費在內)	三三三·〇	六四七·〇〇	一八六·〇〇	三三六·〇〇
技術學校(公費除外)	三七九·一四	六三七·〇〇	二〇九·〇〇	四九七·七〇
大學專門學校(公費生除外)	五七三·五	一,一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
大學專門學校(公費生在內)	一,〇五三·五	一,三六二·四	六〇〇·〇〇	一,三八〇·〇〇
文 盲 撲 滅 學 校	三三·六	四一·三	三三·〇	二〇·五

前記之數字，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之支出，較人民教育委員部方面顯然優異，無庸再述。

運輸教育中央管理局之五年計畫，一九二七—二八年度，職業學校公費生對全體之比例為百分一七，而至五年計畫之終，將其提高為百分三五，其每一人之公費額在同期間為自二六四盧布，預定提高為三九〇盧布。

又技術學校之公費生，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全體為百分二三，每人公費額

爲二六四盧布，預定至五年計畫之終，使其成爲全學生百分五〇，而每人公費額則增爲五四〇盧布。

大學專門學校之公費生，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爲百分七四，公費額爲六一二盧布，預定至五年計畫之終，使其成爲百分八五，增爲九〇〇盧布。

從此點觀，學生生徒之物質保障，運輸教育中央轄理局所管各校，遠較隸屬於人民教育委員會者爲優。

## 第十五章 消費合作社之文化五年計畫

消費合作社中央同盟作成文化五年計畫中之根本問題，爲消費合作社職員之養成問題。

如依照中央同盟之算定，一九二八—二九年度消費合作社之職員爲四十二萬三千人。其中農村消費合作職員爲十九萬五千二百人，勞働消費合作社及都市消費合作社職員，爲十九萬三千三百人，而運輸消費合作社職員則爲三萬四千人。

此等職員如以其工作爲別，其區分如次：

農村消費合作：合作社管理部員五萬七千人，店頭營業員十萬三千二百人，會計部員三萬三千人，文化事業員一千八百人。

都市之消費合作，勞働消費合作，及運輸消費合作職員之比例，有如次述：管理部員五千六百人，計畫者及監督四千七百人，賣店經理人一萬九千人，店頭營業

員十一萬二千二百人，會計部員三萬四千四百人，其他爲一萬八千四百人。

如照中央同盟之計算，右述消費合作社職員中約十萬人乃曾受有特別教育者。次期五年內，消費合作社職員的新需要人員之計算，中央同盟依照其賣出額以謀購買者之便宜，及繼續之開店爲其計算之標準。

此外平均五年間預定使百分五乃至六之職員得以更新。以此爲出發點，中央同盟預定計畫爲五年間增加新職員五十二萬九千二百人。

農村消費合作社所要之人員五年內爲二十九萬二千人，其中有薪俸的管理部員爲八萬六千八百人，賣店營業員爲十七萬三百人，會計部員二萬二千九百人，文化事業員及監督爲一萬二千人。

都市消費合作，勞働消費合作，及運輸消費合作五年間所要人員共爲二十三萬一千七百人，其中管理部及計畫者五千二百人，文化事業員及監督四千九百人，賣店經理人一萬九千九百人，店員十六萬四千六百人，會計部員二萬九千九百人，其他

爲五千人。

又消費合作社聯合會在將來五年內所要人員爲五千五百人。

此項人員將如何補充？中央同盟會立有如次之計畫：一，將都市中學校之消費合作社擴張之，使大學專門學校之消費合作社亦從事擴張。此外設置二個月乃至六個月之消費合作社講習會，依此當可培養該項人員十三萬八千人。又於一個月乃至三個月之夜間講習會中，亦可以謀求合作社職員之向上。

五年間都市消費合作社所要人員爲二十三萬千七百人，中央同盟擬用左次之方法以求補充：自大學專門學校可以供給千人，技術學校四千六百八十人，商業實習學校二萬六千百人，中學校消費合作社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人，短期講習會九萬九千七百四十人，其他方面爲八千七百人。

又，農村消費合作社職員之補充方法則如次述：技術學校八百七十人，二年制度小作人講習會二萬五千百七十人，商業實習學校一萬六千八百人，中學校消費合

作科一萬四千七百八人，短期講習會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人，其他講習所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人，再由失業方面，採用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人，如此而所要人員之二十九萬二千人在五年內當可養成。

此項養成費，消費合作社中央同盟定為三億五千萬盧布，由各合作社之賣出額或依其利益之賦課金項下支辦。此種資金一九二八—二九年度，為二千五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為三千八百萬盧布，一九三〇—三一年度為五千五百萬盧布，一九三一—三二年度為八千五百萬盧布，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為一億三百萬盧布。

消費合作社中央同盟尙擬設置次述之文化機關，其計畫如左：

種 別	農 村	都 市
託 兒 所	一、五五〇	二、五〇〇
嬰 童 園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兒童庭園  
產婆值務所

五、〇〇〇  
一、八六〇

三、〇〇〇  
六、〇〇〇

## 第十六章 農業合作社之文化五年計劃

農業合作社文化五年計劃之根本問題，為幹部人員之養成。

一九二八—二九年度農業合作社（包含集團農場）選舉之職員總計為四十七萬七千六百人。但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度時預定增加為百六十萬六千三百人。從而在此五年間，須養成百十二萬八千七百人。

此項人員如以工作為別，其細目如次：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單純生產合作社之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委員為二十三萬四千九百人，但至五年計劃之末年，則須增加為九十九萬八千二百人，從有補充七十六萬三千三百人之必要。又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專門生產販賣合作社之理事會理事為十萬二千二百人，在同期間內須增加為十二萬八千九百人，是補充二萬七千七百人為必要。

農業合作社聯合會理事會之理事，同期內須自三千人增為四千人，從而亦須補

充一千人。

耕作合作社理事會之理事，須自六萬九千二百人增為三十四萬一千二百人，從而須補充二十七萬二千人。

農業勞働合作社理事會之理事，自五萬三千七百人須增為九萬六千四百人，即養成四萬二千七百人為必要。

農業共產團理事會之理事自九千六百人增為一萬七千九百人，即補充八千三百人為必要。

手工合作社理事會之理事，自六千人增為一萬九千七百人，即養成一萬三千七百人為必要。

前述選舉之職員，由四十七萬七千六百人，預定增加為百六十萬六千三百人，遂生百十二萬八千七百人之不足。

此等農業合作社之主要職員，因其在合作社內占指導地位之故，關於其養成一

事應充分注意。

爲農業合作社之建設，茲再就其各部門之專門家試爲一述。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合作社集團農場之組織，爲一千八百人，但至五年計畫末年，須增加爲三千七百人。

農業技師在同期間內，自二千一百人增爲九千一百人，農業技手自四千人增爲一萬五千三百人，即農業技師與技手合計爲六千一百人，因至五年計畫末年，須增加爲二萬四千四百人，故結局補充一萬八千三百人爲必要。

又，有高級資格之產業技術者，應自百人增爲二千三百人，即必須補充二千一百人。

中級產業技術者同期間須自三百人增爲一萬四千八百人，即必須養成一萬四千五百人。

次爲荷物自動車之司機手，預定自一萬四千七百人增加爲二萬七千人。

依照農業合作之五年計畫，除各級有資格勞動者外，尚須養成所謂農具修繕工人。此種修繕工人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度爲一萬二千百人，但至五年計畫末年，增加四萬五千四百人爲必要。

職員合計自五萬三千二百人須使增爲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人，即必須重新養成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人。

如此而選舉之職員及各級有資格職員，五年內須重新養成百七十七萬六百人。養成如斯多數職員之一事，在人民教育委員會殊難預定。

農業合作社特別爲中央集團農場，誠不必盡賴人民教育委員會而自設有養成人才之學校。但無論如何，其大部分人員須由人民教育委員會所轄之學校培植。

農業合作社關於此種人員之養成，預定有如何之方法，幾可謂其尚無一定的成案。但農業合作社同盟會對政府委員會之聯合提案，其大體標示如次之方策：

人民教育委員會將農村學校網爲最大限度之擴大，將其授業課目改正，俾其適

應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要求之農村。又使各學校附設一年乃至二年之補習學校，以收容貧農及農業勞動者之子弟。

更要求將共產青年學校改爲養成生產合作集團農場之指導者組織者農業技術者之機關，同時要求人民教育委員會對養成合作社職員，應十分注意。此外如將農村教育，爲適於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亦爲彼等所主張。

又提議爲促進合作社指導者之養成，在地方或各州之中央都市，應設置二年制度之學校。

合作社更提議人民教育委員會應設置新技術學校。此種技術學校爲教授農業牧畜農產物之改進及耕作等技術，全國應新設五十七校。

次復主張應設各種短期講習會。

爲達到養成有高級資格職員之目的，彼等力倡大學及專門學校有設置合作社科之必要。

關於農業合作社部人才養成之問題，姑止於此。今再就合作社之其他文化事業，一爲敘述。

在國營集團農場及其他生產合作社，均有由三人乃至五人構成之文化委員會，任此委員會會長者，均爲理事會會員。

一九二八—二九年文化委員會之會員集團，農業方面有六萬二千八百二人，其他單純的生產合作信用合作方面有八萬四千三百名。至委員會全部人數則爲三萬八千一百零二。至五年計畫末年，則預定使委員總數爲其六倍以上之增大，即使會員增爲七十五萬七千六百四十名。此等委員會對於農民大衆之教化，咸視爲有重大之功用。

此外對於農業合作社有農業專門家指導之合作社研究會。此種研究會預定由一萬二千六百須增設爲二十五萬。集團農場亦有其集團農業研究會，預定由一萬五百（會員二十一萬人）使其激增爲七十七萬（會員一千五百二十萬人）。研究會如斯

以啓導農民大眾，是不僅爲對於文化上有意義，於生產上亦將有極大之貢獻。

研究會外又有所謂合作社研究室者，此亦預定由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增設爲二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

合作社設置之圖書館，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度爲二萬七千處，但至五年計畫之末年，合計其固定及巡迴圖書館，共增爲二十七萬處。

農業合作社之展覽會，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度開會爲一六，八七二次，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時開會預定增爲二二三，二二〇次。

此外若農業合作社之講演會講習會等，在同期間預定舉行由一，〇四二，五五〇次，增爲三，七六八，三〇〇次。

合作社之文化事業計畫，概如右述，其範圍頗廣泛。

## 第十七章 農業經濟社會主義部分之文化設施

人民教育委員會五年計畫對農業社會主義部分之文化設施，疏忽而未注意，此爲人人所共知。

此不得不謂爲人民教育委員會五年計畫中之最大間隙與最大疏忽。彼不僅爲所謂間隙與疏忽，實得謂其爲自階級戰線上之一種逃避。如將國營農場及共營農場之文化設施，抹殺而不論，則吾人欲樹立國家文化建設之五年計畫，將爲不能。

人民教育委員會五年計畫之立案，在第十五次黨大會後，開始着手。在大會席上，固曾經明確提倡使國家之集團化更爲強固，大國營農場更加發展之議論。

在同次之大會，關於作成國民經濟與文化建設五年計畫之指令，曾加檢查，曾經承認，此亦爲人人所共知。從而人民教育委員會五年計畫之立案者，若謂其將農業中社會主義部分之文化之設施忘却，則除使吾人驚異外無他。設令吾人無忌憚而

言，則彼等之疏忽，爲不可宥恕。乃其立案如此，是證明其階級意識，根本上早已癡痺。

然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月間，關於農業中社會主義部分文化設施之問題，因接受人民教育委員部計畫部之指導，因而提起。人民教育委員部遂以果爾委秀夫同志爲議長，組織委員會，檢討關於國營農場文化設施之問題。

然而此委員會不僅爲關於國營農場文化設施之問題，而與集團農場即所有的社會主義部分之文化設施問題均有聯係，則此委員會之工作，殊非易事。

回憶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人民教育委員部之參事會謂集團農場之文化設施問題，可暫緩議。蓋彼時爲文化設施之故，曾採用所謂先樹立約爲百處之模範集團農場之決議。

果持如上理由，除令吾人驚異外無他。蓋完成百許集團農場之設施，對於整個集團農場運動之文化設施問題，不能解決絲毫。何則？蓋當集團農場風起雲湧，每

年組織有數萬之新集團農場，則此百許之模範集團農場實覺爲太少。

果爾委秀夫委員會曾承認其討論之範圍，爲不僅限於國營農場，即集團農場文化設施問題，亦須加入；但開會僅二次，問題並未得到妥當之解決。此問題在該委員會，雖一再主張使其爲活躍之進行，然依然呈未解決之狀而行保留。以如此重大之問題，在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中尙如是未理解其充分的意義，因而亦未爲充分的注意。

果爾委秀夫委員會之活動即果止於如是，抑人民教育委員會將別提起此問題？余對其抱相當之期待，然終於爲空虛之期待而已。關於國營農場及集團農場之文化建設問題，在一九二九—三〇年之統計數字終未規定。

雖然漠視此項問題之責任，固不得僅歸結於人民教育委員會及黨或其他之社會團體，即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亦在其列。

據人民教育委員會部計畫科之意，謂農業中社會主義部分文化設施之問題應歸於

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負責計畫。當時經濟計畫會之一員莫諾奇年園果夫同志亦曾提出關於此問題之資料。但經濟計畫會在一九二九年對此問題即根本未曾檢討。當檢討人民教育委員部之統計數字與全國之社會文化建設統計數字時，對於國營農場及集團農場之文化設施亦未曾注意。

以上所言，乃表現俄國社會活動分子及重要機關對俄經濟界社會部分文化設施爲何等之漠視。今特一再縷述者，以其關係爲極大也。

其後此類問題：特別爲關於國營農場文化設施之問題，移於農業木材勞動者組合委員會之手。曾經多次數之報告，並開多次之委員會，問題亦藉以爲非常之進展。然而尙未能發展至其應有之極限。何則？蓋截至彼時，經濟機關特別爲國營農場本部，其文化設施之具體手段，對人民教育委員部，尙未提出果以何等形態始得樹立之資料故也。由上所述，吾人自直接擔任國營農場指導之機關，尙未得見其即日提起此問題，並欲敏速檢討此問題之特別的熱情。

然而，在現實生活上爲農業社會主義的部分講究適當手段之必要，政府各種法現對於各國營農場組織及集團農場組織之報告，已開始規定國營農場文化設施之各別章程。

現在第一關於國營農場集團農場之文化設施爲人民教育委員部所附屬之機關或學校，第二關於此項文化設施之將來，必須講究如何之手段，所謂此等資料，已漸爲吾人所明悉。

次就國營農場集團農場中文化設施的啓蒙運動之現勢試爲一述。關於國營農場則有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執行中央統計局的調查資料。此種調查（除自治共和國外）爲由俄羅斯共和國一四七三之國營農場，是否業經托拉斯化調查之回答。此等國營農場俱有如次之設施：

### 國營農場圃場

數量

對全數量之比例

三六五

二四、七%

全學校	六一七	四一、〇%
初等學校	一八五	一二、四%
中等學校	三二	二、二%
文盲撲滅委員會附屬學校	四一二	二八、〇%
國營農場組合	六八	四、七%
特殊國營農場學校	九九	六、〇%
兒童庭園	三〇	二、〇%
託兒所	一五七	三〇、〇%
兒童廣場	一八五	一二、〇%
圖書館	一、一〇八	七六、〇%
俱樂部	八三三	六〇、〇%
電影院	一八三	一二、〇%

然而以上之數字，並不能代表該項運動之質的成分，若言其質，則以上之表，尚不充分。因地域之差別，國營農場文化機關之設置，亦有種種的不同。由次列之表便明：

地 域	國營農場數	國營農場圖場數	國營農場之總數	各 種 文 化 機 關 之 數										
				初等學校及機關	中等學校及機關	文盲撲滅委員會附屬學校	國營農場組合	特殊國營農場學校	兒童處	託兒所	兒童廣場	圖書館	俱樂部	影院
1. 東北地方	32	5	10	3	2	4	1	1	1	2	3	27	13	2
2. 列寧格底地方	181	43	73	27	5	21	13	1	15	24	121	162	12	
3. 中央工業地方	423	103	199	39	13	132	19	39	6	9	57	347	262	62

4. 西部地方	115	27	47	16	3	34	7	5	1	8	26	76	65	8
5. 中央黑土地方	306	97	117	29	7	93	10	11	7	15	26	280	161	43
6. 烏耶特加地方	30	1	6	4	—	2	—	4	—	1	1	19	10	3
7. 烏拉爾	43	12	17	6	—	12	1	6	3	4	9	35	30	7
8. 中央威奧爾加	116	26	46	17	—	28	4	9	5	81	5	81	55	11
6. 下流威奧爾加	66	12	68	12	—	20	4	—	3	7	—	45	38	2
10. 北部撒果斯	88	25	32	23	—	42	9	3	2	12	14	74	63	17
11. 西伯利亞	53	12	28	10	2	20	3	7	1	2	13	41	29	5
11. 遠東	10	2	4	—	—	4	—	1	—	1	1	9	4	1
自治共和國除外	1473	365	617	185	32	412	68	99	30	157	195	1108	833	183
俄羅斯共和國														
%	100	24.7	41.0	1.4	2.2	28.0	4.7	6.0	2.0	10.7	12.4	76.0	60.0	12.0

次叙國營農場及集團農場之狀態及其發展。如依照集團農場本部之舊五年計畫，當五年計畫之終，擬將全農家百分一五，組織於集團農場。但依其訂正後之新計畫，當五年計畫之終，則擬將百分五〇農民，吸收於集團農場。至於國營農場則唯有國營農場本部穀物托拉斯，及砂糖托拉斯，與由無產新聞公司（奧齋奧德）所組織而經托拉斯化之國營農場，將成爲問題。由此等組織而結合之國營農場全數一九二七—二八年時，尙不過六五四，但及一九三二—三三年，則可發展爲一〇四四處。此等國營農場中之常備勞働者一九二七—二八年時尙不過二〇・三七七人，但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則當達一三九・〇八二人。既經托拉斯化的國營農場之全勞働者數，一九二七—二八年爲一〇五・六一八人，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時則當達二・七三，〇七〇人。又其播種地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五七，五七九，〇〇〇俄畝，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則當達五，四七〇，〇〇〇俄畝。

已托拉斯化之國營農場，其發展之速度，如就各地方觀察，則可作成以下之表

格

托拉斯化之國營農場

地名	常傭勞働者		全勞働者		國營農場之數		播種地 (千俄畝)	
	1927— 28年	1932— 33年	1927— 28年	1932— 33年	1927— 28年	1932— 33年	1927— 28年	1932— 33年
北部地方	174	1440	454	1275	8	15	2.1	1.20
列寧格控底地方	1282	7200	2529	8288	51	70	10.7	76.0
西部地方	1914	6048	5882	10025	98	98	29.6	77.8
莫斯科地方	8346	14775	11167	32078	134	184	45.1	130.2
義威亞諾夫斯克地方	900	4680	200	5787	42	55	6.3	20.8
中央黑土地方	7226	18975	62604	56211	118	155	310.9	381.9
尼白格洛德斯克地方	287	2880	702	2550	27	39	6.7	36.0

烏 奧 爾 地 方	359	10120	1815	16897	14	61	8.4	618.0
中 央 優 奧 爾 加 地 方	1408	21867	48582	40156	78	188	48.0	1182.0
下 流 優 奧 爾 加 地 方	586	15688	2604	37408	29	80	82.3	916.0
北 部 果 加 推 斯 地 方	1948	17227	8226	82720	30	70	51.1	970.1
西 伯 利 亞 地 方	784	14048	3282	23922	20	63	28.0	804.2
遠 東 地 方	—	384	—	5733	—	16	—	280.0
蘇 聯 共 和 國 除 外	20377	136083	105618	273070	624	1044	579.3	517.0

如上所言，吾人當五年計畫之終，曾預定將農民百分五（組織於集團農場。苟依此言，則當五年計畫之終，編入集團農場之農民，當為三〇，〇九〇，〇〇〇人。今將此百分五〇農民編入集團農場一事，以地方為別而加以觀察，則為次述之表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之集團農場

地 域 名	依照俄共和國計委會舊計畫			依照訂正後之新計畫			
	全農民國人 編入農場 單位千	集團農場 組織各地方 比率為例	對俄共 和國組 織之比	全農民國 編入農場 單位千	集團農場 組織各地方 比率為例	對俄共 和國組 織之比	
1. 北 部 地 方	2274.1	92.0	4.0	2270.4	351.0	15.4	0.9
2. 列寧格拉底地方	4399.8	317.0	7.2	3536.8	1248.0	35.2	3.2
3. 西 部 地 方	4068.8	365.0	8.9	6263.5	1911.0	30.5	4.9
4. 莫 斯 科 地 方	14715.1	1617.0	11.1	7090.4	3,88.0	50.6	9.2
5. 義威亞諾夫斯克 地方	—	—	—	453.0	1511.0	45.1	4.0
7. 中央黑土地方	10643.3	11717.0	16.2	10937.0	6825.0	62.1	17.5

7. 尼白格洛德斯克地方	3567.5	282.0	7.8	2.9	6251.4	1950.0	31.1	5.0
8. 烏拉爾地方	6175.2	855.0	13.8	8.7	6177.0	3198.0	51.7	8.2
9. 中央塔奧爾加地方	6600.7	1056.0	16.0	10.8	7404.0	4302.0	62.1	11.8
10. 下流塔奧爾加地方	5252.7	816.9	15.4	8.3	5052.0	3042.0	60.2	7.8
11. 北部加撒斯地方	7537.1	1314.0	17.9	13.4	7977.0	5226.0	65.5	13.4
12. 西伯利亞地方	7235.4	1141.0	12.4	11.6	9206.0	4524.0	49.1	11.6
12. 遠東地方	2392.4	259.0	10.4	2.5	2385.0	975.0	40.8	2.5
蘇共和國全體	78054.0	9932.0	12.8	10.0	78954.0	39000.0	50.0	10.0

若至五年計畫之終，已經組織的農民之內容，其中包括八八四處之自治村（平均每村爲由一二〇人所構成），四八七五〇處之自由協同組合（直譯可名爲阿爾泰爾，平均每組合爲由一〇〇人構成），與七八〇〇〇處之耕作共同組合（平均每

共同組合由二〇〇人構成）。至於彼時之大集團農場，則須組成含有成員五千人之三千處以上的大集團農場。

今後之集團農場運動既是發展，則吾人必須講究與其發展相應之文化政策。

第一試先對未就學之兒童逃起。根據上言，吾人當五年計畫終，平均含有五〇〇〇人成員之集團農場，當有三〇〇〇處。但其中當然有總人口達於五、六四七、〇〇〇之一〇〇〇的突擊隊附屬農場之存在。果如是，組織於大集團農場之人口，當達一〇、〇五〇、〇〇〇，假定其未就學兒童之比例爲其百分之一二，則其數當達一、〇八〇、〇〇〇。吾人當先就附屬突擊隊之大集團農場的未就學兒童，用盡全力，講究應有之文化設施。是此一千之附屬突擊隊的大集團農場，其未就學兒童數，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時，當達六八〇、〇〇〇。總之，吾人必須向可以容納約二〇〇、〇〇〇人之兒童庭園，及約五〇〇、〇〇〇人之兒童廣場而努力。而其學齡兒童（八歲—十一歲）尙須預定爲如下表之增加：

國營  
農場  
集團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二八·七	三九·九	五二·五	六四·五	八八·一	—
一二七·七	二四三·一	四二四·五	六三九·四	八七·二	—
一五六·四	二八三·〇	四七七·〇	七二三·九	九六〇·〇	—

國營  
農場  
集團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一一·〇	—	—
一二八八·三	—	—
一四〇一·三	—	—

(單位千)

假定一學校以八〇人計算，則一七、五一二之學校爲必要。與此最有關聯者爲教師問題。假定以學生四〇人需教師一人計，則一九三〇—三一年需要教師一一、九二四人，三一二三年一八、〇七四人，三二—三三年二四、〇〇〇人，三三—三四年三五、〇〇〇人，七年制之學校在三〇—三一年需開設三〇〇處，三二—三

二年五〇〇。三二一三三年八〇〇。至十年制之學校，三〇一三一年爲一〇處，三二一三二年二五，三二一三三年五〇處之設立爲必要。國營農場與集團農場之政治及文化設施，次表爲明瞭之解剖：

社會主義部分之文化設施一

地 域 名 方	社會主義的部分之人口						
	各地方之比率	社內人口之比例	其集團農場之比例	各地方之比率	農以外之有關組織數	各地方之比率	
北 部 地 方	0.9	15.4	- 15.0	0.2	150.0	1.0	
列 寧 格 拉 底 地 方	8.2	35.2	120.0	2.1	160.0	4.0	
	1248.0						

西部地方	1911.0	4.9	30.5	181.0	3.3	750.0	0.5
莫斯科地方	3598.0	9.2	50.6	420.0	7.4	1400.0	0.5
義麥亞諾夫斯克地方	1560.0	4.0	45.1	15.0	2.7	600.0	4.3
中央黑土地地方	6825.0	17.5	62.0	950.0	16.8	1900.0	15.3
尼白洛格德斯克地方	1550.0	5.0	31.7	140.0	2.5	700.0	5.0
中央亞奧爾加地方	4602.0	11.8	62.1	650.0	11.5	1300.0	20.0
下流亞奧爾加地方	3042.0	7.8	60.2	400.0	7.1	1000.0	7.2
烏拉爾地方	3198.0	8.2	51.7	500.0	8.9	1400.0	9.2
北部果加撒斯地方	5226.0	13.4	65.0	149.0	25.6	2400.0	15.5
西伯利亞地方	4524.0	11.6	49.0	600.0	10.6	1500.0	12.0
遠東地方	775.0	2.5	40.8	75.0	1.3	300.0	2.0

俄羅斯共和國全體	390000.0	100.0	50.0	5650.0	100.0	14000.0	100.0
----------	----------	-------	------	--------	-------	---------	-------

社會主義部分之文化設施二

地 域 名	國營農場，共 營農場及荷物 自動車站方面		荷蘭農村 自動車站圖書 附館	中國農場 中之俱樂部 及中集部	小國農場 中之圖書 小集部	社會主義的 文化設備 中	個人 文化 設施 營農場
	俱樂部	藥部					
北 部 地 方	2	85	2	30	271	340	660
列 察 格 拉 底 地 方	21	60	21	120	808	1030	970
西 部 地 方	33	65	83	150	1500	1771	1219
莫 斯 科 地 方	74	75	74	285	2500	3300	3342

義倭亞諾夫斯克地方	27	32	27	129	760	975	1225
中央黑土地地方	168	90	168	456	2000	2885	1920
尼日格洛德斯克地方	25	65	25	150	115	1115	1385
中央倭奧爾加地方	115	75	115	600	2242	3147	2153
下流倭奧爾加地方	71	60	71	216	1582	2018	1600
烏拉爾地方	39	110	89	276	1558	2122	1022
北部果加撒斯地方	256	88	256	455	3666	3761	889
西伯利亞地方	106	130	106	36	2546	2256	2300
遠東地方	13	40	13	60	475	601	899
俄羅斯共和國全體	1000	925	1000	3800	19736	26021	13602

一九三〇—三二年國營農場中擁有六四〇人生徒之勞働大學凡八，至一九三二

一九三二年擁有一、二五〇人生徒之勞働大學爲一三，但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時則擁有一、八〇〇人生徒之勞働大學當擴充爲二〇處。農民大學當一九二九—三〇年時擁有一、二〇〇人生徒者凡十，至一九三〇—三一年擁有二、三〇〇人生徒者爲二〇，一九三一—三二年擁有四、五〇〇人者爲四〇，而一九三二—三三年擁有一、二五〇人之大學，當擴充爲五二處。

## 第十八章 統一的文化計畫與統一的文化中心

文化建設五年計畫，乃一切文化問題及一部國民教育問題計畫化之發端，此爲吾人所已論及者。

然截至現在，此計畫問題，尙未着手。即對其相當的試辦亦未曾舉行，蓋由於計畫此項事業的實際活動家殊少。因此今日之文化事業，非爲統一的文化計畫，而爲散亂支離，缺乏調和之試驗的系統。

此等試驗中之若干方案，本書前章曾已論述。苟一爲個別之檢討，則文化戰線之現狀，儼然爲碍難默認的情形。

文化五年計畫需要重新審查，其任務當爲政府及黨所負擔，吾人可以姑且不問。但吾人不能已於言者，則當文化戰線較國民經濟發展落後之今日，對於文化設備計畫有密切關係之問題及對吾人爲必要者，非零星斷片之修改，乃爲全體的統一的

文化計畫之問題。此誠今日最迫切最需要之問題。

若干之文化五年計畫，已被吾人論及，論究之結果，次列各事全行明瞭：一，文化設備需要支出莫大之資金，且其支出，未必能常與其目的相吻合。一，因從事於文化事業的官廳之不同，其支出之標準各異。一，依任何種設施之經驗言，凡既設施之某種文化設備，不能自由移作其他事項之利用。

此處尚有對占俄國文化事業一大部分之勞働組合的文化事業，一爲攻究之必要。但此處僅討論勞働組合運用其文化資金之一事。

一九二八年度勞働組合文化資金之收入，約一億四千六百萬，其支出約一億三千五百六十萬盧布。

試分析一九二八年勞働組合如何支出此莫大之金額，今舉其一二實例以見一斑。用於電影演劇音樂演奏會及所謂夜間游藝會等項者爲四千二百五十萬，用於體操射擊及各種體育競技者爲千五百七十萬，用於藝術團體及其他事項者爲千八百五十

萬，僅此三大類其支出總額爲七千六百五十萬盧布。至於爲撲滅文盲則支出百五十萬，爲生產教育支出六十萬，爲職業教育支出百四十萬，爲少年共產同盟則支出二百七十萬盧布。

檢閱以上資料，顯然明白者，即勞働組合之文化資金根本上未曾如吾人所認爲需要者而支出。雖彼對各種劇場，各種夜間游藝會，及藝術團體支出約爲五千萬有餘之盧布，而對撲滅文盲，生產教育，職業教育，少年共產同盟運動等，則支出爲極少之金額。至彼勞働組合對於勞働者兒童之初等教育，及低薪勞働者之兒童扶助等事項，其參加効率之微小，更非吾人所敢論。

對演劇音樂演奏會等前舉各端，爲莫大資金之支出，此固非吾人所反對。但我國今日爲何狀態，要當先加審議。我國內勞働階級及其子女家族，在今日仍爲文盲者，其數非不少乎？或因無可入之學校，或因貧乏而不能入學之勞働者兒童在今日非爲多數乎？若一念及此，則對此類兒童應供給以充分之學校，爲今日最迫切之問題

。此外例如念及索兒莫夫及其他勞働中心地勞働者兒童之狀況，又或目觸吾人學校內兒童缺乏教科書之實情，則以上莫大金額之支出，謂其爲奢侈浪費，當無疑問。

假定將勞働組合所實行之文化方法，能包括於一種統一的文化計畫，又假定將國民教育機關及經濟委員會，勞働組合及其他協同組合之文化活動，統歸納於一種統一的文化活動，則文化戰線上表演之活動，將爲互相關聯的行爲。苟如此，則前述之奢侈浪費，或可避免。而勞働組合之多量資金，將在別方面爲合理之利用，是其對於全國文化或勞働階級之文化，將有更大之貢獻。

然彼勞働組合除爲各種文化手段支出此一億三千五百萬盧布以外，尙對建築俱樂部支出莫大之巨款。一九二八年度此項建築費總支出額爲二千六百萬盧布，其中創辦費爲二百三十萬，修繕費爲四百七十萬。

假令勞働組合一九二八年度包括其俱樂部建築費，對所有文化手段之投資，爲一億六千百萬，則吾人可謂彼在此五年計畫期內對文化戰線之投資，將不下十億盧

布。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及其他各種贊助團體對文化手段之投資，假令每年以三億五百萬計，加以勞働組合之十億投資，則五年計畫期內，此項投資總額將不下二十五億盧布。然事實上此種莫大資金姑無論其何用途，要可謂與我國文化建設之整個計畫爲無有關係之支出。

號稱吾人計畫機關之聯邦，及俄羅斯共和國經濟計畫委員會，不知究因何故，文化資金之收入部分，現正在開始減額。因收入部分之減額，彼等亦將通常國民教育機關之支出，從事削減。然而自另一面言，亦正因其文化資金收入之減額，其作如何有效率之支出，始能最合目的，更有促起吾人注意之必要。

所謂統一的文化計畫問題一事，非各個共和國或地方機關人民教育委員部主持之計畫之謂，乃根據於一定之目的，而將整個文化手段，綜爲一起之謂。如勞働組合，消費組合，協同組合，運輸組合，及其他贊助文化發展之各團體，均組爲一個

系統。不然，則此種活動爲不可能。但此處有應明白注意者，即我國苟無統一的文  
化中心，欲樹立統一的文藝化，爲不可能。

果如上言，以今日隸屬於計委會社會之教育部，爲此統一的文化中心機關以行  
使其權能則如何？曰：大大不可。蓋此部之任務，乃將文化建設使其如何與全國家  
經濟之發展爲連結順應。此機關在今日建設現狀之下，從事於統一的文藝化之能  
力爲無有。爲聯邦計，創設此統一的文化中心之問題，爲吾人當前所必要。

以上只述及勞働組合消費組合及贊助文化發展各團體之情況，而對人民教育機  
關，尙未詳敘。假定對彼稍加注目，則彼在文化戰線上之種種設施，仍爲同樣之分  
散零亂。

事實上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正在從事於其文化手段之計畫化，但其與  
自治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之計畫，則未有聯絡。反之，自治共和國人民教育  
委員會亦正從事於其文化手段之計畫化，但與俄羅斯共和國方面，亦絲毫不加照應。

。苟自理論上言，彼此應爲有機體的聯絡，乃無容疑慮之必要。

試對同盟共和國一爲注目，則彼等情況，正與此同。

聯邦經濟計委會之社會教育部固已設立，但彼在計畫活動上爲全不可恃，彼即在俄羅斯共和國範圍內，尙不能樹立一有機的計畫。蓋因聯邦經濟計委會除對若干同盟共和國具有一二零星斷片的知識外，其他之各種消息情報，全不明瞭。烏克蘭那白俄羅斯及後果加撒斯等各處之設施，對於俄羅斯共和國之巨大的教育事業同樣爲全無瞭解。

我國一切之文化建設，若無統一的計畫的及有秩序的指導，則實施統一之文化事業，爲不可能。

當教育程度與文化之計畫化尙未進展時，吾人雖未痛切感覺統一的文化中心爲迫切，當文化建設五年計畫最初由變態構成時，吾人雖未痛切感覺其爲必要，但演至今日，吾人對五年計畫稍加審查，已痛感統一的文化計畫與統一的文化中心，爲

不可緩之問題。就最近若干出版物對此問題之提出與討論，已知此問題爲成熟。最近彼等提案爲應於迫切之需要，誠不免有遺漏之譏，是其當否姑別爲一問題，然確爲提出一種新要求也。

例如最近葉爾阿威葉爾巴哈同志著文化革命應討論諸問題一書，其一八七頁曾有如次之記述：其言曰：「然而不唯在文化各部門，應獲得統一之指導，即對於文化革命全線之統一指導，亦不可不討論。至此統一之指導，究應如何設立？設立有關一切組織及設施系統之會議固好，設立附屬於經濟計委會之一種評議會，亦未爲不可。在人民教育委員部之系統下，與經濟會議相等，而創立一文化會議固善，或提議將其作爲文化活動各方面之接續樞紐，作爲關於文化革命諸問題之特殊新聞，殆亦無不可。與此等性質相同之提案，其數今後當續增無已。」

試指摘國民經濟會議下與經濟會議對立平等之文化會議及發行特殊新聞間之均衡問題，則阿威葉爾巴哈同志殆將爲如下之想像：文化革命之指導，須使由新聞之

指導與由特別創立之機關之指導，發揮其同等之程度，此將爲阿氏所同意之回答乎？此其所以主張與此性質相同之提案，可爲無限制之增加也。但吾人尙有疑問者，如斯之增加，於文化革命之事業，果有利乎？殆恐毫無利益。

文化革命之需要新聞，固勿庸論，且此爲久已成熟之要求。然此新聞問題何以至今尙未解決，則吾人殊不瞭解。現在各機關幾均發行有機關報紙，無論任何勞動組合，亦有自己發行之新聞。全蘇維埃勞動組合中央評議會固有其機關報紙，乃各工業界亦各有其出版之新聞，如經濟生活商工新聞等是。推而至於農業經濟，消費組合，協同組合，甚而至於文藝作家，均各刊行其報章，以謀統一其發展之步驟。獨至於文化革命之戰線，則仍形寂然。果爲何故？誠難理解！此蓋由於無有指導化革命統一的機關。因此指摘新聞與其特別機關間之均衡問題，尙失於過早。

新聞問題，誠爲重要。但僅組織新聞，尙爲不足，必有以指導文化革命爲專責的特別機關之存在爲最要。必如是始能在文化革命戰線發生偉大功用。故只有特別

機關存在時，即統一的文化中心存在時，而後阿威葉爾巴哈同志所提之各案，始得着手。

最近國民教育雜誌（一九二九年度第八一九號）刊登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部活動之連絡各問題論文一篇，其內容如下：

就一般研究，職業技術教育，化學教育，科學研究等，現正從事於共同作業之試驗，因謂從事文化活動之同盟組織，為數極多。

但此論文中對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之從事協同活動者果為誰何，則未曾提出。此外其提出之問題，亦不充分。

蓋統一的文化活動之意義，非只謂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部活動之協調化，乃謂一切文化組織之活動為協調化，同時亦即謂對國內文化設備有整個計畫與有秩序的指導之意。

文化事業，因其各自分散錯綜，故區別其何者應為聯邦之設備，何者應歸共和

國之設備，乃極困難之問題。

例如俄羅斯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管轄之所有高級及中等學校，通常皆謂爲共和國之學校，將自何處證明乎？

蓋因如第一第二國立莫斯科大學等，其學校不僅爲共和國所設立，亦從事養成聯邦之專門家。就此點言，其不僅爲共和國之學校，已十分明瞭。

他如科學院，共產主義學院，赤色教授研究所，列寧圖書館等各大文化機關，或歸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歸人民委員會議管理。即吾人今日確已擁有若干之聯邦性的文化機關。但因此類機關爲混合性，遂不能成爲一國全文化生活之指導者，亦不能担任一國文化生活之協調化，及有計畫有秩序的指導工作。

因此，今日建立一運用最靈活，能力最充分，且具有權威之真實統一的文化中心之聯邦機關，殊爲必要。

當吾人提出此問題時，吾人恒爲一部人所質問。即果持何故，而認爲必須組織

聯邦人民教育委員部耶？蓋此質問，以爲苟提出組織聯邦人民教育委員部之問題，是干犯蘇維埃之國憲，隱隱然令人感覺須自警戒之意。現在不必談到聯邦人民教育委員部之設立，僅提出此問題，即爲對各人民共和國法律之修正，即得判斷其爲侵略的愛國主義。

此類之暗示及論斷，必須先爲打破。第一如彼等憲法破壞機械論者之論調，須先加以糾正。憲法誠爲國家之根本法，此爲任何人所承認。但憲法如果爲生活所必要，吾人固斷然加以擁護；然憲法亦非亘千古而不變。蓋吾人立法，非以法爲桎梏，如生活上某種法律有修正之必要，吾人絕不應使法律對生活爲落後，而斷然實行法律之修正。

今果令生活上認聯邦人民教育委員部之組織爲必要，則憲法之破壞，爲無足懼，且有斷然實行修正之必要。假令爲不滿意於聯邦人民教育委員部之名稱，則可易爲別種，如文化革命本部，聯邦統一文化中央部等，均無不可。蓋此問題之本質，

絕非名稱所能變易。吾人今再鄭重聲明者，吾人今日之需要，即整個聯邦內須創立一指導文化革命，擁護文化利益之最高機關。

在負有責任的會議及集會席上，亦曾聞有以聯邦經濟計委會之社會文化部爲文化中心機關之說，但此問題苟如是解決，決不可謂爲正當。蓋因計畫化以外尚有需要統一的指導之多數問題存在故也。此種問題如秩序保持諸問題，政治教育活動諸問題，決非在經濟計委會組織範圍內，所得解決。且在計畫機關之範圍內，尤不能使其與「非科學研究之問題」發生關係。

抑此外尙有不能使聯邦經濟計委會社會文化部爲一國統一的文化中心機關之別種理由：即整個之聯邦經濟計委會其機關不過僅爲勞動及防衛評議會之一種委員會。換言之，整個之聯邦經濟計委會，其性質不與任何人民委員部相同，且其社會文化部聯邦經濟計委會中不重要之一部分。

經濟計委會之幹部會及其各個指導者，對於文化革命諸問題，不僅爲計畫的

問題（他如秩序的科學的研究各問題等），且不能爲充分之注意。

建立文化革命之本部，而將其作爲附屬機關，如令其爲勞働國防會議委員會之一部等方法亦爲不可。在我政府及指導機關內，建立文化革命問題之全權代表的機關殊爲必要。此機關亦須如工業財政及農業經濟等各機關，同爲全權代表所構成。

數年前創設聯邦農業人民委員部之議，頗遭世人之反對及敵視。然而全聯邦共產黨在最近總會（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終議決創設聯邦人民農業委員部。

創設聯邦人民教育委員部之問題，吾人認爲最近時期，已爲成熟。但阿威葉爾巴哈同志及國民教育雜誌第八，九號之論文著者，對此作如何看法，有闡明之必要。

彼謂如果設立如前述之聯邦機關，則其對於各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活動有所阻害，亦未可知。實則不然。蓋在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之活動，不僅爲有計畫及

有秩序的活動，在彼等未曾注意之活動及運用外，尚有多數活動應當積極舉行。

假令將現存之若干最大的高等學校或高等商業學校科學研究所，科學院，共產主義學院，赤色教授研究所，各組合之重要圖書館等施設統一之權，委託於此新成立之聯邦人民教育委員部，又假定將整個文化之計畫化及有秩序的指導之諸問題，亦委託於聯邦人民教育委員部，則此聯邦人民委員部之職責，不為不重，而實際上——國之整個文化生活，亦得有指導與寄託。其餘一切各問題，則可委之於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部與地方之人民教育機關。

此聯邦新機關將執行各種文化活動，若前述之勞働組合，協同組合等，曾支出莫大資金之各機關，將亦有所秉承，而不得浪費。

此組織之運用及活動彼須有自主性，抑且不可不為自主性。然後以此機關為中心而樹立全聯邦之整個文化計畫，解決資金為合理之分配，制定適應各共和國特性之統一的規範，並解決其他各種之文化問題。

在聯邦經濟計委會，有工業部財政部及農業經濟部等，而同時尚有最高國民經濟會議、人民財務委員會、人民農務委員會等機關，無人認爲不必要者。但當提出組織聯邦人民教育委員會之說，何以認爲聯邦經濟計委會有社會文化部，卽此爲不必要？經濟計委會的社會文化部自有其充分之工作。亦猶其他之工業部財政部然。然其與聯邦人民教育委員會之並存，亦恰如財政部與人民財務委員會之並存。

吾人提出聯邦設立統一的文化中心機關者，非只爲今日計，非只爲今日文化戰線零亂紛散計，今日文化建設之無功，聯邦人民教育委員會固可爲不少之挽救；然吾人提案最後之意趣，尙不在此。蓋吾人深感在最近的將來，對十五年乃至二十年後之文化總計畫，有立刻着手之必要。

然此處有願質問者，所謂文化建設總計畫（十五年乃至二十年後之總計畫），當我國統一的文化中心，尙未成立，其編成爲可能乎？本期中五年計畫之工作，尙處處矛盾，無有秩序，則彼總計畫之着手，爲可能乎？誠然，如彼等之作法，蓋

絕爲不可。如文化戰線之現狀，無論爲何種總計畫，其樹立將爲不可能。

但所謂總計畫者其含意爲何？彼蓋爲聯邦社會之整個的建設計畫之意。因而文化建設之總計畫不單爲統一的文化計畫，實爲社會主義文化之計畫。

因而在各個共和國，在各個組織計畫化之範圍內，特別爲各小共和國如白俄羅斯後果加撒斯等各國，其全般之設備，應以最近年次爲目標，最不固定之設備，爲相宜乎！

若至十五年乃至二十年後，所謂「後進的國民」，所謂「國民的問題」之概念，在一般上將變爲非常強烈之程度。言語之問題恐非如現狀之活動，蓋總計畫完成之際，即我國社會主義實際建設之際，各人民將不復使用一國語，而操用數國語。但所謂母國語之問題，雖非完全消滅，然其濃厚之程度，則須使其爲若干分之淡薄。

然則所謂文化建設之總計畫，究竟認爲何種狀態爲相宜？

第一，先使我國由農業的工業國變爲工業的農業國，須再使其進而爲完全的工

業國。

當總計畫完成後，因社會主義工業爲非常之發展，則先進都會之勞働者與後進農村之農民，將皆不復存在。此等相互對立之概念，自將趨於消滅。

如合農村經濟而亦全國工業化，苟達此程度，則私有財產將不復留遺跡。平野及田園完全應用機械，不復如今日之視爲珍奇。

發電場及發電網因其亦爲非常發展之故，所有電燈及電化裝置之機械工作，普遍於僻鄉窮壤，遂成爲日常生活之現象，不復令住民感爲不可思議之驚異。

所謂勞働者與農民貧農與中農之概念，亦不復對立，從而階級問題，自變爲顯著的平等。

因鐵道，航空，交通非常發展之故，羣衆居住，自無如今日集中都市之必要。蓋距離之問題，亦不復如現在成爲吾人生活之障礙。

勞働時間，因非常縮短之故，一晝夜或僅爲四五小時之勞働已足。因而其餘各

時間將全行消費於文化的發展及文化的慰安。勞働時間之制定，此時將不僅限於都會之劣工。蓋製銑鐵領工資之勞働者與在田野耕作，負供給穀物亞麻及其他農產物之勞働者，爲同樣應用機械之故。

國民教育與文化建設一切之問題，在總計畫中與五年計畫之編制法，完全不同，須自爲一種形式。

例如撲滅文盲之問題，將不成問題。

即各級學校恐與現在之形式，亦完全差異。

生活問題爲使女子完全免除兒童牽累，得以解放起見，從根本上應加以改正。

一國經濟的發展能否適應，要當別論。然在能促進一國工業化發展之條件下，勞働力之要求，非常強烈，無論男女，凡成年者均從事生產工作，始得應此要求。

因而就學前兒童養育之問題在全體的計畫中，須設法解決。其時如現在人民保健委員會部管轄之育兒所綱，必須使其發展，至能收容所有兒童之程度。因此自誕生

日起，至成丁時止，所有之兒童，須由國家之機關，担任扶養教育。

於是吾人所欲建立之機關，應爲何種性質之問題發生。育兒所，兒童之家，幼稚園，初等學校，上級學校，分別建立爲必要乎？即所有兒童自誕生日起至成丁時止，由此處移於彼處，而使其受一整個的系統教育乎？抑或建立一種整個教育系統的綜合機關，即兒童自誕生至成丁，不必輾轉就學，即得完成其教育生活，爲必要乎？類此問題，當然發生。

文化建設總計畫對於兒童工藝教育等問題，須充分有所解決。兒童在學校內達一定之年齡，經過勞働過程達於成丁階級之際，不唯完成普通教育之常識，抑且爲使其卒業後獲得生產過程之整個系統的概念起見，即非先有工藝學識的準備不爲功。義務教育縱令爲不能較現在中等學校程度爲低，然總計畫當能爲充分之解決。至於語言問題，俄國青年不唯能習得一國語爲已足，須使彼等將主要之數國語均能習得；而且此種實在的成績，務期其能爲廣大之開展。

若勞働大學預科夜間部，若假期勞働大學等，因其爲採用交代就業制之故，屆時自將完全消滅。

因有聲電影無線電廣播等之發達，若教育學問題，教授法問題，甚而教師問題，將各自變異爲一種新形式，現在必須吾人親自活動者，彼時由有聲電影無線電廣播等，即可代替，不必出席即得研究之事項，當然爲激增之發展。

彼時羣衆因其幼時受有完全之教育，及至成丁因自身之成熟，多數問題咸得自主解決。故當彼時，自己教育之活動，將演奏其重大效用。

以上雖敘述文化建設總計畫之根本問題，然此處恕未能爲詳備之論述。要之，此處不過僅舉數例，以說明文化建設總計畫之工作，及其所計畫之種種，在各種程度上須受現在所有文化活動組織之輔助與支持，抑且現在之文化活動在整個上與統一的計畫有緊密之關係。但此事非先文化革命本部之統一的文化中心機關之存在，決不能希望其成功。所謂文化革命本部者，亦即將來文化建設之指導者，亦即與吾

人目下要求之聯邦人民教育委員部，爲同一內容。

薩布蘇維埃同志著「十五年後之聯邦」一書，對文化建設之總計畫，曾有所擬定。彼意爲須將現存一切之都會城市村落之形態，完全除去；而易以能完成社會生活附有文化設備之新都會城市與村落，如此始得創造新生活，建立新天地。吾人果採取薩同志編擬之總計畫，則吾人自不能倚望於薩同志所採取之方法。薩同志大著第三百三十二頁會云：「總計畫最後之五年間，現存之都市與村落將爲顯然之除去，因而順應勞働羣衆社會生活之新式居住地，其建立將爲可能。」

薩同志書內敘述文化建設總計畫，有十頁之多，但其內三分之二，則爲敘述洗濯之設備，食物工場之建立等問題。彼固提議將現存一切都會及村落完全除去，但同時彼又在同書之次頁，對於提高勞働羣衆文化標準，似亦未曾忽視。雖云其未曾忽視，但彼則謂所有具備專門與各級之學校，不可不激增，且其設備不可不改善而已。彼既一方提議將現狀務行除去，而在另一方面，則只提議增加學校而已。

但此刻對薩同志著書，不能詳為推權，暇時當再為詳論。今只就其書之結論，願一為注意。

薩同志固承認俄國經濟發展為非常之激進，因而彼亦述及下列各問題：勞働階級何以在共產黨指導之下十五年後即得建設社會主義乎？彼等將如何以實施其建設乎？彼等果能從事此建設乎？凡此問題應首先解釋。但薩氏同時則對於金錢如清算時之綿密，以從事於計算。如國民教育費之支出，自一九二七—二八年度五盧布起，至總計畫末期每人增為八二盧布之額，因而彼遂宣稱國民教育之資金之不足已明甚。

薩氏固確信十五年後我國社會主義得以實現，但同時依彼之意見，則以為機械製作衣服之工場，將代替家庭手工製作而興起。

此誠奇妙之印象。假定社會主義完全實現，因而將為階級消滅，國家死亡之發端乎！苟然，如馬克斯盎格爾所言，社會主義之社會，非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乎

？但薩同志則曾言曰：「如雖服粗褲，因非手工所作，而為機械所製，非為幸福乎！」是薩同志誠明白宣示其抱有決心，願服用社會主義時代人民製造之外套上衣及褲子等類。

讀此，吾人當可理解薩同志維努力於總計畫之工作，而彼對於在總計畫中占有最大部分之文化建設問題，顯然為全無理解。彼顯然在其書內，僅對於瑣屑注意；不必要者大為修述，而真正必要者，反一字未及。

要之，為建設社會主義（此僅為我國所能為），十五年乃至二十年後之總計畫，不能不先為編制。但在此期間為完成上項建設，質言之，即當今對於次列各問題，不能不為上項若干之預言，及充分之理解。此等問題為何？即所謂社會主義究為何物？社會主義文化究為何種形態？所謂新人民其含義究為如何？

因此，包括文化建設計畫之我國發展的計畫，縱令其為失於不正確，然必須要求其為具體的規定。

如斯之計畫，惟有在當今文化戰線表現之種種紛糾現象，令其即時停止條件之下，始得成立，抑且必須如是以樹立此計畫。

爲建設社會主義，則自今日起，不可不先培植社會主義之建設者。是此等嶄新的人民之培植，殊爲必要，將現代之青年培植爲如斯之新人民，是爲當今應立刻實行之問題。

茲順便有須道及者即關於新人民之議論。憶人民教育委員會內黨員開會時，斯米德威歧女同志曾有言曰：「此新人民具有何等性質乎？在當今頗爲難言。即令當代藝術家，亦難以描寫此新人民之肖像。此刻不過僅能瞭解新人民之數個特徵而已。然即此特徵之把握，亦證明爲不易。」

然上言亦有例外，即爲革命詩人瑪耶果夫斯克氏所著述，革命戲劇家麥爾霍利德所表演之「南京蟲」是。該劇即爲瑪氏想像五十年後之未來的人民，而預行描寫其輪廓。茲請薩同志注意。瑪氏所描寫者爲五十年後之新人民，其衣服確非手工縫作

而爲機械製造，但並非粗糙難堪，請君勿慮。但薩同志仍當注意，此五十年後之新人民，仍非怡顏悅色，漫無事事。乃以二大藝術家之想像力，其爲吾人描寫新人民，除令吾人喚起嫌惡之情外，別無其他。關於此點，前所述之斯米德威歧女同志所見，互相一致。蓋因雖爲藝術家而無有完全描寫實際上未來的新人民之能力，然吾人決非謂其無有此新人民特徵之想像力。雖然能整個描寫此新人民者，既非爲此屢次描寫之藝術家，亦非爲倭拉幾米爾縣出身之有名的「聖像畫家」。假令瑪氏南京蟲中描寫之新人民爲社會主義建設之鬪士或勞働者所賞鑑，彼等以爲此五十年後之事，屆時彼等已不復生，僅以此自慰而已乎！又假令瑪氏劇被一般青年所賞鑑，彼等以爲五十年後彼等尚可目觀此新生活，爲實現此新生活，對社會主義之建設，更須爲繼續時奮鬥而已乎！總而言之，與瑪氏同樣著述之藝術家，同樣爲未來一新人民一宣傳之藝術家，自爲社會主義建設之鬪士觀之，均同樣酬以繼續奮鬥之精神而已。瑪氏南京蟲中描寫之新人民，自吾人言，彼只爲說明勞働者有鬪爭之權利；然社

會主義時代之新人民，恐絕非如其所描寫。蓋彼時代之新人民，既非利用人類間隙，對人爲詔諛卑鄙之生活，又非利用武力，以戰勝弱者，而自以爲榮譽。所謂彼時代之新人民，彼必爲怡顏悅色，勇敢活潑，與自然相鬪爭，彼能把握自然之本質，而從事於自然之征服。現在之農民（文盲，小作農等）在十五年乃至二十年後，對於私有財產與原始的生產手段，將行放棄，一變而爲文化的農民，共同的生產者，與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乎！此殆爲彼時代之新人民乎！彼等當均有相當知識，勿須行路時，尙如現在必携字典於囊袋中乎！然彼等對於自私及私有制，爲如何之性質與行爲，當尙未忘却乎！因而彼等對資本主義時代之遺產及苦難生活之歷史，尙同樣印記於腦海中乎！以此之故，彼等當更努力爲較好的將來而奮鬪乎！彼等對過去之痛痕，其憎惡之情，當更加強烈乎！

以上所言，對吾人之主題，似無直接之關係，本可不言。乃因薩同志等之奇妙的議論，一方面尙未理解社會主義時代新人民之意義，而一方面則侈論彼時代新人

民之生活，且着手於實現新時代生活總計畫之創立。苟不瞭解新人民爲如何之意義，而謂其完全理解社會主義制度者，豈非爲全無意義？

然而現在文化問題及生活問題之處理，完全失去正軌。不僅爲未合科學，即科學的端緒亦尙未絲毫涉及。

是以當茲時際，文化革命各問題，非應再爲玩味者乎！非慎勿爲過或不及之評價，而要求一正確之理解乎！

現在吾人應着手宣傳者有二：一爲要求一般人民對文化戰線須特制注意，而現在之文化戰線，更應使其方向轉換；一爲現在之文化事業須作爲整個計畫之一斷面，更須作爲社會主義建設第一着手之鬭爭問題。

所謂文化戰線爲第三戰線之概念，須用全力滌除之，同時而以全力闡明：「文化戰線乃與社會主義建設之其他重要任務，同立於第一戰線。」

## 第十九章 關於文化建設總計畫案之各種議論

目下文化計畫負責諸君，爲促進文化建設之進程起見，正在從事修正文化五年計畫之工作。並聞今年已經着手十五—二〇年後促進國民經濟與文化建設計畫案之編製。

考其實際，彼等對國民經濟總計畫案，設曾略爲着手；然對於文化建設之總案則全未開始。

此因關於本章標題，吾人不能不歡迎加薩特肯同志所著之書籍。加同志對其書亦曾有自評，即其內容只可供探討之初步基礎，再超越此範圍以上之要求，便非其書所能道。果如此，該書著述之原意，殆爲供給吾人以文化建設總計畫案之討論基礎，余本此意，試對此書，略述所見之一二。

所謂總計畫，其意義蓋表明吾國之社會主義建設。所謂文化建設總計畫，其意

義蓋爲表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之計畫。

由此見解言，吾不得不謂彼所著之書與此要求爲不一致。其理由固有多端，今余先就事實姑爲論證。例如論及十五年後聯邦文化之面影，若不同時論及都市與農村間文化與經濟的差異消滅之根本問題，則其事殆爲不可能。此問題在其本質上，只爲社會主義能夠解決之根本問題。

此問題本自應爲文化建設總計畫中所有工作之中心。然加同志關於此問題，僅爲十八個字之敘述。彼不僅對此問題未列專章，抑且細目中亦未提及。僅於表面題目之最後，將預定案之規定，爲二三言之敘述。

然而今日集團化之各農村，其文化事業及活動，對於社會主義文化之途徑，較都市反呈進步之傾向。都市如非爲無產階級之都市，而爲蘇維埃勤務員之都市，則該都市將成爲晝出夜宿形同旅舍之都市。如成爲現代智識階級之都市，則該都市對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上，毋寧反成爲障礙。凡此類問題，均應於一般計畫中有玩味之

必要。

是在總計畫預定之事業上，例如社會主義都市之問題，不可不加以充分之玩味。當今社會主義都市固正在從事建設中，十五年乃至二十年後，我國全體將成爲生活於社會主義都市之一國，都市與農村之對立觀念，必將完全解消。

因而將完全另生一種新文化，加同志對此亦未曾一言。

若論及總計畫，而不同時論及國內階級相互之關係（即階級，將爲如何殘存之問題），則其議論，殊爲未盡。總計畫之終，即十五至二十年後，階級消滅將爲事實乎！至少如現存農民與勞働者之形態，當不復見。此等階級區別，將因各階級組織之消滅，而同趨於消滅。

因而彼時將發生別樣文化建設之各種問題。爲階級之消滅，第一將先引起鮮明的共產主義教育與陶養之問題。現今各工場及製作所，既有全體數千人團體入黨之現象。若至總計畫之終，非黨員，共產黨青年同盟，少年共產黨同盟之人，殆成爲

例外之現象乎？

而加同志著書中對少年共產運動，共產主義教育，共產主義陶養等問題，一未提及，未免令吾人感覺爲不可思議。總計畫而對此未論及者，蓋表示其未諗及文化問題之根本者也。

他如宗教問題，則又爲文化戰線中階級鬭爭之問題。此種鬭爭在總計畫實施初年，恐爲尖銳化之一問題。吾人與宗教鬭爭應採取何種手段？必如何始能消滅彼資產階級與鄉村富農之社會觀念，此又爲頗困難之一問題。以今日之狀態，吾人對彼等尙未征服其絲毫。因而在總計畫之最初五年，須根據前述見解，鮮明的階級觀念，以樹立應有之文化手段。然而此又爲加同志所未論及。

若敘述總計畫，同時對民族問題，持置若罔聞之態度，亦爲不可。蓋此問題對今日文化標準低級之民族，將爲重要。吾人應持之正當的態度，首爲提高文化落伍的少數民族之文化，俾各民族間文化平等，再進而採取消滅民族區別觀念之方

針。

同時語言問題，在總計畫中，亦須論及。在我國各學校，均有教授數個主要的歐洲國語之必要。此不僅爲完成學術技術之利用，抑且對國際資產階級之鬭爭，亦爲必要。而此類問題，加同志亦皆附於等閑。

總計畫中對體育，特別爲軍事訓練，亦必須詳爲籌畫。軍事訓練應自小學校起，至大學止，完全作爲學校課業之一部。蓋吾人一方面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同時吾人亦爲準備長期作軍事攻擊之資本主義諸國家所包圍故也。吾國民衆均須理解守護聯邦之必要，同時亦須理解對其守護之方法。

總計畫中，並須籌畫新聞雜誌廣播影戲等事項之利用。凡此各端，在我國文化發展上，均將發生決定的機能。如廣播，如有聲影戲，均可代替若干之學者教授及教師之工作。然而加同志對此等事項，亦皆忘却。

藝術函授問題，顯然對我國文化發展，有其重大之功用。然加同志亦未注意。

教育專門家與學校教師各問題，其養成之計畫，當然關係極大，而加同志未審何故，竟對此一語未及。

以上爲吾人對於加同志著書之批評。

自吾人之意見言，文化建設總計畫之任務，非爲排列若干之計算與數字，乃文化建設根本方針及事業大綱之決定。至若數字與計算，則皆爲文化計畫大綱決定後應有之工作。

由是以觀，加同志之研究，似無價值。實則不然。不過彼之研究具有前述之缺點，吾人特爲指出而已。然而彼所研究，亦自有其趣味與立場。吾人雖指出其書中各項缺點，然並非揭明其遺漏，故與爲難。乃將其未道及各大端，特爲列出，以與其交換意見，而希望對此問題，能得到一正確之解決。

加同志研究之發表，對文化建設總計畫之問題，將引起廣泛注意之端緒，是余深引爲幸也。



# 論 育 教

譯 彪 意 周  
角 七 冊 一

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所著  
教育論 (On Education) 爲近代教育界有數  
名著，自出版以來，風靡一時，良以羅氏  
之教育見解，能獨具雙眼，突破習俗藩籬  
，純以科學的態度，討論一切。故凡所論  
述，動中緊肯。本書共分三編，計十九章  
，都十四萬言。自嬰兒教育以至大學教育  
詳論無遺。新穎透闢，堪爲家庭教育與學  
校教育之良好參考。譯筆極忠實流暢，不  
失原書本來面目。

## ●民衆教育講演輯要●

李蒸著

一冊二角

一國文明高下，恒視其民衆教育發達與否爲轉移。吾國年來社會擾攘，盜匪蠶起，其他原因，雖不無有；而一般民衆教育之不發達，亦爲大故；且中國於此訓政時期，提倡民衆教育乃爲急務，而其意義若何？辦法如何？結果又若何？是皆爲人人所應知。本書扼要發論。且多中肯，關心民衆教育者不可不讀也。

# 教育書類

## ○高中教育教本○

各科新教學法	劉仁甫	一冊	一元二角
現代教學法通論	郭鳴鶴	一冊	八角
興味與教育	孫鈺	一冊	五角
遺傳與兒童訓練	H. D. Chapin 杜增瑞譯	一冊	八角
現代哲學	瞿世英	一冊	七角
倫理學要領	林礪儒	一冊	七角
鄉村教育	魯世英	一冊	六角
教育與哲學	瞿世英	一冊	五角
中國教育史	毛邦偉	一冊	一元五角
小學教材研究	孫鈺	一冊	六角

## ○參考用書○

師大附中一覽	附中	一冊	五角
直隸省教育行政組織之改革案	李建勛	一冊	三角
中等基本原理	胡忠智譯	一冊	二角
揚氏教育文集	楊蔭慶	一冊	六角
教育實驗法	薛鴻志	一冊	一元
教育與心理	朱君毅等	一冊	二角五分
文化教育學	林礪儒	一冊	一角
克伯屈講演集	瞿菊農	一冊	三角
克伯屈學說介紹	本社	一冊	一角
民衆教育研究及評論	傅葆琛	一冊	印刷中

# 教育統計學綱要

元一冊一

譯儒志羅

The fundamental of statistics

D. L. L. Thurstone

教育離不開測驗，也離不開統計，測驗與統計的研究，在教育上是極有興味而且極有價值的東西。羅志儒先生譯這本教育統計學綱要，對於統計學應用的各方法，分章縷述，解釋詳明，各樣圖表，尤極美備，洵屬研究教育統計學者最良之借鏡，與教授上最良之課本。

## 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

陳寶泉著

每冊七角 郵費二分半

陳先生從事教育數十年，近代學制之變遷，殆皆目親親歷，是書本其個人經驗，旁徵博引，詳述近代學制之變遷，及其改進之方法，誠現代從事教育者及研究教育史者必讀之書也。

## 中等教育基本原理

原著者 美國中等教育改制委員會

譯述者 胡忠智 定價二角

本書為美國中等教育改制委員會所編。共二十章，是美國全國教育家的思想之結晶，是近世中等教育原理之總綱，書中討論七種教育目的，尤屬簡要。譯筆亦甚明瞭正確。

54  
33 9 15

蘇維埃文化建設五年計劃

定價 大洋八角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譯者 梁子青

印刷者 文化學社

發行者 文化學社

北平和平門前  
電南四五八〇

分銷處 各埠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初版

